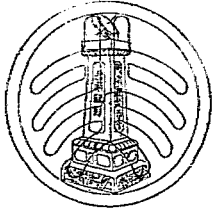


80  
60114

大眾科學叢書  
1

# 語言與文化

羅常培著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

語文發展和社會  
發展聯系起來加  
深我們的研究

吳玉章

一九五十年一月

南京圖書館藏

## 陸 序

自從語言跟文字分了家，語言的地位讓象形文字佔了去，人已經忘了語言是勞動的工具。一個民族的文化跟所謂思想方式全是手跟發音器官聯同創造出來的。人要是不能說話，就不會有合羣的工作，也不能把勞動的方法傳授給別人。比較複雜一點的機器也全都是手跟口腔聯絡着工作，才能製造出來。先有語言然後有文字。文字至多不過是古人勞動的記錄。文字脫離了語言，脫離了生產，哪裏還能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呢？

莘田先生寫了這本小書，書名是‘語言與文化’，不是‘文字與文化’。這在中國還是一種新的嘗試，可是成績已經是很可觀了。我希望中國人的研究語言從此走上了科學的大路，也就是走上了羣衆路線。中國文化是中國大衆的生活方式，中國話（特別是漢語）是中國人創造文化，傳播文化的工具。所謂‘文物制度’‘書畫琴棋’，那是少數人的。漢字也是少數人的。

我唸了莘田先生的書，不由得想到我們這些研究中國文化的人是何等的可憐。比如我是研究漢語的語音史的，可老得在漢字上‘鑽點子’。前些年甚至於不敢把研究的目標說給人家聽。莘田先生這書的內容大部分也還得在漢字上下工夫，因為中國話的歷史全部是用漢字寫下來的，除了少數民族的一些近代史料。

語言學的工作，它怎能配合上建國的事業，那得靠一些認清楚任務的人來繼續努力，通同合作。中國話的條理，它的結

## 語 言 與 文 化

---

構、範疇，究竟對於中國人的思想有什麼關係，我們該怎樣用語言的工具來改進中國文化，那工具本身該怎樣修改，這些問題是極難回答的。 一九五〇年一月，陸志韋敬祝  
莘田先生成功！

## 自 序

這本書前七章的初稿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就是夏曆戊子除夕，才完成的。當時北京雖已和平解放，但人民解放軍還沒開進城內；煽惑性的恐怖流言還在傳播着。在我寫完末一個字把筆擱下的當兒，真沒想到在北京解放的週年紀念日，它會全稿印就，將要跟學術界見面了！

一九四三年夏天，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主辦的文史學講演會，我曾經用‘語言與文化’這個題目公開講演過一次，並且由馬漢麟同學把講演綱要記錄下來：這本書的間架從那時候就建立起來了。

一九四五年旅居北美西岸的客來而忙 (Claremont)，每週末忙裏偷閒地補充了一些材料，可是一直被別的事情打岔，始終沒機會寫定。一九四八年過完北京大學五十週年校慶後，圍城中無事可做，除了對於沙灘區同人的安全問題略效微勞以外，便集中精力來寫這本書。礮聲和冷彈並沒影響我‘外愈喧而內愈靜’的心理。記得當年長城戰役促成我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盧溝橋烽火促成我的臨川音系；那時的心境雖然跟前年歲暮迥不相同，可是忠於所學的態度前後是一致的。解放以後我的思想意識逐漸地起了轉變，對於這本書的看法也放棄了‘為學問而學問’的舊觀點。所以經過相當時期的醞釀和學習，直到前七章都快印好了的時候，才把第八章‘總結’做成。

全書的內容、旨趣和觀點，在‘引言’和‘總結’兩章裏已經交代過了，這裏無須再多說。材料雖是從各方面搜集來的，但貫串編排却是我自己的初次嘗試。不用說，形式和實質上的缺陷當然很多，還希望讀者們切實批評，好讓它能有進一步的改善。

讓我首先謝謝吳玉章陸志章向覺明季美林幾位先生！承他們詳細的校閱原稿並給了很多有價值的批評或改正。吳陸兩位先生為鼓勵著者，還分別給這本書題字，作序。其他對於這本書的完成，直接間接有所幫助的，除了在書裏已經聲謝的以外，我還得鄭重地謝謝王利器吳曉鈴周定一俞敏殷煥先張清常陳士林喻世長楊志玖齊聲喬諸位先生！他們對於補充材料，審核內容，校對印件各方面，分別盡了相當的力量。全稿的抄寫是由許建中張立仁兩位同事協助完成的。

本書的刊行承北京大學出版委員會曾昭掄先生，出版部李續祖先生和諸位工友們幫了很大的忙。它現在所以能夠和讀者提早見面，完全靠他們的鼓勵和合作。我在感謝之餘同時覺悟到個人力量的渺小，和集體力量的偉大！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北京解放週年紀念日，羅常培序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

目 錄

內 容	頁 數
吳 序 .....	I
陸 序 .....	III
自 序 .....	V
目 錄 .....	VII
第一章 引 言 .....	1
1.1 語言和文化的關係 .....	1
1.2 本書的範圍 .....	1
第二章 從語詞的語源和變遷看過去文化的 遺跡 .....	3
2.1 語義演變反映文化進展的階段 .....	3
2.2 外國語詞裏的例子 .....	5—9
Pén, wǎll, window, fée, Lade .....	5—6
Dollar 和 money .....	6
Style 的意義演變 .....	6
針的演進 .....	7
北美印第安語裏關於‘手套’的語詞 .....	8
從‘火鑽’到‘火柴’ .....	9
2.5 中國語詞裏的例子 .....	9—10

從‘貝’的字和古代貨幣制度 .....	9
‘紙’的最初原料 .....	9
‘磬’——石器時代的弓矢蛻形 .....	10
‘安’所反映的女性地位 .....	10
‘斬’和車裂慘刑 .....	10
‘家’的原始形式 .....	10

### 第三章 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11

3.1 造詞的心理過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 .....	11
3.2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語言裏的例子 .....	11—14
妻和‘穿針婆’ .....	11
結婚和‘買女人’ .....	11
麻布、衣服和被子的‘三位一體’ .....	11
撒尼語的帶子、帽子和戒指 .....	11
酌酒的 <u>栗栗</u> 部族 .....	12
抽象詞的構成心理 .....	12
初民社會對於自然現象的揣測 .....	12
初民社會裏的方位觀念 .....	13
對於新奇事物的反應和描寫 .....	13
3.3 <u>北美怒特迦</u> 語的例子 .....	14—15
tutchá 所反映的買賣婚姻 .....	14
女子成年時的聚族分禮宴 .....	15
3.4 現代 <u>英語</u> 裏的畜牧語詞 .....	15



3-5	中國古代畜牧語詞的死亡 .....	16
3-6	‘真人’和‘真主’ .....	17
<b>第四章 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 .....</b>		<b>18</b>
4-1	什麼叫‘借字’？ .....	18
4-2	中國語借字所顯示的中外文化交流 .....	18—29
	‘獅子’和 <u>伊蘭語</u> *sēr 或 *šary .....	19
	‘師比’和 <u>匈奴語</u> *serbi .....	21
	‘壁流離’和 <u>梵文俗語</u> velūriya .....	23
	‘葡萄’和 <u>大夏語</u> 的 Bactra .....	24
	‘苜蓿’和 <u>大宛語</u> *buksuk .....	25
	‘檳榔’和 <u>馬來語</u> pinang .....	26
	‘柘枝’和 <u>波斯語</u> chaj .....	26
	‘站’和 <u>蒙古語</u> jam .....	27
	‘八哥’，‘沒藥’，‘胡盧巴’，‘祖母綠’和 <u>阿拉伯語</u> babghā' murr, hulbah, zumunrud .....	28
4-5	近代中國語借字的四種方式 .....	29
	(甲) 聲音的替代 .....	29
	(1) 純譯音的：燕梳，士担，夜冷，壘，孖毡，花 臣，磨打，打臣，刮，則或赤，引擎，沙發， 水汀，撲落，剛白度，咖啡，可可，雪茄，朱 古力，烟士披里純，德謨克拉西 .....	29
	(2) 音兼義的：馬神，裂耙，壁里砌，江臣，德律	

## 語 言 與 文 化

	風，可口可樂，愛斯不難讀 .....	29
(5)	音加義的：椰衫，則紙，冰激凌，卡車，卡片，白塔油，佛蘭絨 .....	30
(4)	譯音誤作譯義的：愛美的 .....	50
(乙)	新諧聲字：珣，袈裟，蔘蘿，茉莉，鉛，鈣， 氫，氫 .....	30
(丙)	借譯詞：我執，法性，有情，因緣，大方便， 法平等，自我實現，超人 .....	31
(丁)	描寫詞：胡葱，胡椒，胡麻，胡瓜，胡蘿蔔； 安息香，波斯棗，荷蘭水，荷蘭薯，荷蘭豆； 西米，西紅柿，番茄，番梔，洋火，洋取燈 兒，洋烟捲兒；火水，火柴 .....	31
4.4	中國語裏借詞多於貸詞的四個原因 .....	35
4.5	外國語裏的中國貸詞研究 .....	35
4.6	貸詞還原的誤會 .....	34
	大石，桑昆，兀真，領昆，福晉，颱風 .....	35
4.7	研究貸詞的困難 .....	35
	語音上的妥協 .....	35
	古今音的差異 .....	38
	方言的紛歧 .....	39
4.8	英語裏的中國貸詞 .....	40—53
	絲、瓷和茶 .....	41
	關於植物的語詞 .....	47

關於商業和海上生活的語詞 .....	48
關於歷史官制和風俗習慣的語詞 .....	50
‘丟臉’、‘叩頭’和‘請請’ .....	50
4.9 借字在語言研究中的重要性 .....	54
<b>第五章 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踪跡 .....</b>	<b>55</b>
5.1 地名研究對於歷史家和考古家的功用 .....	55
5.2 <u>克勒特語</u> 的地名帶 .....	55
5.3 <u>斯堪狄那維</u> 人在 <u>英國</u> 的殖民痕跡 .....	56
5.4 <u>北美的印第安語</u> 地名 .....	56
5.5 中國地名所顯示的古代民族交通的踪跡 .....	57
<u>驪軒縣</u> 、 <u>龜茲縣</u> 和 <u>温宿國</u> .....	57
5.6 僑置郡縣和民族遷徙 .....	58
5.7 僮語地名所顯示的古今民族分佈的差異 .....	64
5.8 <u>滇緬</u> 邊境上幾個地名的語源 .....	69
<b>第六章 從姓氏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71</b>	
6.1 從姓氏所反映的民族來源 .....	71—72
<u>尉遲氏</u> ， <u>白氏</u> ， <u>康姓</u> ， <u>米姓</u> ， <u>曹姓</u> ， <u>安姓</u> ， <u>容</u> <u>氏</u> ， <u>慕氏</u> .....	71—72
6.2 從姓氏和別號所反映的宗教信仰 .....	72—77
純回姓和準回姓 .....	72
回族 <u>薩</u> 、 <u>丁</u> 、 <u>馬</u> 、 <u>哈</u> 、 <u>納</u> 、 <u>賽</u> 諸姓的淵源 .....	73
<u>薩保</u> 和 <u>祆教</u> .....	74

	<u>菩薩、馬合拉昔和佛教</u> .....	74
	<u>元代關里吉思、馬祖常、趙世延的基督教淵源</u> .....	75
	<u>近代名字中的基督教色彩</u> .....	77
6.3	<u>‘父子連名制’是藏緬族的文化特徵</u> .....	78
	<u>父子連名制的四種方式</u> .....	78
	<u>南詔非泰族的論據</u> .....	79
	<u>民家和藏緬族的關係</u> .....	80
<b>第七章 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b> .....		84
7.1	<u>親屬稱謂在初民社會裏的重要性</u> .....	84
7.2	<u>黑夷親屬稱謂所反映的交錯從表婚制</u> .....	84
	<u>附黑夷親屬稱謂表</u> .....	84
7.3	<u>交錯從表婚制的分佈區域</u> .....	86
	<u>山頭、茶山、浪速和涼山俣俣的交錯從表婚</u> .....	87
7.4	<u>親屬稱謂所反映的其他婚姻制度</u> .....	88
	<u>馬匝特哥族的同姓非從表婚</u> .....	88
	<u>特羅不連島人對於族外婚的限制</u> .....	88
	<u>夫兄弟婚制和妻姊妹婚制</u> .....	88
	<u>非洲通加和密瓦克的婚姻制度</u> .....	89
7.5	<u>從稱屬稱謂推斷婚姻制度所應有的矜慎態度</u> .....	90
<b>第八章 總 結</b> .....		
8.1	<u>語言跟着社會的進程而演變</u> .....	93
8.2	<u>語言學的有機聯繫</u> .....	94

## 語 言 與 文 化

---

8.3	語言學的古生物學分析方法 .....	95
8.4	文化變遷對於語音和語形的影響 .....	97
8.5	中國語言學的新方向.....	101
	對於語義研究不應墨守傳統的訓詁學方法.....	101
	對於現代方言研究應着重搜集詞彙和創造語法...	102
	研究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	105
附錄一	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 .....	109
附錄二	茶山歌 .....	146
附錄三	從客家遷徙的踪跡論客贛方言的關 係 .....	159
附錄四	語言學在雲南 .....	172

# 語言與文化

羅常培著

## 第一章

### 引言

美國已故的語言學教授薩皮爾 (Edward Sapir) 說：‘語言的背後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合，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sup>(1)</sup> 柏默 (L. R. Palmer) 也說：‘語言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是相輔而行的，他們可以互相協助和啓發。’<sup>(2)</sup> 另外有一位人類學者戴樂爾 (E. B. Tylor) 也說：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總合，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一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所獲得的其他一切能為習慣。’<sup>(3)</sup> 由這些話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語言和文化關係的密切，並且可以知道他們所涉及的範圍是很廣博的。

本編的企圖想從語詞的涵義討論語言和文化的關係。其中涉及語義學 (Semantics) 一方面較多，很少牽涉到語音學和語法學

(1) Edward Sapir, *Language*, p. 221.

(2) L. R. Palmer,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 p. 151.

(3) (以下簡稱 *Modern Linguistics*).

(4) E. B. Tylor, *On a Method of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 *J.A.I.* XVIII, 1889, 245-72.



兩方面。我的計畫打算分六段去說：第一，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推溯過去文化的遺跡；第二，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第四，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踪跡；第五，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第六，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這些都是社會學和人類學上很要緊的問題。假如我這一次嘗試能夠有些許貢獻，那就可以給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搭起一個橋梁來。這在國外本來不足希奇的，薩皮爾以語言學家晚年轉向人類學，<sup>(4)</sup>馬鄰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以人類學家晚年轉向語言學，<sup>(5)</sup>便是很好的例子。以作者的學識而論，本來不敢攀附這兩位有名的學者。況且這條路子在中國又是新創的方向，臨時搜集材料一定免不了疏陋的地方。本編發表後，作者懇切希望語言學和人類學兩方面的通人加以嚴格的指正，或者可以使他的研究結果將來有圓滿的一天。

(4) 例如，E. Sapir, *Tim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Method*, Memoir 90, No. 13, Anthropological Series, Canada Department of Mines, Ottawa, 1916. (以下簡稱 *Time Perspective*).

(5) 例如，B. Malinowski,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London, 1935; 和他的 *Supplement to C.K. Ogden and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 第二章

### 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

在各國語言裏有許多語詞現在通行的涵義和他們最初的語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瞭他們的過去文化背景，我們簡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麼關係來。可是，你若知道他們的歷史，那就不單可以發現很有趣的語義演變，而且對於文化進展的階段也可以反映出一個很清晰的片影來。例如，英語的 pen 是從拉丁語的 penna 來的，原義是羽毛(feather)，最初只嚴格應用在原始的鵝毛筆(quill pen)。後來筆的質料雖然改變，可是這個字始終保存着，於是在古代本來含有羽毛意義的字現在却用它來代表一種有金屬筆尖的文具。反過來說，如果分析這個現代語詞和羽毛的關係也可以教我們知道一些古代筆的制度。又如英語的 wall 和其他印歐系語言含有‘牆’的意義的語詞，他們的基本意義往往和‘柳條編的東西’(wicker-work)或‘枝條’(wattle)有關係。德語 Wand 從動詞 winden 變來，它的原義是‘纏繞’或‘編織’(to wind, to interweave)。盎格魯撒遜語(Anglo-Saxon)的‘windan manigne smicerne wah’等於英語的‘to weave many a fine wall’，用現在通行的意義來翻譯就是‘編許多很好的牆’。牆怎麼能編呢？據考古學家發掘史前遺址的結果也發現許多燒過的土地上面現出清晰的柳條編織物的痕跡。這就是一種所謂‘編砌式’(wattle and daub)的建築。它或者用柳條編的東西作底子上面再塗上泥，或者把泥舂在兩片柳條編的東



西的中間。由此可以使我們推想歐洲古代的牆也和中國現在鄉村的籬笆，四川的竹篾牆，或古代的版築一樣，並不是鐵筋洋灰的。又如英語的 window 直譯是‘風眼’(wind-eye)。在許多語言裏用來指‘窗’的複合詞，‘眼’字常常佔一部份。像哥特語(Gothic) auga-dauro 直譯是‘眼門’(eye-door)。盎格魯撒遜語的 eglyrel 直譯是‘眼孔’(eye-hole)，在梵文(Sanskrit)裏我們找到 gavākṣa 的意思是‘牛眼’(ox-eye)；還有俄語的 okno，它的話根和拉丁語的 oculus 有關係(直譯是‘小眼’ a little eye)。要想解釋這些關於‘窗’的語詞，我們還得回想到古代的建築制度。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最古的房子或者用柳條編的東西造成，或者用木頭造成。在這兩樣建築制度之下是不容許有一個四方形大窗的。現在昆明近郊的保保叫窗做 [suɿ guɿ naɿ] 也是窗眼的意思。又如英語的 fee 是古英語 feoh 的變化例，它的意義是‘牲口，家畜，產業，錢’(livestock, cattle, property, money)。在日耳曼系語言的同源詞(cognates)裏，只有峨特語的 faihu [¹fehu] 含有‘產業’的意義；所有其他的語言，像德語的 Vieh [fi:] 或瑞典語的 fä [fe:]，只有類乎‘家畜(若干頭)’、‘牲口(若干頭)’的意義。在別的印歐系語言的同源詞也和上面所說的情形一樣，像梵文的 [¹paṣu] 或拉丁語 pecu。可是拉丁語還有演化詞 pecūnia ‘錢’(money)和 pecūlium ‘儲蓄’(savings) 或‘產業’(property)。這些例子可以使我們確信古時候拿牲口當作一種交易的媒介物。照這同樣的方法，就是像德語Lade, Laden, laden, einladen 那一堆意義複雜的詞，我們根據歷史也可以把他們中間的關係弄清楚。ladem

的意義是‘裝載’(to load)，由它和盎格魯撒遜語 hladan 和 斯拉夫語 (Slavic) klada ‘放，安置’(to lay, to put) 的音相近似，我們很足以解釋它。名詞 Lade 的意義是‘抽屜’(drawer)，好像也和古北歐 (Old Norse) 語 hlaða ‘倉房’(英語 lath) 很相近，這兩個語詞都含有動詞的基本意義，所指的都是一個貯藏所。可是 Laden 的意義是‘舖子’和‘護窗板’(shop and window-shutter——Fensterladen)，如果不研究這個語詞所指的東西的歷史，那就不能解釋了。Lade 本來有‘板條’的意義(參照英語 lath)，在玻璃還沒輸入以前通常是用木條作護窗板的。並且沿街叫賣的小販用兩個木架支起一塊木板在市場裏把貨物陳列在它上頭，他們也叫它做 Lade，這就是最原始的舖子，這個語詞的現代意義就是從這些起源發展出來的。我們再研究一下文化的歷史，也就可以把 einladen (to invite) ‘邀請’和 Vorladung (a summons) ‘傳票’兩個語詞的意義弄清楚了。梅鄰閣 (Meringer) 為打算解釋這個語詞曾經注意到一種流播很廣的風俗，就是法庭遞送一個木板去傳人到案。在波希米亞 (Bohemia) 的有些部分像這樣的‘Gebotbrett’還仍舊沿家遞送。它是一塊帶柄的木板，布告就粘在或釘在它上頭。所以 Laden 是從名詞 laþ (to board a person) 演變出來的一個動詞，它的用法恰好像英美的 ‘blackball’ (1) 和希臘的 ‘to ostracize’ (2) 一樣。從

(1) 英美風俗在投否決票時用一種黑球，本來是名詞，但逐漸演變成動詞，例如，‘to blackball a candidate.’

(2) 古希臘雅典的風俗，凡人民所憎惡的人，不問他有罪無罪，如由公眾投票可決，即流之國外十年或五年。因投票記名於牡蠣殼上故名 ostracism，從這個字轉成動詞即含有‘放逐’或‘攆斥’的意思，例如：‘He is ostracized by polite circle.’

einladen, Vorladung 的用法指着送遞木板傳人出席法庭，於是現代普通當做‘邀請’的意義才演變出來了。

此外，還有大家天天離不開的兩個字，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語源，那就是 dollar 和 money。dollar 最後是從德語 Taler 借來的，它是 Joachimstaler 的縮寫，原來是從 Joachimstal (‘Joachim’s Dale’) 演變出來的。Joachim’s Dale 在波希米亞 (Bohemia)，當十六世紀的時候曾經在這個山谷鑄造過銀幣，因此現在就拿 dollar 當做銀幣的名稱。至於 money 的語源又是怎麼來的呢？當初羅馬的造幣廠設在 Jūnō Monēta 的廟裏，monēta 的本義只是‘警戒者’(warner)，和錢幣渺不相關。因為在 Jūnō Monēta 有造幣廠，所以羅馬人就用 Monēta 這個字代表‘造幣廠’(mint)和‘錢幣’(coin, money)兩個意思。英語的 mint 是原始英語直接從這個拉丁語詞借來的；英語的 money 是中古時間接從古法語借過來的。(3)

Style 這個字在現代英語裏意思很多，最流行的就有好幾種：(1)文體或用語言表現思想的體裁 (‘mode of expressing thought in language’)；(2)表現，構造或完成任何藝術，工作或製造物的特殊方法，尤其指着任何美術品而言 (‘distinctive or characteristic mode of presentation, construction, or execution in any art, employment, or product, especially in any of the fine arts’)；(3)合乎標準的風格或態度，尤其指着對於社交上

(3) 以上所引印歐語各例參看 L. R. Palmer, *Modern Linguistics*, pp. 152-56;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pp. 428-29.

的關係和舉止等而言(‘mode or manner in accord with a standard, especially in social relations, demeanor, etc.’)；(4)流行的風尚(‘fashionable elegance’)。可是咱們若一推究它的語源那可差的遠了。這個字原本從拉丁語的 *stilus* 來的。當羅馬時代，人們是在蠟板上寫字的。他們並不用鉛筆或筆，而用一種鐵，硬木或骨頭製成的工具。這種東西一頭兒是尖的，用來寫字；一頭兒是扁平的，用來擦抹——換言之，就是把蠟板磨平了，好讓它可以反覆的用。這種工具叫做 *stilus* 或 *stylus*。它本來指着寫字的工具而言，意義漸漸的引申，就變成用這種工具所寫的東西；任何寫出來的文章；作文的風格和體裁；作文或說話的特殊風格等等。*stylus* 這個字進到法文後變成 ‘*style*,’ 讀作 [sti:l]，意義還保持着上面所說的種種。當它進到英文時讀音就變成 [stail] 了。至於‘高尚的舉止或態度’或‘流行的風尚’兩個意義，那是最後在英語和法語裏引申出來的。雖然這樣，*style* 的本義在韋氏字典却仍然保存着，它的第一條解釋就是‘古人用在臘板上寫字的尖筆’(‘an instrument used by the ancients in writing on wax tablets’)。同時，*stylus* 也由拉丁語直接借進英文，仍然保持它的本義。在現代英語裏，因為 *stylus* 流行，*style* 的第一個意義就慢慢兒的消滅了。

*Needle* 這個字也可以追溯到很古的來源。但是它最初並不指着那種精巧作成的鋼製品，像我們現在心目中所認識的‘針’。它最初只應用到一種骨做的原型，慢慢兒的才應用到一種銅做的。現在凡是一種尖形的東西，像尖形結晶體，岩石的尖峯，

方尖碑等等，也都可以叫做 needle。這正可以反映當初它只是指着一種尖銳的工具說罷了。由‘針’的觀念我們又聯想到 spinster 這個字。照現在通行的意義說，這個字只指着沒出嫁的老處女。但是由 spinster 的結構來分析，在某一個時候它顯然的有‘紡織者’(one who spins)的意義。後來經過和一些個人的特殊關係聯繫，漸漸的才取得現在通行的特殊意義。從原來的本義轉變成現在的意義，而把本義整個遺失，這其間一定經過一段很長的時候。從這純粹文化的事實咱們可以有理由的推測紡織的技術從古時候就有了，而且它是在女人們手裏的。這種事實固然可以直接拿歷史來證明，但是咱們也可以根據純粹語言的標準來判斷。spinster 這個字的年代還可以由那比較少見的主動詞尾 (agentive suffix) -ster 來確定。因為和它有同樣結構的只有 huckster ‘小販’，songster ‘善歌者’少數的幾個字，和固定不變的專名 Baxster (就是 baker ‘烘麪包的’)，Webster (就是 weaver ‘紡織者’)。所以 -ster 的年代一定比 -er, -ist 之類古的多。(4)

在北美印第安語裏咱們也可以找出幾個有關文化遺跡的例子來。麥肯齊 (Mackenzie) 山谷的阿他巴斯干族 (Athabaskan) 對於和‘手套’相當的語詞，Chipewyan 叫 la-djis, Hare 叫 lla-dji, Loucheux 叫 nle-djic, 它實際上僅僅是‘手袋’ (hand-bag) 的意思。可是，在那窪和 (Navaho) 語言裏分明拿 la-djic 代表只分拇指的手套 (mitten)。並且這種只分拇指的手套在阿他巴

(4) E. Sapir. *Time Perspective*, pp. 59-60.

斯干族的物質文化裏又是一種很古的成分，那麼，咱們就此可以推斷，在這個民族所謂‘手套’，只是指着只分拇指的 mitten 說，絕對不會是現在通行的分指手套 glove。(5)

阿他巴斯干語還有一個非描寫的名詞語幹 t'let，這個字在查斯他扣斯他(Chasta Costa)和那窪和語裏都恰好有 matches ‘火柴’的同樣意義。從別的方面考慮，這絕不會是這個字的原始意義。並且拿它和別的阿他巴斯堪方言(例如，Chipewyan)比較，t'let 本來的意思是 fire-drill ‘火鑽’，等到近代拿火柴代替了古代‘鑽隧取火’的方法，它才從 fire-drill 的本義轉變到 matches 的今義。(6) 從這個小小的例子咱們就可以對於阿他巴斯堪族社會經濟的變遷得到不少的啓發。

談到中國古代語言和文化的關係，我們便不能撇開文字。例如，現在和錢幣有關的字，像財，貨，貢，賑，贈，貸，賒，買，賣，賄賂之類都屬貝部。貝不過是一種介殼，何以用它來表示錢幣的含義呢？許慎的說文解字解答這個問題說：‘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可見中國古代曾經用貝殼當做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後廢貝行錢，但是這種古代的貨幣制度在文字的形體上還保存着它的蛻形。雲南到明代還使用一種‘海肥’也就是貝幣的殘餘。又如現在中國紙是用竹質和木皮造的。但當初造字時紙字何以從糸呢？說文也只說：‘絮一箔也’並沒提到現代通行的意義。照段玉裁的解釋：‘箔下曰，漉絮篋也；漉下曰，於水繫絮也。後漢書蔡倫造意，用樹膚麻頭

(5) 同上 p. 58.

(6) 同上 p. 59.

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自是莫不從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按造紙昉於漂絮，其初以絲絮爲之，以箔荐而成之。今用竹質木皮爲紙亦有緻密竹簾荐之，是也。通俗文曰：“方絮曰紙”；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由此可知在蔡倫沒有發明造紙的新方法和新質料以前中國曾經用絲絮造過紙的。此外，像‘絮’字說文解釋作‘石可以爲矢鏃’，可以推見石器時代的弓矢制度；‘安’字說文訓‘靜也，從女在宀下’會意。就是說，把女孩子關在家裏便可以安靜。由此可以想見中國古代對於女性的觀念。還有車裂的刑法本來是古代一種殘酷的制度，從現代人道主義的立場來看這實在是一種‘蠻性的遺留’。可是就‘斬’字的結構來講，我們却不能替中國古代諱言了。說文‘斬從車斤，斬法車裂也’。段玉裁注：‘此說從車之意。蓋古用車裂，後人乃法車裂之意而用鈇鉞，故字亦從車，斤者鈇鉞之類也’。可見這種慘刑在中國古代絕不止商鞅一人身受其苦的。以上這幾個例，我都墨守說文來講，但還有些字照說文是講不通的。例如‘家’字說文‘宀也，從宀，豕省聲’。許慎一定要把它設法解釋作形聲字，那未免太迂曲了。段玉裁以爲家字的本義是‘豕之宀也’，引申假借以爲人之宀，猶如牢字起初當牛之宀講，後來引申爲所以拘罪的陸牢。他的說法自然比許氏高明多了，不過照我推想中國初民時代的‘家’大概是上層住人，下層養豬。現在雲南鄉間的房子還有殘餘這種樣式的。若照‘禮失而求諸野’的古訓來說，這又是語言學和社會學可以交互啓發的一個明證。

### 第三章

#### 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從許多語言的習用詞或俚語裏，我們往往可以窺探造詞的心理過程和那個民族的文化程度。現在姑且捨去幾個文化較高的族語暫時不談，單從中國西南邊境的一些少數部族的語言裏找幾個例子。例如，雲南昆明近郊的保僩叫妻做‘穿針婆’[ɣʌt-sɔŋ moŋ]（直譯是‘針穿母’）。（1）雲南高黎貢山的倣子叫結婚做‘買女人’[p'oŋ maŋ uanŋ]（直譯是‘女人買’）。（2）從這兩個語詞我們可以看出夷族社會對於妻的看法和買賣婚姻的遺跡。又如倣子把麻布，衣服和被都叫做[dzɔŋ]，因為在他們的社會裏，這三樣東西是‘三位一體’的。它的質料是麻布，白天披在身上就是衣服，晚上蓋在身上就是被。在他們的物質生活上既然分不出三種各別的東西來，所以在語言裏根本沒有造三個詞的必要。還有雲南路南的撒尼把帶子叫做‘繫腰’[dzuŋ pŋ]（直譯是‘腰繫’），帽子叫做‘蒙頭’[oŋ q'uŋ]（直譯是‘頭蒙’），戒指叫做‘約指’[leŋ tʂɛŋ pʂɛŋ]（直譯是‘手指關閉’），也是根據這三種東西的功用造成語詞的。（3）雲南福

（1）本章關於昆明近郊保僩語各例，引自高華年昆明近郊的一種黑夷語研究，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四三年。下文並同。

（2）本章關於倣子語各例，引自著者的貢山倣語初探，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油印論文之三，一九四三年。下文同。

（3）本章關於撒尼語各例，引自馬學良路南撒尼保僩語法，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四一年。下文同。



貢的栗栗把下飯的菜叫‘誘飯’[dzaŋ ts‘1v]（直譯是‘飯誘’），和廣州話‘饜’字的意思很相近。他們的酒名有‘酒’[dzɿ p‘wɿ]，‘米酒’[dzaŋ p‘uŋ dzɿ]，‘秫酒’[mũŋ dzɿ]，‘才酒’[ts‘yɿ dzɿ]，‘燒酒’[liv tɕiŋ]五種，足徵他們是一個好喝酒的部族。（4）當我們調查文化較低的族語時，遇到抽象一點的話詞，像代表動作或狀態一類的詞，往往比調查看得見指得着的東西困難許多。可是一旦明白他們的造詞心理以後也可以引起不少的趣味。比方說，昆明近郊的倮倮叫發怒做‘血滾’[sɿŋ n‘ãv]，欺負做‘看儂’[niŋ ŋɕiŋ]，傷心做‘心冷’[pi dzɿ]（參照國語‘寒心’），難過做‘過窮’[koŋ ɕuŋ]。這幾個語詞的構成，多少都和這些動作或狀態的心理情境有牽連。在初民社會裏對於自然界的現象，因為超過他們知識所能解答的範圍以外，往往也容易發生許多神異的揣測。例如，福貢的栗栗叫虹做‘黃馬吃水’，[aŋ moŋ jiŋ ɕuŋ]，路南的撒尼叫日蝕做‘太陽被虎吃’[loŋ tsʒiŋ ŋ aŋ laŋ liŋ dzaŋ]，叫月蝕做‘月亮被狗吃’[koŋ baŋ maŋ ts‘ʒiŋ liŋ dzaŋ]。劉熙釋名釋天‘翳竦，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啜飲東方之水氣也。’這也和栗栗的傳說近似。現在有些地方也說日蝕是‘天狗吃日頭’。那也是一點兒初民社會的遺跡。至於昆明近郊的倮倮叫冰做‘鎖霜條’[n‘ɕi dzɿ‘uŋ baŋ]（直譯是‘霜鎖條’），也和路南撒尼叫雷做‘天響’[ŋɿ tsaŋ]一樣，都是因為不明天象才牽強附會

（4）本章關於福貢栗栗語各例，引自著者的福貢栗栗語初探，一九四四年稿本。下文同。

地造出這些新詞來。在這些族語裏對於方位的觀念也弄不大清楚，他們往往拿日頭的出沒做標準。因此對於東方，昆明近郊的傛傛叫做‘日出地’[dʒi˧ du˧ mi˧]，福貢的栗栗叫做‘日出洞’[mi˧ mi˧ du˧ k'u˧]。對於西方，昆明近郊的傛傛叫做‘日落地’，[dʒi˧ du˧ mi˧]，福貢的栗栗叫做‘日落洞’[mi˧ mi˧ gwa˧ k'u˧]。漢字的‘東’字從‘日在木中’會意，‘西’字象‘鳥棲巢上’之形，英語的 orient 的本義也是‘日出’，實際上全是從這共同的出發點來的。不過武鳴的土語叫東做‘裏’[ʔda˧]，叫西做‘外’[ʔø˧]，(5) 福貢的栗栗叫北做‘水頭’[ji˧ ne˧]，叫南做‘水尾’[ji˧ mɯ˧]：那似乎又從方位和地形的高低上着眼了。這些部族遇到沒看見過的新奇事物時候也喜歡拿舊有的東西附會上去。例如，福貢的栗栗叫信做‘送禮的字’[t'ou˧ ɣwa˧ le˧ ʂu˧]。昆明近郊的傛傛叫廟做‘佛房’[bwa˧ ɣe˧]，叫鋼做‘硬鐵’[ʔe˧ ɣɔ˧]。貢山的倅子叫汽車做‘輪子房’[ku˧ lu˧ tɕiəm˧]。路南的撒尼叫自行車做‘鐵馬’[ɣwa˧ mɿ]。至於最新的交通和軍事利器——飛機，他們的看法更不一致了：貢山底倅子叫做‘飛房’[biel˧ tɕiəm˧]，福貢的栗栗也叫做‘飛房’[dʒy˧ ɣi˧]，片馬的茶山叫做‘風船’[lik˧ saŋ˧ p'ɔ˧]，(6) 路南的撒尼叫做‘鐵鷹’[ɣwa˧ iɛ˧]，

(5) 本李方桂說。

(6) 關於茶山話的例，引自著者的漢緬北界的三種族語研究，一九四四年稿本。

滇西的擺夷叫做‘天上火車’ [laŋ tʰaŋ miŋ]。(7) 因為這些東西在他們的知識領域裏向來沒有過，他們想用‘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的方法來造新詞，於是就產出這一些似是而非的描寫詞 (descriptive forms) 來了。

在北美印第安的怒特迦 (Nootka) 語裏有 tutchə 一詞，和上文所舉倭子的 [pʰoŋ maŋ uanŋ] 可謂無獨有偶。他們的社會應用 tutchə 一詞包含結婚時禮儀的和經濟的手續，同我們的結婚儀式相當。實際上說，這個名詞只應該適用於新郎和他的贍養者一方面對於新娘家屬的產業配給，以為獲得她的代價。它的本義不過是‘買女人’ (buying a woman)。可是怒特迦人現在却用它包括‘買女人’納聘禮以前所有的唱歌，跳舞和演說，大部份對於‘購買’沒有必要的關係。所以他們有一全套的歌叫做 tutchə yak 意思就是‘為買女人作的’。這些歌和結婚的聯繫僅僅是習俗的罷了。並且，新娘的家屬立刻把所得的禮物分配給他們自己的村裏人，尤其重要的，他們不久送回一份特備的粧奩和禮物，價值比所收‘買女人’的產業相等或更大。由這件事實往往可以把‘買女人’式的婚姻只減少到一個形式。不過，tutchə 這個名詞的文化價值明明在它的含義是純粹經濟的買妻式婚姻。因為在現在的婚姻制度背後它附屬的禮儀手續增加，經濟的意義就變弱了。(8)

(7) 這個例是張印堂轉告的。又向覺明說：‘內地會教士用苗語譯聖經，對於“海”字即感覺到困難’。也一個可作補充的例子。

(8) E. Sapir, *Time Perspective*, pp. 61-62.

怒特迦語另外還有些有趣的詞尾可以指示婚禮的手續：例如 -'o'it；意思是‘在一個女子成年舉行聚族分禮宴時要找點兒東西做禮物’（‘to ask for something as a gift in a girl's puberty potlatch’）；-t'o'ka 意思是‘爲某人設一個聚族分禮的飲宴’（‘to give a potlatch for someone’）；-'inł 意思是‘在聚族分禮時設一個某種食物的筵席’（‘to give a feast of some kind of food—in a potlatch’）。所謂‘potlatch’是太平洋沿岸某些印第安人的一種風俗。舉行這種儀式時一個人分配禮物給他同族的人或隣族的人，同時伴着飲宴。上面這些詞尾明白指出在怒特迦社會裏，‘potlatch’儀式至少和有些文化概念從很久就發生關係了。（9）

上文會說栗栗語的酒名有五種之多，足徵他們是一個好喝酒的部族。和這個相近的例子，我們在英語裏找到關於養牛的詞彙非常多。例如：cow ‘母牛’，ox ‘公牛’，bull ‘公牛’，steer ‘閹牛’，heifer ‘牝犢’，calf ‘小牛’，cattle ‘牲口’，beef ‘牛肉’，veal ‘小牛肉’，butter ‘黃油’，cheese ‘乾酪’，whey ‘乳漿’，curd ‘凝乳’，cream ‘酪’，to churn ‘攪牛奶’，to skim ‘撇去牛奶的浮油’等等：他們應用的範圍很廣，彼此間也分得很清楚。相反的，在美國西部種橘的實業雖然也很發達，可是關於這種實業特有的詞彙却比較貧乏，而且分得不大清楚。從這種語言上的證據，咱們就可以知道養牛和種橘兩種實

（9）同上 p. 66.

業在美國文化上的發達誰先誰後了。(17) 中國古代文字關於牛羊的詞彙也特別豐富。說文牛部裏關於牛的年齡的，有‘牝’（二歲牛），‘犖’（三歲牛），‘牯’（四歲牛）‘犢’（牛子）。關於牛的性別的，有‘牡’（畜父），‘牝’（畜母）。關於牛的形狀顏色和病症的，有‘牯’（特牛），‘特’（朴特牛父），‘騃’（騃牛），‘牦’（牦牛），‘犖’（駁牛），‘犖’（牛駁如星），‘牲’（牛完全），‘犧’（宗廟之牲），‘牦’（白黑雜毛），‘犖’（牛白脊），‘犖’（牛黃白色），‘犖’（黃牛黑唇），‘犖’（白牛），‘犖’（牛長脊），‘犖’（牛純色），‘犖’（畜牲），‘犖’（牛膝下骨），‘犖’（牛舌病）。關於牛的動作和品性的，有‘牦’（牛徐行），‘犖’（牛息聲），‘犖’（牛鳴），‘牽’（引前），‘犖’（犖牛乘馬），‘犖’（耕），‘犖’（兩壁耕），‘犖’（觸），‘犖’（牛踉蹌），‘犖’（牛柔謹），‘犖’（牛很不從引），‘犖’（牛羊無子）。關於養牛的，有‘犖’（以芻莖養牛），‘犖’（牛馬牢），‘犖’（閑養牛馬圈）。羊部裏關於羊的年齡的，有‘羔’（羊子），‘牽’（小羊），‘犖’（五月生羔），‘犖’（六月生羔），‘犖’（羊未卒歲）。關於羊的性別的，有‘犖’（牡羊），‘犖’（牝羊），‘犖’（牡羊），‘犖’（夏羊牡曰犖），‘犖’（夏羊牡曰犖）。關於羊的形狀和顏色的，有‘犖’（騃羊），‘犖’（黃腹羊）。關於羊的動作和品性的，有‘犖’（羊鳴），‘犖’（羊相犖），‘犖’（羣羊相犖），‘犖’（羊臭）。從羊字孳衍的字，有‘羣’（羣也），‘美’（甘也），‘羶’（進善也），‘羶’（西戎牧羊人）。現代中國語言裏這些字大多數都死亡了。可

(10) 同上 p. 62.

是古字書裏既然保留這些字的記錄，那麼，中國古代社會裏的畜牧生活是不可掩沒的。這些詞彙的死亡，完全由于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變遷所造成的。

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裏對於每個朝代的開國皇帝都認為‘真主’，‘真命天子’或‘真龍天子’；道教對於修鍊有成的道士也叫做‘真人’。這種心理在別的初民社會裏也可以找到類似的例。北美印第安的侵顯（Tsim Shian）人管他們的酋長叫做 *səm'ɔ'giã*（單數），或 *səmgiãd*（多數）。若把他們分析起來，*səm-*有‘很’或‘真’的意義（‘very, real’）。*giã*是單數的‘人’（‘man’），*giãd*是多數的‘人’（‘men’）：這又是一個中西對照有關造詞心理的例子。（11）

---

（11）E. Sapir, 前引書，p. 65.

## 第 四 章

### 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

語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歷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來文化接觸時，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舊有的糅合在一塊兒。所謂‘借字’就是一國語言裏所羅雜的外來語成分。它可以表現兩種文化接觸後在語言上所發生的影響；反過來說，從語言的糅合也正可以窺察文化的交流。薩皮爾說：‘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對他們自己滿足的。由于交際的需要，使說一種語言的人們直接或間接和那些鄰近的或文化優越的語言說者發生接觸。這種交際也許是友誼的，也許是敵對的。它可以從事業或貿易的平凡關係來輸入，也可以包含一些借來的或交換的精神食糧，像藝術、科學、宗教之類。要想指出一種完全孤立的語言或方言，那是很難的，在初民社會裏尤其少。但不管鄰近民族間接觸的程度或性質怎樣，普通足夠引到某種語言的交互影響’。(1)

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所接觸的民族很多。像印度、伊蘭、波斯、馬來、暹羅、緬甸、西藏、安南、匈奴、突厥、蒙古、滿洲、高麗、日本、和近代的歐美各國都和漢族有過關係。每個文化潮流多少都給漢語裏留下一些借字，同時漢語也貸出一些語詞給別的語言。對於這些交互借字仔細加以研究，很可以給文

(1)E. Sapir, *Language*, p. 205.

化的歷史找出些有趣解釋。中國和其他民族間的文化關係幾乎可以從交互借字的範圍廣狹估計出個大概來。咱們姑且舉幾個例：

(一)獅子 凡是逛過動物園或看過‘人猿泰山’一類影片的人們，對於那種野獸應該沒什麼希罕。可是假如要問：‘獅子是不是產在中國？如果不是，它是什麼時候到中國來的？’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解答的了。獅也寫作‘師’，後漢書班彪傳 李賢注：‘師，師子也。’又班超傳：‘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88 A. D.）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又順帝紀‘陽嘉二年（133 A. D.）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李賢注：‘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似虎，正黃有髯，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名之，即今之峯牛。’可是，洛陽伽藍記卷三，永橋下說：‘獅子者，波斯國王所獻也。’那麼，照文獻上講，獅子的來源有月氏（Indo-Scythians），疏勒（Kashgar），波斯（Persian）三個說法。從命名的對音來推求，華特爾（Thomas Watters）認為獅 shī 是由波斯語 sēr 來的。(2) 勞佛（Berthold Laufer）對於這個說法不十分滿意。‘因為在元八十八年第一個獅子由月氏獻到中國的時候，所謂‘波斯語’還不存在。大約在第一世紀末這個語詞經月氏的媒介輸入中國，它最初是從某種東伊蘭語（East-Iranian language）來。在

(2) Thomas Watters, *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以下簡稱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1889, p. 350.



那裏這個詞的語形素來是 šē 或 šī，(吐火羅語 Tokharian A. šisāk) 也和中國師 šī (\*š'i) 一樣沒有韻尾輔音。(3) 沙畹 (Edouard Chavannes)，(4) 伯希和 (Paul Pelliot) (5) 和高體越 (Henri Gauthiot) (6) 等法國漢學家也都注意到這個字的對音。伯希和以爲 \* 關於波斯語 šēr，伊蘭學家採用過一些時候的語源 xšaθrya 必得放棄了。因爲高體越已經指出這個字是從粟特語 (Sogdian) 的 \*šryw, \*šaryə “獅子” 來的。總之關於這個語詞雖然有人不承認它是所謂‘波斯語’，但對於它是伊蘭語屬幾乎沒有異議。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也採取莫根斯廷教授 (Prof. G. Morgenstierne) 的話，說‘獅 šī 在那時是伊蘭語 šary 的對音。(7)

- (3) Berthold 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通報 Toung Pao* (以下簡稱 T.P.) s. II, XVII (1916), 81; 還有他的 *The Language of the Yüeh-chi or Indo-Scythians*, Chicago, 1917, p.4;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pp. 236-45.
- (4) Edouard Chavannes, 'Les Pays 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 P. s. II, VIII (1907), 177, note 5, '符拔, 獅子'; 'Trois Gene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 T. P. s. II, VII (1906), 252.
- (5) Paul Pelliot, T. P. s. II, XXI (1922), 454, note 5, (Review to G. A.S. Williams' *A Manual of Chinese Metaphors*, p. 123).
- (6) cf. *Mémoire de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XIX (1915), 152.
- (7) Bernhard Karlgren,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以下簡稱 B. M. F. E. A.) No. 5, (1934) 30, Stockholm.

(二)師比 是用來稱一種金屬帶鉤的。在史傳裏也寫作犀比，犀毗，私紕，胥紕，鮮卑等異文。楚辭招魂：‘普制犀比，費白日些’。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十丙午神鉤下說：‘首作獸面，蓋師比形。史記漢文帝遣匈奴黃金胥紕，漢書作犀毗。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東胡好服之。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師比，胡革帶鉤也。班固與竇憲牋云：復賜固犀比金頭帶。東觀漢記，郭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纒帶。然則，師比，胥紕，犀毗，鮮卑，犀比，聲相近而文相異，其實一也。’阮元所說，對於‘師比’一詞的來歷考證得源源本本。在中國古書裏凡是一個同義複詞同時有許多異文，那一定是外來的借字而不是地道土產。那麼師比的語源究竟是從那兒來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也頗不一致：許多考古學家和漢學家都認為‘師比’這個詞是漢族從中國西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來的。(8) 王國維僅僅泛指作‘胡名’。(9) 伯希和，白鳥庫吉以為它是匈奴字 \*serbi 白鳥氏還拿它和現代滿洲語的 sabi 詳

(8) 在江上波夫 (Egami Namio) 和水野廣德 (Mizuno Kōtoku) 的 *Inner Mongolia and the Region of the Great Wall* pp. 103-10 (Tokyo and Kyoto, 1935) 列有目錄。

(9) 觀堂集林貳貳，‘胡服考’，頁二。

瑞，吉兆，’(happy omen) 牽合。(10)卜弼德(Peter Boodberg) 雖然沒說明他對於這個字的來源有什麼意見，他却拿 \*serbi 和蒙古語 serbe 來比較。(11) 照郭伐賴無斯基(Kovalevskij)的蒙俄法詞典 serbe 的意思是‘小鉤，V形凹入口’(small hook, notch), serbe—ge 是‘V形凹入口，小鉤，鬚，頂飾，鉤釦’ notch, small hook, gill, crest, agraffe)。(12) 總之，姑且不管當初匈奴說的話是蒙古，東胡(Tungus)或突厥(Turkish)，照以上這些人們的假設‘師比’這個字無論如何不是印歐語。可是最近門琛(Otto Maenchen-Helfen)認為師比和‘郭落’都是從印歐語來的。他根據大招裏‘小腰秀頸，若鮮卑只’認為‘鮮卑’這個詞的發現在紀元前二三〇年以前，那時中國還不知道有匈奴，楚國人當然不會向他們借來帶鉤和鮮卑或師比這個字。因此他把這兩個字構擬作：

1. 師比 \*serbi ‘帶鉤’可以和印歐語指‘鉤，鑷’等詞以附：古教堂斯拉夫語 OCS. сѣръъ, 立陶宛語 Lett. sirpe 希臘語 Gk. ἀρρη, 拉丁語 Lat. sarpio 和 sarpo 古愛爾蘭語 O. Irish. ser

(10) P. Pelliot, 'L'Édition Collective des Œuvres de Wang Kouo-wei,' T.P. XXVI (1929) 141; Shiratori Kurokichi,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t. of the Toyo Bunko* (東洋文庫) No. 4. 5 (Tokyo, 1929), p.5.

(11) Peter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以下簡稱 H. J. A. S.) I, (1935, 306, n. 79.)

(12) Ko alevskij,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 II. 1373.

2. 郭落 \*kwáklák, ‘帶’, 也可以和印歐語比附: 原始印歐語 IE kʰekʷlo-, 希臘語 kúklos ‘圓圈, circle’, 梵語 Skt. cakrās, 古波斯語 Avest. čaxrō, 吐火羅語 Tokhar. A. kukāl, ‘輪子 wheel’。拿這些詞和‘帶’比較並沒有語義上的困難。(13)

關於門琛的構擬我且不敢來批評。不過, 他根據大招裏的鮮卑一詞切斷了這個字和匈奴的語源關係, 我却不大以為然。照我看, 也許因為‘鮮卑’這個詞的發現反倒可以解決聚訟已久的大招時代問題。(14) 因此我還傾向於伯希和們對於師比 \*serbi 的假設。

(三) 璧流離 說文玉部珽字下云: ‘璧珽, 石之有光者也’ (依段注校改)。段玉裁注說: ‘璧珽, 即璧流離也。地理志曰: “(黃支國) ……入海市明珠璧流離。” 西域傳曰: “罽賓國出璧流離”。璧流離三字為名, 胡語也, 猶珽珽之為夷語。漢武梁祠畫有璧流離, 曰“王者不隱過則至”。吳禪國山碑紀符瑞, 亦有璧流離。梵書言吠瑠璃, 吠與璧音相近。西域傳注孟康曰“璧流離青色如玉”。今本漢書注無璧字, 讀者誤認璧與流離為二物矣。今人省言之曰流離, 改其

(13) Otto Maenchen-Helfen, ‘Are Chinese Hsi-pi and Kuolo IE Loanwords?’ *Language*, XXI, 4 (1945), 256—60.

(14) 游國恩先秦文學云: ‘作大招者非景差亦非屈原, 蓋秦漢間人擬楚魂之作, 不必實有所招之人也。……觀其篇首無叙, 篇末無亂, 止效招魂中間一段; 文辭既遠弗迷, 而摹擬之迹甚顯, 其為晚出, 殆無疑義。’游氏並舉‘鮮螭甘雞’一段曾楚者三, 及‘青色直眉, 美目嬋只’中‘青’字為秦以後語為證。(頁157—59)

字爲瑠璃；古人省言之曰璧瑠。瑠與流瑠音同。楊雄羽獵賦‘惟夜光之流離’。是古亦省作流離也。關於璧流離這個語詞在漢以前的出處，段玉裁所說已經介紹的非常詳盡，可惜他只泛指爲胡語而沒能仔細推究它的語源。案這個語詞的對音可以分作兩派：一種是舊譯的璧流離，吠瑠璃；另一種是新譯的毘頭梨，鞞頭利也。前者出于梵文俗語 (Prakrit) 的 *velūriya*，後者出于梵文雅語 (Sanskrit) 的 *vaidūrya*。(15) 本義原爲青色寶，後來變成有色玻璃的通稱，和希臘 Βερύλλοδ，拉丁 *beryllos*，波斯，阿剌伯的 *billaur*，英文的 *beryl* 都同出一源。從段玉裁所引許多歷史上的證據，可知璧流離這種東西以及這個語詞在漢朝時候已經從印度經由中央亞細亞輸入中國了。

(四) 葡萄 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通西域得葡萄首着於大宛，可見這兩種東西都是張騫帶回來的。葡萄史記漢書作‘蒲陶’，後漢書作‘葡萄’，三國志和北史作‘蒲桃’。西洋的漢學家們，像陶邁謝 (W. Tomaschek)，(16) 荆思密 (T. Kingsmill)，(17) 和夏德 (F. Hirth) (18) 都假定這個詞出于希臘語 *βότρυς* ‘a bunch of grapes’，沙畹和賴古伯烈 (Terrien de Lacouperie)

(15)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p. 433; 何健民譯，藤田豐八著，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頁 115; 馮承鈞諸蕃志校註頁 152, 153; 季羨林論梵文 *ṛ* 的音譯，1949, 頁 29, 30.

(16) ‘Sogdiana,’ *Sitzungsber. Wiener Akad.*, 1877, 133.

(17)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in the 2nd Century B.C.’,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以下簡稱 *J.R.A.S.*) , China Branch XIV (1879), 5, 190.

(18) *Freun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 Kunst*, p. 25; and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以下簡稱 *J.A.O.S.*) XXXVII, (1917), 146.

也附和這一說。勞佛以爲葡萄很古就種植在伊蘭高原北部帶，時代實在比希臘早。希臘人從西部亞細亞接受了葡萄酒。希臘文的 *βορπος* 很像是閃語 (Semetic) 借字。大 (Fergana) 人決不會採用希臘字來給種植在他本土很久的植物名子。他以爲葡萄蓋與伊蘭語 \*budāwa 或 \*buḏawa 相當。這個字是由語根 buda 和詞尾 wa 或 awa 構成的。照勞佛意思 buda 當與新波斯語 bāda (酒) 和古波斯語 *βατιάκη* (器) 有關。βατιάκη 等于中古波斯語 bātak, 新波斯語 bādye (19) 最近據楊志玖考證，葡萄一詞當由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的桃國而來。撲挑字應作‘樸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說是漢書大月氏傳的漢達，照沙腕說就是大夏 (Bactria) 都城 Bact 的對音。(20) 因爲這個地方盛產葡萄所以後來就用它當作這水果的名稱。(21)

(五) 苜蓿 在漢書裏只寫作‘目宿’，郭璞作‘牧宿’羅頌作‘木粟’。勞佛曾經發現古西藏文用 bug-sug 作這個詞的對音，(22) 因此他就把它的原始伊蘭語構擬作 \*buksuk,

(19)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pp. 225—26; cf. Horn, *Nau-persische Etymologie*, No. 155.

(20) Edouard Chavannes, *T.P.* s. II, VI, (1905), 514.

(21) 楊志玖‘葡萄語源試探’全文載青島中興周刊六期，頁十一至十四，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22) B. Laufer ‘Loanwords in Tibetan.’ *T.P.*, s. II, XVII, (1916), 506, No. 206.

\*buxsux 或 \*buxsuk。(23) 陶邁謝 (W. Tomaschek) 曾經試把這個詞和一種 Caspian 方言吉拉基語 (Gīlakī) 的 būsō ('alfalfa') 相比。(24) 假如我們能夠證明這個 būsō 是由 \*buxsox 一類的語源學術而來那就可以滿意了。我們得要知道中國最初接觸的東伊蘭民族從來沒有文字，他們所說的語言實際上已經亡掉了。可是仗着漢文的記載居然能從消滅的語言裏把大宛人叫 Medicago sativa 的語詞 \*buksuk 或 \*buxsux 保存下來，這真不能不感謝張騫的功績！

(六) 檳榔 漢書 司馬相如上林賦：‘仁頻并閭’，顏師古注：‘仁頻卽賓棧也，頻或作賓’。宋姚寬西溪叢話卷下引仙藥錄 ‘檳榔一名仁頻’。這個名詞應該是馬來語 (Malay) pinang 的對音。爪哇語 (Java) 管 pinang 叫做 jambi，也或許就是‘仁頻’的音譯。(25)

(七) 柘枝舞 段安節樂府雜錄所記各種教坊樂舞裏有一種叫作‘柘枝舞’。唐沈亞之柘枝舞賦序說：‘今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26) 晏殊也說這是一種胡舞。

(23) B Laufer, *Sino-Iranica*, p. 212.

(24) ‘Pamir-Dialekte’ *Sitzungsber. Wiener Akad.*, 1880, 792.

(25) T.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p. 543; 並參閱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考中‘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頁 241; 馮承鈞諸蕃志校註頁 117—18。

(26) 沈下賢文集，四部叢刊本頁八。

(27) 劉夢得觀舞柘枝詩：‘胡服何葳蕤，僂僂登綺墀’，(28) 也只泛言胡服，並沒說明是那一國。近來據向達考證說：‘余以爲柘枝舞出於石國。……石國魏書作者舌，西域記作赭時，杜還經行記作赭支。唐書西域傳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文獻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記有柘羯，當亦石國。凡所謂者舌，赭時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語 Chaj 一字之譯音。……’(29) 我想從字音和文獻上交互證明，向氏的擬測是毫無疑義的。

(八) 站 站字的本義照廣韻上說‘久立也’，原來只有和‘坐’字相對待的意思。至于近代語詞驛站或車站的站字，那是從蒙古語 jam 借來的。這個字和土耳其語或俄語的 yam 同出一源。元史中所謂‘站赤’是 jamči 的對音，意譯是管站的人。(30)

(九) 八哥 八哥是鸚鵡的別名。負暄雜錄說：‘南唐李後主諱煜，改鸚鵡爲八哥’。爾雅翼也說：‘鸚鵡飛輒成羣，字書謂之啾啾（原註，卜滑切）鳥’。啾啾就是阿拉伯語 babghā’ 或 babbaghā’ 的對音。阿拉伯人管鸚鵡叫做 babghā’，

(27) 北京圖書館藏抄本晏元獻類要卷二十九，‘雜曲名’條‘五天柘枝橫吹’，原注‘古今樂府錄曰：胡樂也’。

(28) 劉夢得文集卷五。

(29)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 94—95。

(30) 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編，——伯希和‘高麗史中之蒙古語’，頁 78。



鸚鵡和鸚鵡都是鳴禽裏能效人言的，所以可以互相假借。

(十) 沒藥 這味藥是從開寶六年 (973 A.D.) 修開寶本草時才補入的。馬忠說：‘沒藥生波斯國，其塊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當是阿剌伯文 *murr* 的對音，譯云‘苦的’。中文或作沒藥，或作末藥。‘沒’ *muət* 和‘末’ *muát* 的聲音都和 *murr* 很相近的。李時珍說：‘沒，末皆梵言’，那是因為不知道來源才弄錯的。

(十一) 胡盧巴 宋嘉祐二年 (1057 A.D.) 修嘉祐補註本草時才收入，一名苦豆。掌禹錫說：‘出廣州并黔州，春生苗，夏結子，子作細莢，至秋采。今人多用嶺南者。或云是番蘿蔔子，未審的否？’蘇頌圖經本草說：‘今出廣州，或云種出海南諸番，蓋其國蘆菔子也。……唐以前方不見用，本草不著，蓋是近出。’這味藥也是阿剌伯文 *hulbah* 的對音，大約在第九世紀左右才輸入中國的。

(十二) 祖母綠 綠柱玉 (*emerald*) 一名翠玉。珍玩考又稱‘祖母綠’。輟耕錄作‘助木刺’，清秘藏作‘助水綠’ (水蓋木字的訛寫)。後面這三個名詞都由阿剌伯文 *zumunrud* 譯音而成。(31)

以上所舉的例子，有的歷史比較早，有的流行很普遍，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像‘淡巴菘’，‘耶悉茗’借自波斯語的 *tambaco*, *jasmin*；‘阿芙蓉’借自阿拉伯語的 *afyun*。這一類

(31) 這四條例子裏的阿剌伯文對音都承馬堅教授指示，特此聲謝！

例子一時無從舉完，我只能挑出些極常見的來以示一斑。

\* \* \* \* \*

自從海禁大開以後，中國和歐美近代國家的來往一天比一天多，語言上的交通自然也一天比一天繁。要想逐一列舉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爲便于概括敘述，咱們姑且把近代漢語裏的外國借字分作四項：

(甲) 聲音的替代 (phonetic substitution)，就是把外國語詞的聲音轉寫下來，或混合外國語音和本地的意義造成新詞。細分起來，再可列作四目：

(1) 純譯音的 例如廣州管保險叫燕梳 (insure)，郵票叫士担 (擔) (stamp)，叫賣叫夜冷 (yelling)，牌號叫嚶 (mark)，商人叫孖毡 (氈) 或孖纒 (merchant)，時興叫花臣 (fashion)，發動機叫磨打 (motar)，十二個叫打臣 (dozen)，四分之一叫骨或刮 (quarter)，支票叫則或赤 (check)，一分錢叫先 (cent) 之類，都是由英語借來的。上海話管機器叫引擎 (engine)，軟椅叫沙發 (sofa)，暖氣管叫水汀 (steam)，電燈插銷叫撲落 (plug)，洋行買辦叫剛白度 (compradore) 也是從英語借來的。此外像各地通行的咖啡 (coffee)，可可 (cocoa)，雪茄 (cigar)，朱古力 (chocolate)，烟土披里純 (inspiration)，德謨克拉西 (democracy) 等等也應屬於這一目。

(2) 音兼義的 有些借字雖然是譯音，但所選用的字往往和那種物件的意義有些關係。例如吉林管耕地的機器叫馬神 (МАШИНА)，哈爾濱管麵包叫裂粍 (хлеб)，火爐叫壁里砌 (печь)，這是受俄語的影響。此外廣州話管領事叫江臣 (consul)，管電

話叫德律風 (telephone); 還有人把美國一種涼爽飲料譯作可口可樂 (cocacola), 把世界語譯作愛斯不難讀 (Esperanto) 也都屬於這一目。

(3) 音加義的 這類借字有一部分是原來的譯音, 另外加上的一部分却是本地話的意義。例如廣州話管襯衣叫襯衫 (shirt), 管支票叫則紙 (check), 還有普通話裏的冰激凌 (ice cream), 卡車 (car), 卡片 (card), 白塔油 (butter), 佛蘭絨 (flannel) 之類, 都屬於這一目。藥名金鷄納霜和英語的 quinine 不大相符, 可是咱們得知道這個字的前半是西班牙文 quinquina 的對音, 霜字是形容那種白藥末兒的樣子。

(4) 譯音誤作譯義的 例如‘愛美的’一詞原是 amateur 的譯音, 意思是指着非職業的愛好者。可是有人望文生訓把‘愛美的戲劇家’誤解作追逐女角兒的登徒子, 那就未免唐突這班‘票友’了!

(乙) 新諧聲字 (new phonetic-compound) 外國語詞借到中國後, 本國的文人想把他們漢化, 于是就着原來的譯音再應用傳統的‘飛禽安鳥, 水族著魚’的辦法硬把他們寫作諧聲字。在不明來源的人看, 簡直不能發現他們的外國色彩。這種方法由來已久。例如從玉耶聲的琬字, 見于許慎說文, 很少人知道它是梵文俗語 veḷuriya 的縮寫 (參看上文璧流離); 從衣加聲和從衣沙聲的袈裟見于葛洪字苑, 很少人知道它是梵文雅語 kāṣaya 的譯音。此外, 像蒔蘿 (cumin) 由于中世波斯語的 zīra, 茉莉 (jasmin) 出於梵文的 malli; 在習焉不察的中國讀者恐

怕極少知道這兩種植物是由外國移植過來的。自從科學輸入以後，像化學名詞的鋁 (aluminum), 鈣 (calcium), 氮 (ammonia), 氦 (helium) 之類，更是多得不可勝數。至於廣州話管壓水機 (pump) 叫做‘泵’，那似乎又是新會意字而不是諧聲字了。

(丙) 借譯詞 (loan-translation) 當許多中國舊來沒有的觀念初從外國借來時，翻譯的人不能把他們和舊觀念印證，只好把原來的語詞逐字直譯下來，這就是所謂借譯。這類借字大概以抽象名詞居多。當佛法輸入中國以後，佛經裏有很多這一類的借譯詞。像‘我執’ (ātma-grāha), ‘法性’ (dharmakara), ‘有情’ (sattva), ‘因緣’ (hetupratyaya), ‘大方便’ (mahopāya), ‘法平等’ (dharmaśamatā) 之類，都屬於這一項。近代借字的許多哲學名詞，像葛林 (Thomas H. Green) 的‘自我實現’ (self-realization), 尼采 (Friedrich W. Nietzsche) 的‘超人’ (Übermensch), 也都是所謂借譯詞。

(丁) 描寫詞 (descriptive form), 有些外來的東西找不出相等的本地名詞，於是就造一個新詞來描寫它，或者在多少可以比較的本地物件上加上‘胡’，‘洋’，‘番’，‘西’一類的字樣，這就是所謂描寫詞。這種借字的方法從很早就有的。在中國把西方民族統通看作‘胡人’的時候，已經有胡葱 (Kashgar 的 onion) 胡椒 (印度的 pepper), 胡麻 (外來的 flax 和 sesame), 胡瓜 (cucumber), 胡蘿蔔 (carrot) 等等。稍晚一點兒便有把泛稱的‘胡’字改作地名或國名的，像安息香 (the fragrant sub-

stance from Arsak or Parthia), (32) 波斯素 (Persian date) 之類。近代借字裡的描寫詞，有的加國名，像荷蘭水 (soda water), 荷蘭薯 (patato), 荷蘭豆 (peas), 有的加‘西’字，像西米 (sago), (33) 西紅柿 (tomato); 有的加‘番’字，像番茄 (tomato), 番梘 (soap); 有的加‘洋’字，像洋火或洋取燈兒 (match), 洋煙捲兒 (cigarettes)。還有不加任何地域性的詞頭，只就東西的性質來描寫的，像廣州管煤油 (petroleum) 叫‘火水’，管洋火 (match) 叫‘火柴’，也都是所謂描寫詞。(34)

以上所舉的幾條例子不過想把中國語裏的外來借字稍微指出一些綱領。若要詳細研究，廣博搜討，那簡直可以寫成一部有相當分量的書。然而這却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不單得有語言學的訓練，而且對於中西交通的歷史也得有豐富的常識，否則難免陷於錯誤。例如，李玄伯在中國古代社會新研裏說：‘focus者，拉丁所以稱聖火也。中國古音火音近佛，略如法語之 feu，現在廣東陝西語所讀的仍如是。focus 之重音原在 foc，由 focus 而變為火之古音，亦如拉丁語

(32)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p. 328—51.

(33) sago 中國也寫作砂穀或西谷。在安南作 saku, 印度作 sagu, 馬來作 sago。Crawford (*Des Dict. Indian Isl.*) 以為這個字根本不是馬來語，應該是從摩魯加羣島 (Molucca Islands) 的土語演變而來的。參看 Thomas Watters 前引書 p. 342—45.

(34) 關於近代語借字所分的四類參看羅常培 ‘Chinese Loanwords from India.’ 稿本，pp. 34.

focus 之變爲法語之 *feu*，失其尾音而已’。我們先不必抬出‘古無輕唇音’的高深考證來，單就火屬曉紐 [x] 不屬非紐 [f] 一點來說，就可把這個說法駁倒了！況且比較語言學本來沒那麼簡單，如果不能講通成套的規律，就是把一個單詞孤證講到圓通已極，也不過枉費工夫罷了。至于把拉丁語中國古語硬扯關係也和早期傳教士推溯漢語和希伯來語同源弄成一樣的笑話！

當兩種文化接觸時，照例上層文化影響低級文化較多。然而專以借字而論，中國語裏却有入超現象。這當然不能純以文化高低作評判的標準，另外還有許多別的原因。第一、當閉關自守時代，中國一向以天朝自居，抱着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態度。固有的哲學，宗教，藝術，文化，四裔諸邦很少能領略接受，因此語詞的交流至多限於一些貿易的商品，或官吏的頭銜。第二、中國向來對於外國語不屑於深入研究，遇到有交換意見的必要也不過靠着幾個通譯的舌人，倒底有若干語詞流入異域，從來沒有人注意過。第三，自從海禁大開以後，西洋人固然翻譯了不少經典古籍，可是除去專名和不可意譯的詞句很少採取‘聲音替代’的借字法，就是有些借譯詞或描寫詞也容易被一般人所忽略。第四，漢語的方言太複雜，從一種方言借出去的字，說別種方言的人不見得能了解。因此就不覺得它是中國話。有這種種原因難怪中國語裏的借詞多於貸詞了。

對於外國語裏的中國貸詞研究，據我所知，像徐勒吉(Gustav

Schlégel) 對於馬來話，<sup>(35)</sup> 勞佛對於西藏話，<sup>(36)</sup> 李方桂對於泰語，<sup>(37)</sup> Ko Taw Seim 對於緬甸語，<sup>(38)</sup> 余坤珊對於英語<sup>(39)</sup> 都供給一些材料。可是要作系統研究，還得需要若干專家去分工合作才行。我在這裏只能舉幾個簡單的例。

有些中國字借到外國語裏以後，翻譯的人又把它重譯回頭，因為昧於所出，不能還原，於是寫成了幾個不相干的字。這樣展轉傳訛，連‘唐人都唔知呢啲係唐話嘍’！例如，元朝秘史壹‘捏坤太子’中的‘太子’兩字，聖武親征錄（王國維校本頁三五）作大石，元史壹零柒世系表和鞞耕錄都作‘大司’，蒙古源流叁又作‘泰實’；其實這只是漢語‘太師’二字的蒙古譯音 taiši。<sup>(40)</sup> 同樣，元朝秘史裏的‘桑昆’（sānggün 或 sānggum

(35) Gustav Schlegel,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T.P. I* (1890), 391—405.

(36) Berthold Laufer, ‘Loanwords in Tibetan,’ *T. P. s. II*, XVII (1916), 403—552.

(37) 李方桂，龍州土語，南京，1940，pp.20—36；‘Some Old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 *H.J.A.S. VIII*, 544 (March, 1945), 333—42.

(38) Ko Taw Seim, ‘Chinese Words in the Burmese Language,’ *India Antiquary*, XXXV (1906), 211—12.

(39) 余坤珊，‘英文裏的中國字’，文訊第一期，5—17，貴陽文通書局出版。

(40) 伯希和，‘蒙古侵略時代的土耳其斯坦評註’，見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頁40。

一般人認為是將軍的對音，伯希和却懷疑它是‘相公’的對音。<sup>(41)</sup>此外，那珂通世以為蒙語兀真（或作烏勤 ujin）就是漢語‘夫人’；傾昆（linkum）就是漢語的‘令公’。<sup>(42)</sup>照此類推，滿洲話的‘福晉’（fujin）雖然意思是漢語的公主，<sup>(43)</sup>可是就聲音而論，它和‘夫人’更接近了。英語裏的 typhoon，在一千五百六十年 F. Mendes Pinto 就開始用過了。關於它的語源，西洋的漢學家們，有的說出於希臘語的 typhon，有的說出於阿拉伯語的 ufan；有人認為它就是廣東話‘大風’的譯音，還有人認為它借自台灣的特別詞彙‘颱風’。<sup>(44)</sup>在這幾說中我個人偏向第三說。不過，‘颱風’這個詞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福建通志卷五十六，土風志裏就出現過，王漁洋的香祖筆記裏也用過它。可見它從十七世紀起就見於中國的載籍，不過修康熙字典時（1716）還沒收入罷了。

薩皮爾說：‘借用外國字往往惹起他們的語音改變。的確有些外國聲音和重讀特點不能適合本國的語音習慣。於是就把這些外國語音改變，使他們儘可能的不違反本國的語音習慣。因此咱們常常有語音上的妥協。例如近來介紹到英語來的 ca-

(41) 同上書，頁 42。

(42) 李恩純元史學第三章，頁 126—27 引那珂通世。

(43)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pp. 365—66.

(44) Henry Yule and A. C. Burnell, *Hobson-Jobson*, new edition, edited by William Crooke, pp. 947-950; G. Schlegel, ‘Etymology of the Word Taifun,’ *T. P. VII* (1896), 581—85.



mouflage (偽裝) 這個字，照現在普通的讀音和英文特有的語音慣例都不對。送氣的 k，第二音節的模糊元音，l 和末一個 a 的準確音質，尤其是第一音節上的強重音，這些都是對於英文發音習慣非意識的同化結果。這些結果把英美人所讀的 camouflage 弄得清清楚楚的和法國人所讀的不同。另一方面，第三音節裏長而重的元音和“zh”音（像 azure 裏的 z）的語尾位置也顯然是“非英文的”（un-English），恰好像中世英文的聲母 j 和 v 起初必會覺得不和英語慣例切合，可是這種異感現在早已消磨完了。(45) 卜隆斐爾也說：‘本來介紹借字的或後來用它們的人常常願意省去他自己的雙重筋肉調節，就用本地的語言動作（speech-movements）來替換外國的語言動作。例如在一句英語裏有法文 rouge 這個字，他就用英語的 [r] 替換法語的小舌顫音，用英語的 [uw] 替換法語非複音的（non-diphthongal）緊 [u]。這種語音的替代在不同的說話者和不同的情境之下程度要不一樣；沒有學過法語發音的人們一定得作成上面所說的程度。歷史家將要把這種現象算作一種適應，這種適應可以改換外國的語詞來遷就自己語言的基本語言習慣。’(46) 由這兩位著名語言學家的說法，咱們可以知道借字對於本來語言的改變率是相當大的。現在且舉一個大家公認的漢語貨詞但還不能確證它的原來漢字是什麼的：

(45) Edward Sapir, *Language*, pp. 210—11.

(46)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pp. 445—46.

在七世紀突厥的碑文中有 *Tabghač* 一個字，這是當時中央亞細亞人用來稱中國的。這個名稱在一定地域之中一直延存到元朝初年，因為一二二一年邱處機西行的時候，曾在伊犁聽見‘桃花石’ (*Tabgač*) 這個名詞。(47) 在東羅馬和回教徒的撰述裏也見有這個名稱，但有的寫作 *Tamghaj*, *Tomghaj*, *Toughaj*, 也有的寫作 *Taugaš*, *Tubgač*。它的來源當初並沒判明，爲什麼叫‘桃花石’也不得其解。夏德 (*F. Hirth*) 和勞佛 (*B. Laufer*) 以爲這些字乃是‘唐家’的對音，(48) 桑原鷺藏又進一步解釋作‘唐家子’。(49) 伯希和以爲‘桃花石’的名稱在七世紀初年 *Theophylacte Simocatta* 的撰述裏早已寫作 *Tanghast*，他所記的顯然是六世紀末年的事跡和名稱，同唐朝實在沒關係。(50) 他‘曾考究

- (47)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土人惟以瓶取水，甃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  
游邊集成本頁十二。
- (48) *F. Hirth, Nachwörter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p. 32.*
- (49) 桑原鷺藏說見其所著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之事蹟頁一三五至一四三 (陳裕著蒲壽庚考頁一〇三至一〇九；馮牧譯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頁一三二至一四三)；又史林第七卷第四號頁四五至五〇。參閱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 25, 注 1。
- (50) 泰考沙龍 (*Edouard Chavannes*) 探西突厥史料 (*Documents sur les Tou-kue Occidentaux*, pp. 230, 246)。因年代不合而不能考訂 *Tabghač* 爲唐朝，此說 *Yule* 在一八六六年早已說過了。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I, LIII).

桃花石原來的根據，或者就是拓跋。其對音雖不精確，而有可能。就歷史方面來說，元魏佔領中國北部，而在中亞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亞的人概名中國為拓跋。猶之後來佔據元魏舊壤的遼朝，種名契丹，中亞的人又拿這個名子來稱呼中國的情形一樣。這也是意中必有的事。(51) 這三種假設，嚴格照對音推究起來，都不能算是精確。‘唐家子’的說法雖然可以用同化 (assimilation) 的規律把 Tamghaj 或 Tonghaj 讀作 \*Tangghaj 或 \*Tongghaj，又可用西北方音丟掉鼻尾的現象勉強拿 Tau- 或 Tou- 對譯‘唐’字，可是 Tubgač 和 Tapkač 兩個寫法又不好解釋了。總之，當初借字的人把中國古音歪曲太多，以至經過許多專家的揣測還不能確指它的來源，這的確不能不算是遺憾！

然而解釋外國語裏中國貨詞的麻煩却還不止于此。照我的看法，另外還有時間和空間的兩種困難：

凡是稍微知道一點漢語變遷史的人都應該明白，中國從周秦到現代，語音是隨着時代變遷的。假若拿着現代漢語的標準去衡量不同時代的貨詞，那就難免摸不着頭緒。例如‘石’字中古漢語讀 žiäk，現代漢語讀 sī，在西藏借字裏把‘滑石’讀作 ha-sig，而把‘玉石’讀作 yü-si，‘鐘乳石’讀作 grun-ru-si。(52)

(51) P. Pelliot, ‘L’origine du Nom de ‘Chine’,’ T.P. s. II. XIII (1912), 727—42; 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希和‘支那名稱之起源’, 頁 45—46.

(52) B. Laufer, ‘Loanwords in Tibetan,’ T. P. s. II. XVII (1945), 509. 521.

‘石’字的 -k 尾（西藏寫作 -g）在前一個例裏仍舊保存，在後兩個例裏却完全丟掉。這正可以顯示三個字並不是在同一時代從中國借去的。如果單拿現代音作標準就不能確認 sig 和 si 所對的原來是同一個字，並且把這可寶貴的音變佐證也忽略掉了。藏文借字的時代有明文可考的，咱們可舉‘筆’字作例。漢文的‘筆’字藏文借字作 pir。據唐會要說：吐蕃王弄讚贊普（Sroñ-btsan Sgam-po）請唐高宗（650—683 A.D.）派遣造紙筆工人。<sup>(53)</sup>可見中國的毛筆至晚在七世紀已經輸入西藏了，古漢語的 -t 尾許多中亞語都用 -r 來對，所以 pir 恰是古漢語 piēt 很精確的對音。准此類推，像‘蘿蔔’作 lá-bug 或 la-p'ug，‘鋏子’作 a-jab-tse，保存了中古音的 -k 尾或 -p 尾。他們借入藏語的時代一定比‘粟米’su-mi 或‘鴨子’yā-tse 早的多。因為‘粟’(sīwok) 的 -k 尾和‘鴨’(‘áp) 的 -p 尾，在後兩個借字裏都不見了。<sup>(54)</sup>

漢語貸詞在方言裏的紛歧也正像在古今音中的差異一樣。中國首先和馬來人貿易的以廈門或其他閩南人居多。所以不單閩南語裏滲入許多馬來語詞，就是馬來語裏的漢語貸詞也都限於這一隅的方言，旁地方的人很難辨識它是從中國借去的。例如馬來語裏的 angkin 借自‘紅裙’，bami 借自‘肉麵’，bak 或 bek 借自‘墨’，tjit 借自‘拭’，niya 借自‘領’，tehkowan，

(53) 唐會要卷九十七，頁三下

(54) 關於藏文借字各例，參看 Laufer 前引文，*T.P.S.* II, XVIII, (1916), 503, 508, 518, 522.

tehko 借自‘茶罐’，‘茶鼓’……凡是能說廈門語的一看見上面這些漢字就會讀出很相近的 [aŋ<sup>1</sup> kun<sup>1</sup>], [ba?<sup>1</sup> mi<sup>1</sup>], [bak<sup>1</sup>, biək<sup>1</sup>], [tɕ<sup>1</sup>it<sup>1</sup>], [ni<sup>1</sup>ān], [te<sup>1</sup> kuan<sup>1</sup>] [te<sup>1</sup> kəŋ] 等等聲音；反之，他們聽見那些馬來聲音也會聯想到這些漢字。(55) 假設換一個旁的方言區裏從來沒聽見過廈門或其他閩南方言的中國人，他無論如何馬上找不出相當的漢字來。這在從外國借來的字也有類似的現象。例如，梵文的 Bodhidharma，在中國的禪宗經論裏一向譯作菩提達摩或簡稱達摩，可是廈門人却把他寫作陳茂。(56) 這不單把這位禪宗初祖漢化了，而且照廈門音讀起來，陳茂 [iā<sup>1</sup> mɔ<sup>1</sup>] 的確和達摩 [tat<sup>1</sup> mo<sup>1</sup>] 沒有什麼大分別。同樣，回教的教主 Mohammed 普通都譯作謨罕默德，可是趙汝适在諸蕃志裏却把他寫作麻霞勿。(57) 這兩個人名用國語讀起來相差很多，從後一個譯名絕對找不出它和 Mohammed 的淵源來。不過，假如咱們請一位廣東人念‘麻霞勿’三字 [ma<sup>1</sup> ba<sup>1</sup> mət<sup>1</sup>]，豈不是很好的對音，比‘謨罕默德’更貼切嗎？

近百年來，中國和英美的接觸最多，語言上的交互影響當然

(55) 參看 Gustav Schlegel,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T. P. (1890), 394, 400, 402, 403; 羅落培廈門音系，北京，一九三〇。

(56)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pp. 395-94.

(57)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h*, St. Petersburg, 1912, pp. 116, 120.

也最大。關於漢語裏的英文借字，我在上文已經約略提到，這裏我想再舉幾個從漢語借到英文裏的例。中國對外貿易以絲磁茶爲大宗，所以咱們先從這三種東西說起。

現在英語的 silk (絲) 中世英語作 silk 或 selk, 它是從格魯撒克遜語 seolc, seoloc 演變來的；和古北歐語 silki, 瑞典丹麥語 silke, 立陶宛語 szilkai, 俄語 shelk', 拉丁語 sericum, sericus, 希臘語 séres, sērikos 都有關係。英語裏的 seres, seric, sericeous, serge, sericulture 等都是它的孳乳字。(58), 漢語‘絲’字的現代音 sɿ 和中古音 si: 雖然和印歐語裏的各種語詞不太切合，可是它的上古音 \*sǝg 就有幾個音素可以和他們比較。所以印歐語裏這些關於‘絲’的語詞無疑是從中國 \*sǝg 借去的。從歷史來講，絲業最初是中國發明的，也是我們物質文明最早傳佈到全世界的。我們養蠶和繅絲的方法在三世紀的時候傳到日本。先是，日本派了幾個高麗人到中國來學習，這些人回到日本去的時候帶回了四個中國女子專教皇宮裏的人各種紡織的技術。後來日人在 settsu' 省爲這四個女子建了一座廟以紀念她們的功德。相傳在五世紀的時候，有一個中國公主把蠶種和桑子縫在她的帽子裏，然後經和闐越葱嶺而傳到了印度。等到地中海的人學會養蠶的時候已經是六世紀了。當時羅馬皇帝茹斯遜年(Justinian)

(58) 參看牛津字典 IX, si—p. 46; Walter W. Skeat, *A Concis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 485;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nd. Ed., pp. 2285 b, 2337 b.

派了兩個波斯僧侶到中國來學習各種繅絲和紡織的秘密。約在紀元五百五十年左右，這兩個僧侶把蠶種藏在一根竹竿裏才帶到了君士坦丁，於是‘西歐一千二百多年的絲業都發源在這竹管裏的寶藏。’<sup>(59)</sup> 歐洲人所以叫中國作 *Seres* 或 *Serres*，正可見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就是產絲的國家。西洋人對於蠶能吐絲的事實好久不能了解，於是發生了很有趣的觀念。有的人以為絲是一種植物，生長在樹上。在十五世紀的時候有一個英國人說：‘有一種人名叫 *Serres*，他們那裏有一種樹長着像羊毛一般的葉子’。因此英國人常稱絲作‘中國羊毛’ (*Serres' wool*)。這種觀念的歷史很古，羅馬詩人 *Virgil* 就說過：

How the *Serres* spin,

Their fleecy forests in a slender twine.

(中國人把他們羊毛的樹林紡成細紗)

一直到十六世紀，*Lyly* 的書裡還記載着很奇怪的傳說以為絲的襯衫能使皮膚出血！<sup>(60)</sup>

後來中國和西歐的海上交通發達起來，我們輸出的絲織品的種類也漸漸多了。於是流行在英語的貨詞，有 *Canton-crape* (廣東縐紗) 或 *China-crape* (中國縐紗)，有 *pongee* (本機縐)，*Chefoo silk* (芝罘縐) 或 *Shantung silk* (山東縐)。此外像 *pekin* 指北京緞，*nankeen* 指南京黃棉布，那又從絲織品推廣到棉織品了。<sup>(61)</sup>

(59)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 20 (14th. ed.) pp. 664—666.

(60) 余坤璠前引文，頁 7.

(61) 同上，頁 6, 7.

可以代表中國文化的輸出品，除了絲以外就得算磁器，我們中國的國名 China 也因此竟被移用。不過，*Sérres* 是用出產品代表國名，China 却是借國名代表出產品罷了。China 和拉丁語 *Sinae*，希臘語 *Thinai*，印度語 *Cīna* 都同出一源。關於它的語源，雖然有人以為它或者是紀元前四世紀時馬來羣島航海家指示廣東沿岸的名稱，<sup>(62)</sup>可是我個人還贊成它是‘秦的對音’。<sup>(63)</sup>當磁器輸入歐洲的時候，英國人管它叫 *chinaware* 意思就是 *ware from China* (中國貨)。隨後 *chinaware* 的意思變成 *ware made of china* (磁器)，末了把 *ware* 也省去了，於是就變成了 *china*。現在‘中國’和‘磁器’在英文裏的分別只是字首大小寫的區別。可是在說話裏，*Chinaman* (中國人)，*chinaman* (賣磁器的人)，甚至於和 *chinaman* (磁人) 三個字的第一音段讀音是一樣的，只是第二音段的元音，因為輕重讀的不同，分成 [ə] 和 [æ] 兩音罷了。

中國的磁器最初是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帶到歐洲去的。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含糊的叫它‘中國貨’，而特別取了一個名子叫它 *porcellana* (後來變成英文的 *porcelain*) 意思就是‘蚌殼’，他們把那光潤乳白的質地比作螺甸那樣可愛。

(62) 勞佛 (B. Laufer) 'The Name China' (支那名稱考), *T. P. s. II*, XIII, (1912), 719—26.

(63) 伯希和 (P. Pelliot)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B.E.F.E.O.*, IV, (1904), 145—49; 又 *T. P. s. II*, XIII (1912), 727—42 (見前)。



英國的陶業到了十八世紀才有，以前都是依靠着中國輸入大量的磁器。隨了陶業的發展，許多技術上的名詞也進了英文。起先他們由中國輸入不可缺的原料如‘高嶺土’(kaoling)和‘白土子’(petuntze)。kaoling 是江西景德鎮西北高嶺的譯音。高嶺土亦叫做 china-clay, porcelain-clay 或 chinametal。白土子也是原料之一，但是沒有高嶺土價值貴。這兩種原料配合的成分‘好的磁各半；普通的用三分高嶺土對六分白土子；最粗的也得用一分高嶺土對三分白土子。’<sup>(64)</sup>製成磁器以後，第二步當然要加彩色，於是 china-glaze, china-paints, china-blue, china-stone 種種磁釉的名稱也跟着來了。最初他們着重模仿中國磁器上的花紋，所以‘麒麟’(chilin or kilin)，‘鳳凰’(feng-hwang)和‘柳樹’(willow pattern)也被他們學去了。柳樹花紋是英人 Thomas Turner 在一七八〇年輸入英國的。後來這個圖案很受歡迎，於是日本商人看到有機可乘，就大量的做造，用廉價賣給英美的平民。<sup>(65)</sup>

第三種代表中國文化的出產品就要推茶了。這種飲料在世界文明上的貢獻恐怕不亞於絲和磁。中國飲茶的風氣從唐時才

(64)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 5, p. 549, china-clay: 牛津字典 II, 351, 又 V, 652.

(65) 余坤瓊前引文，頁 7—9.

開始盛行起來，(66) 但張華博物志已經有‘飲真茶令人少眠’的話，可見茶有提神止渴的功用晉朝時候的人早就知道了。外國流行一個關於茶的傳說，也可證明它的功用。相傳印度的和尚菩提達摩 (Bodhidharma) 發願要睜着眼打坐九年。三年終了的時候他發覺兩隻眼睛閉上了，於是割去了眼皮繼續打坐。到了第六年終了正疲倦要睡的時候，偶然伸手從身旁的一棵樹上摘下一個葉子來含在嘴裏，頓覺精神百倍，使他達到九年不睡的初願。(67)

歐洲最早的茶商是葡萄牙人。(68) 他們在十六世紀的末葉到中國來買茶，那時他們採用普通話的讀音 chaa。後來遠東的茶葉都操在荷蘭人的手裏。這些荷蘭人都集中在南洋一帶，所以廈門人先把茶葉由中國運到爪哇的萬丹 (Bantan)，然後再用荷蘭船載往歐洲各國。廈門口語管茶叫做 [teɿ]，荷蘭人也跟着讀 téh。因此歐洲人凡是喝荷蘭茶的像法德丹麥等國的人都採用

(66) 封演聞見記：‘李季卿宣慰江南，時茶飲初盛行。陸羽來見。既坐，手自烹茶，口通茶名，區分指點，李公心鄙之。茶罷，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案陸羽於上元初 (760 A.D.) 陸羽，則茶飲盛行於八世紀中葉。

(67)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 21 (14 ed.), p. 857.

(68) 關於茶的最早紀錄，在八百五十二年有阿剌伯 sâkh 字見於 *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ons dans l'Indie et à la Chine dans le IX<sup>e</sup> Siècle de l'ere Chrétienne*. Reinard 譯本 I, 40; 又作 Chiai Catai 見一千五百四十五年 Ramusio *Dichiaratione*. in II, f. 15; 參閱 Hobson Jobson, new edition, pp. 905—908.

廈門音（例如法語 thé，德語 Tee 或 Thee，較早的歐洲音 tā），而喝大陸茶的俄波義諸國都保持官音（例如，義語 cia）。英國最早也採用官音（例如 Thomas Blount 在一六七四年的作品裏就拼作 cha），後來因為大量的購買荷蘭茶的關係才把 cha 廢掉而改用 tea。tea 在英文裏最初的出現，是一六一五年東印度公司一個職員威克涵（Wickham）的信裏；一六六零年，九月二十八日裴匹斯（Samuel Pepys）的日記裏又併作 tee。(69) 起初英人把茶看作一種極珍貴的飲料，後來漸漸變成一般平民不可少的日用品。同時英人也不專靠荷蘭茶商的供給，他們自己到中國來採購各地的名產。一時茶類名目的繁多引起了下面四句詩：

What tongue can tell the various kinds of tea?  
Of Black and Greens, of Hyson and Bohea;  
With Singlo, Cogou, Pekoe and Souchong,  
Cowslip the fragrant, Gunpowder the strong.

Bohea 就是福建的‘武夷’，Pekoe 是‘白毫’，Congou 是所謂‘工夫茶’，Hyson 是‘熙春’，Cowslip 是‘牛舌’，Gunpowder 近于我們所謂‘高末兒’。在這首詩以外的還有 Twankay ‘屯溪’，Keemun ‘祁門’，Oolong ‘烏龍’，young Hyson 或 Yü-chien ‘雨前’，也隨着茶葉輸入到英文裏去。茶葉以外還有磚茶（brick-tea），瓦茶（tile-tea）和粒茶（tisty-tosty）等，那

(69) W. W. Skeat, *A Concis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 545;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 22 (14th .ed.) p. 857.

只是質地 and 形狀上的區別罷了。

一部分英國人以為飲茶可以使人懦弱，所以管好喝茶的人叫 tea-spiller 或 tea-sot。從茶字英文也產生了一個成語：‘to take tea with’，意思是和人計較，特別是含敵對的意思。這也許由上海所謂‘喫講茶’來的。因為吃茶的習慣，英國人在日常生活裏增加了不少新東西：像 tea cloth (茶巾)，teapot (茶壺)，teacup (茶杯)，teakettle (開水壺)，tea urn (茶罐)，teaspoon (茶匙)，tea table (茶桌)，teatray (茶盤)，teaset (茶具)，tea rose (茶香月季)，tea biscuit (茶餅)，tea gown (茶禮服)，tea party 或 tea fight (茶話會)，tea service (備茶，清茶恭候) 等等，都是從茶的文化輸入英國後才產生的。我國近來所用‘茶話會’的名詞和辦法也恰好像管牛肉汁叫‘牛肉茶’ (beef tea) 一樣，他們都是中國字到外國旅行一趟，沾染上些洋味兒又回到本國來了。(70)

除了茶葉之外，我們還有好多種植物輸入英美去。屬於花草類的有 china-aster (藍菊)，china-rose (月季)，china-berry (棟樹)，china-pink (石竹) 等；屬於水果類的有 china-orange 也叫 mandarin orange (金錢橘)，loquat (檳橘或枇杷)，litchie (荔枝)，cumquat (金橘)，whampee (黃皮)；屬於蔬菜類的有 pakchoi, petsai 或 chinese cabbage (白菜)，china-squash (南瓜)，china-pea (莞豆)，china-bean (豇豆) 等；屬於藥材

(70) 余坤璠前引文，pp. 9-12.

類的有 ginseng (人參), galingale (莎草或高涼薑), (71) china-root (菝葜根) 等。此外還有中國的苧麻(china-grass 或 china-straw) 據說是自然界中最堅固的纖維；由桐樹上所榨取的桐油(tung-oil 或 wood-oil), 它在抗日戰爭時幾乎變成我國唯一換取外匯的輸出品。

咱們再看看有關商業和海上生活一類的字。西洋人來和咱們通商第一當然要明瞭中國的度量衡和幣制。有些名詞像‘細絲’(sycee), ‘兩’(liang), ‘里, 釐’(li), 他們就用‘聲音替代’法直接借過去。‘細絲’本來是指銀子的紋理, 後來就變成了‘元寶’的別名。不過, 中英貿易本來是由南洋漸漸北移到沿海的中國本土, 因此有些名詞英國商人就懶得譯音, 而採取他們

- (71) 高良薑在英國有極長久的歷史。牛津字典上說: galingale 大概是來自中文的“koliang kiang”, 意思是“mild ginger from ko”, a prefecture in the province of Canton。這種薑除了當藥用之外, 主要是作烹飪裏的香料。凡是中古歐洲的廚子都要會用這不可缺少的調味薑。英詩人喬叟 (Chaucer 1340—1400) 在他的 *Canterbury Tales* 裏曾經描寫他的廚子有專門手藝做薑農小雞, 說:—

A cook they hadde with hem for the nones,  
To boille the chickens with the mary bones,  
And poudre-marchant tart, and galingale.

可是這在喬叟以前三百五十年, 英文已經發現有 galingale 這個字。它也寫做 galangal。參看 Rev. G. A. Stuar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p. 31-33. 案馬堅教授云: 阿拉伯人譯高良薑為 khulinjan, 傳入德國變成 galingal, 傳入英國後再變為 galingale。

熟識的馬來字來代替：tael（銀兩），catty（斤），picul（擔）等，便都是這一類。關於海上生活的字，像 typhoon 是‘大風’的對音，咱們在上文已經討論過了。除此之外，sampan（舢板）和 tanka（蛋家）一類的字也可以給‘浮家泛宅’的蛋民生舌映出一張小照。上海自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開作商埠後成了國際貿易的重心，所以 shanghai 這個字在英文裏的意義也特別多。它除去代表一種雞（據說能生雙黃蛋），一種油（恐怕就是桐油）和一種槍以外，還代表一種綁票的行爲。當一隻船上缺少水手時，常到岸上找一個人，把他用藥酒灌醉，叫他在船上作苦工。這種主動行爲叫‘to shanghai,’被害方面叫‘to be shanghaied’。上海還有一種中西交通的特產就是洋涇浜英語。這種語言英美人叫 pidgin 或 pigeon English。據說 pidgin 是中國人誤讀英語 business 的訛音。因為中國人不會讀 business 遂致錯成 pidgin, 再以訛傳訛就變成‘鴿子’（pigeon）了！‘鴿子英文’的確是中英雜糅的結晶，是由一個不懂英語的中國人和一個不懂中國語的英國人要想交換意見，自然而然產生的。它應用中文語法和有限的英文訛讀字，臨時湊成一種語言工具。應用的時候，雙方各佐以手勢和種種臉上的表情，隨機應變。類似 pidgin 方式產生的字，咱們可以舉 cumshaw 作例。這個字雖然有人以爲粵語‘感謝’的音譯，可是很可能是 commission 的誤讀。因為 cumshaw 的意思並不限於‘禮物’，‘小賬’，而實在含有‘佣錢’的意思在裏頭<sup>(7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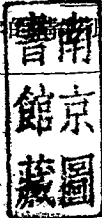
(72) 同上，頁 13—14。

此外，由我國近代史實或官制借到英文裏去的，有 Taiping (太平天國)，Boxer (義和拳)，Kuomintang (國民黨)，yamen (衙門)，tupan (督辦)，tuchun (督軍)<sup>(73)</sup> tsung-li (總理)，tipao (地保) 等等；由我國輸出的玩藝兒得名的，有 tangram (七巧圖)，fire-cracker (爆竹)，gold-fish (金魚)，Chinese-tumbler (搬不倒兒)，Chinese-lantern (紙燈籠) 等等；甚至於連代表‘本位文化’的賭博：‘番攤’ (fan-tan) 和‘麻將’ (mah-jong)，在英美的交際場上也都不是陌生的語詞了！ chop-suey 起初不過是一碟普通的‘抄雜拌兒’，推究語源只是‘雜碎’的對音。可是現在它已成了中國菜的總名，連紐約極大的餐館，像羊城，頂好，上海飯店也都用 chop-suey house 作招牌。外國人吃中國飯的大障礙顯然是那雙筷子，起初他們譯作 nimble sticks，不過現在還是叫 chopsticks 最普通。由我們的民間迷信用語流入英文裏的，可以拿 feng-shui (風水) 作代表。Joss 這個字本來是 pidgin 英語從葡萄牙文 Deos (神) 借來的，在中國特指神的偶像。於是他們管中國的佛堂叫 Joss-house，廟裏邊的香叫 Joss-stick<sup>(74)</sup>

中國素號‘禮義之邦’，咱們傳統的繁文縟節不免給西洋人很深刻的印象。有時他們覺得咱們過分的拘泥禮節了。法國人很幽默的把一切繁文縟節叫做 chinoiserie。這個字

(73) 由這個字演生的還有 tuchunate 和 tuchunism 兩個字。

(74) 余坤瓊前引文，頁 14—16。



快的被英國人所賞識，於是就借了去變成 *chinesery*。(75) 咱們還有時爲顧全對方的面子起見不肯當時表示異議，英國人管這種虛僞叫作 *Chinese compliment*。說到‘顧全面子’恐怕是我們對於英文最得意的貢獻了。在英文常用的成語裏有‘to save one’s face’ 一句話，據牛津字典記載這句話的來源說：

Originally used by the English community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tinual devices among the Chinese to avoid incurring or inflicting disgrace. The exact phrase appears not to occur in Chinese, but ‘to lose face’ (丟臉), and ‘for the sake of his face’ (爲他的面子) are common.

可是在韋氏字典却承認‘to lose face’在美國的普通性了。(76)

在舊禮節中，外國人頂不習慣的是跪拜禮。所以牛津字典裏對於 *kowtow* (叩頭) 這個字有一句富有幽默的描寫：

The Chinese were determined they should be kept in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the *koo-too*, or ceremony of genuflection and prostration. (77)

(75) 簡明牛津法文字典，p. 163, a; 牛津字典 II, p. 354; 韋氏字典 pp. 468, 469; 向達說：‘*Chinoiserie* 一詞始於十八世紀，其時它的字義指着一種中國風尚。Reichwan 的 *China and Europe* 一書有專章討論它。’

(76) 牛津字典 IX, p. 137; 韋氏字典 p. 1460, c.

(77) 牛津字典 V, p. 755.



其實中國人哪裏都是常常練習叩頭的呢！武清郭琴石（家聲）師有一首詠叩頭蟲詩說：‘如豆形骸不自休，黑衣未脫便包羞。有生直合爲強項，此豈緣何但叩頭？祇要眼前容請放，焉知皮裏蓄陽秋！倘教拒斧能相識，一怒真應嫉若讎！’<sup>(78)</sup> 它很可以代表一部分‘有生直合爲強項’的中國人的抱負！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還有一段關於叩頭的故事：當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的亞墨哈斯（Lord Amherst）奉使來華。因爲不肯在觀見時遵行跪拜禮，清廷就勒令他回國，並有‘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的話！這場關於‘叩頭’的糾紛，有清仁宗爲英使亞墨哈斯來華致英王的敕諭爲證：

……爾使臣始達天津，朕飭派官吏在彼賜宴。詎爾使臣於謝宴時即不遵節禮。朕以遠國小臣未嫻儀度，可從矜恕。特命大臣於爾使臣將次抵京之時，告以乾隆五十八年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此次豈容改異？爾使臣面告我大臣以臨期遵行跪叩，不至愆儀。我大臣據以入奏。朕乃降旨於七月初七日令爾使臣瞻觀；初八日於正大光明殿賜宴頒賞，再於同樂園賜食；初九日陛辭，並於是日賜遊萬壽山；十一日在太和門頒賞，再赴禮部筵宴；十二日遣行：其行禮日期儀節，我大臣俱已告知爾使臣矣。初七日瞻觀之期，爾使臣已至宮門，朕將御殿，爾正使忽稱急病，不能動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祇令副使入見。乃副使二人亦同

(78) 忍冬書屋詩集，卷，七。

稱患病，其爲無禮，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責，即日遣令回國！…… (79)

相傳這裡頭還有中國官吏從中撥弄的內幕。不管怎樣，這總算中國外交史上一段有關‘叩頭’的趣事。英文裏還有chin-chin一字，本來是我們的口頭語‘請請’的譯音。牛津字典上說‘請請’是‘A phrase of salutation,’照它所引證的例句來看：

We soon fixed them in their seats, both parties .. repeating *chin chin, chin chin*, the Chinese term of salutation. (1795 Symes, *Embassy to Ava* 295 (Y.))

這句裏的‘請請’分明是讓坐的意思，並不是問好。不過展轉引申，漸漸地變成致敬的意思：

On the thirty-sixth day from Charing-cross a traveller can .. be making his *chin-chin* to a Chinese mandarin. (1885 *Paul Mall G.* 15 Apr.  $\frac{4}{1}$ )

後來索性變成動詞‘to salute, greet’:

She ‘*Chin-chins*’ the captain .. and then nods her pretty head. (1859 *All Y. Round* No. I, 18.) (80)

這未免以訛傳訛，離開本義很遠了。

(79) 清仁宗實錄，卷貳〇，五，王先謙東華錄嘉慶肆貳，一；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Shanghai 1923. pp. 11—15.

(80) 牛津字典 II. p. 352, *Hobson-Jobson*, pp. 200-201.

\* \* \* \* \*

以上關於中國話借進來或借出去的話詞已經拉雜的舉了好些例子，可是這僅僅是漢語借字研究的起例發凡。我很希望後起的同志能夠受我這一點兒示例的啓發更有進一步的探討。最後我且引柏默的話作本章的結束：

從語言借字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的接觸和民族的關係來。

這恰好像考古學家從陶器、裝飾品和兵器的分佈可以推出結論來一樣。(81)

咱們應該知道借字在語言研究中的重要；但咱們切不可陷於牽強附會的錯誤。正確的結論是由充實的學問，緻密的方法，矜慎的態度追尋出來的。

---

(81) L. R. Palmer, *Modern Linguistics*. p. 159

## 第五章

### 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踪跡

‘地名的研究實在是語言學家最引人入勝的事業之一。因為他們時常供給重要的證據，可以補充和證實歷史家和考古家的話。’<sup>(1)</sup>

在英國的西部有好些地名都含有克勒特 (Celtic) 語的成分，比如 Pendle Hill, Penhill, Penkridge, Pentrich 含有威爾斯 (Welsh) 語的 pen = ‘頭’，這些地名大部分發見在 Dorsetshire, Wiltshire, Worcestershire, Staffordshire, Derbyshire, 和 Lancashire 幾州。這種分佈指示‘至少在英國西部曾經有很多說克勒特語的人口遺跡。那麼，讓我們且舉一個可以注意的例。在 Dorsetshire 的東北角 Cranborne Chase 森林中間，毗連叫做格林姆古壕 (Grim's Ditch) 的一邊，有一堆克勒特語的地名。這個全區域被許多不列顛村落的遺址所圍繞着。’ 這個結論是 Zachrisson 在他最近的研究‘古不列顛的羅馬人，克勒特人和撒克遜人’ (Romans, Celts and Saxons in Ancient Britain) 中所得到的。<sup>(2)</sup>

還有 Avon 也是一個克勒特字，意思是‘河’。‘它在 Manx 語寫作 Aon, Gaelic 語寫作 Abhainn (讀作 avain) 。我們也可以找到古代的讀法 amhaim, auwon。這個字變成英格蘭，蘇格

(1) L. R. Palmer, *Modern Linguistics*. p. 168.

(2) 前引書 p. 163.

蘭，法國和意大利許多河的專名。Stratford Avon 流經 Warwickshire 和 Worcestershire。Bristol Avon 把 Gloucester 和 Somerset 兩州分開。在 Gloucestershire 還有一條小 Avon 流近 Berkeley 礮台。有一條 Hampshire Avon 流過 Salisbury 到 Christchurch。另外一條在 Lymington 入海。在 Devon, Mon-mouth, Glamorgan, Lanark, Stirling, Banff, Kincardine, Dumfries 和 Rose 諸州，我們也有好幾條河叫做 Avon 或 Evan。(3) 總括起來說，這一條克勒特的地名帶從波希米亞 (Bohemia) 伸展，經過歐洲直到英倫，像 Vienna, Paris, London 都在它的範圍裏頭。(4)

斯堪狄那維亞人 (Scandinavian) 在英國的殖民也可以由地名的研究解明。就像 Ingleby 這一個字 (英文的 village '村落' 或 farm '田莊')，便能顯現斯堪狄那維亞侵略者在 Yorkshire 增加緊殖民。因為照毛爾 (Mawer) 所指出的，'除非在這些區域的人口裏斯堪狄那維亞人曾經佔過優勢，偶然有最古居民的殘存，這個字應該沒有意義的。'(5)

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殘餘在征服者的語言裏的，大部分是地名。在美國的印第安人 (Indian) 文化遺跡已然日漸消失了，可是有許多地名却都是從印第安語借來的，現成的例子就有 Massachusetts, Wisconsin, Michigan, Illinois, Chicago, Milwaukee. Osh-

(3) Isaac Taylor, *Words and Places*, p. 153.

(4)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p. 464.

(5) L. R. Palmer, 前引書, p. 170.

kosh, Sheboygan, Waukegan, Muskegon 等等。(6)

從中國的地理沿革上，也可以找到許多地名顯示出古代民族交通的踪跡。例如，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治下有驪軒縣，故址在今甘肅永昌縣南。錢坫新斲注地理志卷十二驪軒縣條云：‘說文解字作驪軒，張騫傳作鞞軒，西域傳作犁軒，本以驪軒降人置縣。’史記大宛傳的黎軒，後漢書西域傳的犁鞞，也就是這個地方。關於驪軒這個地名的解釋，夏德 (F. Hirth) 說是 Re-ken, (7) 白鳥庫吉 說是 (A)lek (s) an(dria) 的縮譯，(8) 此外還有很多不同的解釋。(9) 桑原鶯藏 說：‘驪軒名稱的解釋，雖然還沒有定說，可是它是當時羅馬帝國或其一部分的地名，現在的學術界已經沒有異議了。’(10) 漢書地理志 又有龜茲縣，顏師古 注：‘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于此縣，故以名云。’新斲注地理志卷十三 謂即陝西米脂縣。案古龜茲 (Kuči) 在現在新疆庫車 (Kuča)，漢代的龜茲縣 既然在現在陝西的米脂 境，可見當時

(6) L. Bloomfield, *Language*, p. 464; 參看 Alfred Louis, *California Place Names of Indian Origin*. (191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 171.

(8)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號史學雜誌所載‘大秦國及拂菻國考’，二五二六頁；又王古魯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一輯，頁十六至十八。

(9) 參看 Hirth 前引書 p. 170.

(10) 桑原鶯藏，關於隋唐時代來往中國之西域人’，載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此文經何健民譯稱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中華書局出版。

已經有一部分龜茲人移居陝西了。(11) 又漢書西域傳下溫宿國條，顏師古注：‘今雍州（陝西）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案古溫宿國在今新疆阿克蘇縣，那麼，漢時溫宿嶺的得名，也由移民而起。(12)

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中原淪陷。元帝南渡，重在建康立國。中原人民不堪異族蹂躪的，相率往江南遷徙。他們起初還抱着僑居的思想，打算重返故鄉。終於因為二百多年中原不能收復，久而久之，也不再有了北歸的念頭，他們的後裔就死心踏地地做了南方人了。這次民族遷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大關鍵。不過因為它是民間自動的事情，和朝廷法令沒有關係，所以正史紀傳很少詳細的記載。後代研究歷史的人雖然明明知道這件事情，可是對於當時遷徙的情況却不大了然。假如咱們打算在現存的史料裏明瞭這次民族遷徙的情況，唯一的辦法就是從當時僑置的州郡縣去找線索。

當時對於南渡的老百姓，有根據他們的舊籍貫僑置州郡縣的制度。（例如，蘭陵郡和東莞郡晉初本來都在現在的山東境內，後來因為這兩郡的住民遷徙到現在的江蘇武進縣境內，於是就在該地僑置南蘭陵郡和南東莞郡。這就叫做「僑郡」。州縣仿此，下文可據此類推。）原來的用意是在使這批流亡的人們懷念故土，不忘北歸，咱們却可根據這些僑置的地名去瞭解這次民

(11) (12) 同上。

族遷徙的情況。這種僑置州郡縣在沈約宋書州郡志，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和唐人所修的晉書地理志裏，都有詳細的記載。咱們只要把這些記載整齊排比起來，考證他們僑寄的所在地和年代等等，當時遷徙的痕跡就不難明瞭大半了。譚其驥的‘晉永嘉喪亂後的民族遷徙’<sup>(15)</sup>一文就是這樣作成的。他照現在的行政區域把江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四川、河南、陝西、山東三省裏在當時的僑州郡縣，根據宋書州郡志把他們的‘本地’，‘僑地’列成詳表；並且把東晉，宋初和南齊制度的參差處也列在備考裏邊。照他考證的結果：

‘江蘇省所接受之移民，較之其他各省特多，以帝都所在故也。見諸宋志者，計有僑郡二十三，僑縣七十五。其中來自北方諸省者以山東占極大多數十五僑郡三十九僑縣，河北次之一僑郡五僑縣，河南山西陝西又次之河南一郡二縣，山西三縣，陝西一郡一縣，獨甘肅無。而本省及安徽省境內淮南北之人，又多有僑在江南北者本省三郡二十一縣，安徽二郡三縣。至僑民麇集之地，則江南以今之江寧，鎮江，武進一帶為最，江北以今之江都淮陰諸縣地為最’。

‘安徽省境內僑民之來自北方諸省者以河南占極大多數八僑郡五十四僑縣，河北次之一僑郡六僑縣，山東山西又次之各三僑縣，陝甘二省無。而本省及江蘇省境內淮南北之人，亦多僑在大江南北本省四郡十三縣，江蘇一郡六縣。江北所接受之移民較江南為多，此與

(15) 燕京學報第十五期，(1934)，頁五一至七六。



江蘇省境內之情形相反。僑在江南者都聚於下游燕湖附近一隅，江北則散處江淮間，自滁和以至於穎亳所在皆僑置郡縣。……今江南有當塗繁昌二縣，其名皆得於東晉世所立之僑縣。按當塗西晉故屬淮南郡，今懷遠縣地；繁昌故屬襄城郡，今河南臨潁縣地。睹名思義，猶可想見當時河南淮南人之走在江南也。

湖北一省可畫分為三區而論：一、江域上游；江陵松滋一帶；其僑民多來自山西陝西河南，又有蘇皖之淮域人。二、江域下游，武昌黃梅一帶，其僑民多來自河南，亦有安徽之淮北人。三、漢水流域；上自鄖西，竹谿，下至宣城鍾祥，而以襄陽為之中心；是區所接受之移民倍於本省其他二區，而以來自陝西者為最多，河南甘肅次之，河北山西安徽四川又次之。……今省境內有松滋縣，亦得名於東晉之僑縣。按松滋西晉故屬安豐郡，今安徽霍邱縣地。

江西湖南二省處皖鄂之南，距中原已遠，故流民之來處者較少，且其地域僅限於北邊一小部分。

四川省境內共有十餘僑郡，數十僑縣，然其情形至為簡單：僑民除絕少數係河南人外，皆來自陝西甘肅及本省之北部；僑地除彭山一地外，皆僑在成都東北，川陝通途一帶。彭山亦接近成都。

河南省之大部分屬黃河流域，南境舊南陽府及光州信陽一帶則屬淮漢流域。此淮漢流域劉宋及蕭齊皆據有之，故亦僑置

郡縣以處北土流民。其中大部分都來自本省北部，而宛鄧丹淝之間，亦有來自陝西甘肅及河北南部者。

‘陝西自終南山以南屬漢水流域，曰漢中，東晉及宋齊皆據有之。其僑民幾皆來自甘肅四川及本省之北部。’

‘山東省全境皆屬北部中國，然亦有僑州郡縣者，以劉宋嘗據有省境今黃河以東南之一大部分也。試分省境爲三區，則東端登萊半島於輸出入兩無關係，河以西北爲輸出區，中間一段爲輸入區。外省僑民大都來自河北，亦有河南之河以北及山西人。’

這篇文章可以算是‘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踪跡’的一個有系統的，具體的實例。本章限於篇幅不能轉載各表，也不能逐一羅列各地名；讀者願意作進一步研究的可以參看原文。

關於中原人民南遷的途徑，譚君以爲：‘如漢水爲陝甘人東南下之通途，故南鄭襄陽爲漢域二大都會，同時亦爲陝甘移民之二大集合地。 金牛道即南棧道爲陝甘人西南下之通途，故四川省境內之僑郡縣，皆在此道附近。時邗溝已鑿，穿通江淮，故溝南端之江都及其對岸之鎮江武進，遂爲山東及蘇北移民之集合地。 淮域諸支流皆東南向，故河南人大都東南遷安徽，不由正南移湖北也。’

南遷的時代，約略可分做四期：

(一) ‘大抵永嘉初亂，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及蘇皖之淮北流民，即相率過江淮，是爲第一次。 元帝太興三年(320 A. D.)，

以琅邪國人過江者僑立懷德縣於建康，蓋爲以僑戶立郡縣之第一聲。其後並僑置徐兗幽冀青并司諸州郡於江南北；明帝繼之，又置徐兗諸僑郡縣於江南。

宋志序，“自夷狄亂華，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並僑置牧司。”

南徐州序，“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

晉志司州後序，“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

晉志徐州後序，“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

(二) 成帝初以內亂引起外患，江淮間大亂，於是淮南人及北方人向之僑在淮南者，更南走渡江，是爲第二次。

宋志揚州淮南郡，“中原亂，胡寇屢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

南徐州，“晉成帝咸和四年(329 A. D.)，司空郗鑑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郡界。”

南豫州，“成帝咸和四年(329 A. D.)，僑立豫州，治燕湖”。

(三) 自康穆以後，“胡亡氏亂”，中原兵燹連年，而以關右所遭之蹂躪爲最甚，於是陝西甘肅之人，多南出漢水流域；時桓溫已滅蜀，故亦有南走四川境者，是爲第三次。

宋志雍州，“胡亡氏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並立僑郡縣。”

秦州，“晉孝武復立，寄治襄陽。安帝世在漢中南鄭。”西京兆郡，西扶風郡，“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

益州安固郡，“晉哀帝時流民入蜀僑立。”懷寧郡，晉熙郡，並秦雍關隴流民，晉安帝立。

(四)‘宋武帝北平關洛，復有青冀司兗之地。自宋武帝沒，有北交相侵略，而宋人屢敗。少帝世既已失司州，文帝世魏人又大舉南侵，以至於瓜步（六合縣東南）。至明帝世而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並沒北庭，於是其民多南渡淮水；又文帝世氏虜數相攻擊，關隴流民亦多避難走在梁益，是為第四次。

宋志司州，“少帝景平初（423 A.D.），司州復沒北虜，文帝元嘉末（453 A.D.）僑立於汝南。”

南兗州北淮郡，北濟陰郡，東莞郡，並宋末失淮北僑立。

兗州，“宋末失淮北，僑立兗州，寄治淮陰。”又僑立東平郡於淮陰，僑立濟南郡於淮陽。泰始五年（469 A.D.）僑立高平郡於淮南當塗縣界。

徐州，“明帝世淮北沒寇，僑立徐州，治鍾離。”

青州，“明帝世失淮北，於鬱洲僑立青州。”

雍州馮翊郡，秦州馮翊郡，三輔流民出襄陽漢中，元嘉中僑立。

益州南新巴郡，南晉壽郡，元嘉中以僑流於劍南立。

齊志梁州，“宋元嘉中，……氏虜數相攻擊，關隴流民多避

難歸化。”

由上文所羅列的材料，咱們對於當時各地方接受移民的數量，人民遷徙的途徑和遷徙的時代，都可以得到一些頗為清晰的印象，可以補充正史紀傳所缺略的地方。所以我認為譚君這篇文章是結合歷史地理學和語言學的一個範例。

關於少數民族古今分佈的差異也可以從地名透出曙光來。我們現在且舉僮（讀若撞）族作例。據芮逸夫的‘西南少數民族蟲獸偏旁命名考略’<sup>(14)</sup> 僮人的現代分佈區域為

廣西——上思，蒙山，榴江，鳳山，龍勝，永福，鍾山，田西，修仁，貴縣，三江，羅城，宜北，南丹，河池，果德，橫縣，凌雲，東蘭，田東，萬岡，天保，向都，同正，平治，敬德。

廣東——茂名，化縣，信宜，電白，靈山。

貴州——荔波。

但是李榮在他的‘民族與語言’第三節‘從僮語地名考證僮人古代地理分佈’裏，<sup>(15)</sup> 根據徐松石的粵江流域人民史<sup>(16)</sup> 引用了含有‘那’‘都’‘古’‘六’的僮語地名若干。其中含‘那’字的有：番禺的都那，新會的那伏，中山的那州，台山的那伏墟，清遠

(14) 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集刊第二卷，第一，二期。

(15)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語言學名著選讀’的讀書報告，稿本。

(16) 中華書局出版。

的那落村，高要的那落墟，新興的那康，陽春的那烏，恩平的那吉墟，開平的那波墟，陽江的那岳，電白的那花，化縣的那樓，吳川的那羅，石城的那良，合浦的那浪，靈山的那鍊，海康的那仙，徐聞的那加，瓊山的那環，澄邁的那夾塘，臨高的那盆嶺，檐縣的那賽，萬縣的那密，雲浮的那康，欽縣的那寬，柳江的那六，雒容的那馬，羅城的那然，來賓的那研，河池的那龍，思恩的那伏，東蘭的那雅，武鳴的那白，賓陽的那甘，百色的那崇，田東的那律，田陽的那岸，凌雲的那弄，西林的那悶，昭平的那更，蒙山的那漢，藤縣的那東，鬱林的那博，陸川的那鼓潭，平南的那歷，貴縣的那蓬，武宣的那懷，蒼寧的那登，綏濼的那思，隆安的那貧，橫縣的那郎，永淳的那旺，龍津的那曉，崇善的那敏，養利的那啼，左縣的那榜，鎮結的那莊，寧明的那堪，明江的那前，上思的那霞，天保的那吞，鎮邊的那羅。

含‘都’字的有：

番禺的都那，順德的都寧，都粘堡，新會的都會，台山的都偃水，高要的都萬凹，新興的都斛，高明的都權，恩平的都田鋪，德慶的都舊，封川的都郎，開建的都績，信宜的都龍甲，萬縣的都封水，羅定的都門，雲浮的都騎墟，鬱南的都城墟，始興的都安水，陽朔的都歷塘，義寧的都勞，龍勝的都乃塘，柳江的都樂，雒容的都勒，羅城的都宿，蒙山的都敢，懷遠的都天，融縣的都早堡，象縣的都樂塘，宜山的都隆墟，天河的都威隆，思恩的都黎塘，藤縣的都榜江，容縣的都結，懷集的都

都布，興業的都北，平南的都榜，貴縣的都陸，崇善的都同，左縣的都隘，鎮結的都結。

這個‘都’有時也寫作‘多’字，所以貴州貴定縣北有都盧坪，唐書稱作多樂。(17) 在兩廣境內用‘多’字作地名的有：

天保的多安墟，多浪墟，靈山的多羅山，文昌的多尋圖，會同的多異嶺，會樂的多坭村，萬縣的多輝鄉，陵水的多味弓。

含‘古’字的有：

南海的古灶，番禺的古樓場，順德的古樓，新會的古兜山，中山的古鎮，三水的古塘，台山的古嶺背，清遠的古賴，佛崗的古場坪，曲江的古陽，仁化的古夏村，歸善的古灶鄉，博羅的古坭塘，河源的古雲約，和平的古鎮山，海陽的古樓，揭陽的古溝村，惠來的古產，大埔的古源甲，高要的古壩水，新興的古倫村，陽春的古龍，廣寧的古麗，開平的古博嶺，鶴山的古勞墟，德慶的古蓬，封川的古令，開建的古逢，信宜的古丁墟，吳川的古流坡，合浦的古立，靈山的古先，羅定的古攞墟，雲浮的古霧汎，鬱南的古兔甲，南雄的古祿鋪，興寧的古樓坪，欽縣的古犁村，防城的古森崗，饒平的古樓山，桂林的古竹，陽朔的古定，永福的古橋，義寧的古落，全縣的古留峒，龍勝的古漫，柳江的古練，雒容的古丁，羅城的古善崗，柳城的古丹，懷遠的古兆，來賓的古煉，融縣的古隴，象縣的古陳，宜山的古索，天河的古滿，河池的古勇，思恩的古賴，

(17) 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原注。

武鳴的古黎，賓陽的古辣墟，遷江的古律山，上林的古立，西隆的古遂，平樂的古文，賀縣的古崙，荔浦的古奔，修仁的古沙，昭平的古贊，蒼梧的古欖，藤縣的古利，容縣的古全，岑溪的古味，桂平的古楞，平南的古算，貴縣的古蒙，武宣的古雷，邕寧的古桐，橫縣的古鉢山，永淳的古辣墟，崇善的古亮，養利的古敏，鎮結的古隴墟，上思的古柳。

含‘六’字的有：

台山的六合，封川的六田，陽江的六平山，茂名的六雙，信宜的六岸，（徐松石原注，信宜的六豪乃是係襲僮名），化縣的六磊坡，合浦的六樸，靈山的六蘭，欽縣的六富，防城的六馬，柳江的六丁，雒容的六座，柳仁的六料，懷遠的六合，來賓的六味，融縣的六斗，象縣的六外，宜山的六波，河池的六桑，思恩的下六（原注，下六乃係襲僮名），東蘭的六長，那地的六烘，武鳴的六楚，來賓的六合，遷江的六車，上林的六便，百色的六那，田東的六連，西林的六洛，富川的六丈，荔浦的六折，修仁的六斷，藤縣的六陋，容縣的六槐，岑溪的六凡隘，懷集的六雪嶺，鬱林的六旺，博白的六務，北流的六靖墟，陸川的六選，平南的六陳，貴縣的六閉，武宣的六傍，邕寧的六學（原注，府志作祿學），橫縣的六烏，永淳的六律，鎮結的六馬，上思的六割，武鳴的六駭，賓陽的六困。

‘六’字也寫作‘祿’，如：

南海的祿境，台山的祿馬，高要的祿步墟，四會的祿村，高明的祿塘村，鶴山的祿崗，雲浮的祿源村，柳城的保祿，羅城的



祿橋，天河的福祿，凌雲的祿平，蒼培的思祿塘，武宣的祿寬。

或作‘淥’，如：

封川的淥山，靈山的淥水村，欽縣的淥服，東蘭的淥袍，上林的淥浪，那馬的淥布，百色的淥晚，田東的淥謝，田陽的淥壩，西林的淥丹塘，修仁的淥定，邕寧的淥蒙，綏淥的淥樓，永淳的淥悟。

或作‘綠’：

德慶的綠滾，電白的綠嶺，荔浦的綠居，藤縣的綠眼，容縣的綠蔭，博白的綠莪，北流的綠地坡。

或作‘菴’：

茂名的那菴汎，防城的大菴墟。

或作‘陸’：

河池的陸蔭。

其實‘六’‘祿’，‘淥’‘綠’‘菴’‘陸’等都是僮語 lu:kɿ 的對音，原意是‘谷’或‘山地’。(18) ‘那’字是僮語 naɿ 的對音，原意是‘田’或‘水田’。(19) 至於‘都’字或‘多’字或許是 tuɿ 的對音，

(18) 李方桂 龍州土語 lu:kɿ 谷，valley, ravine；又徐松石前引書原注，‘這六字，淥字，祿字等乃是山地的意義。’

(19) 李方桂 龍州土語 naɿ 田；水田，field; rice-field。又徐松石原注‘那就是田，那懷就是牛田，那曉就是茅田。’李榮引申報館中國分省地圖載廣西省田陽縣又名那坡，因謂‘可見那就是田，是決無問題的。’

‘古’字或許是 ku<sup>1</sup> 的對音，都是僮語的一種冠詞。

總之，拿以上所引兩廣境內含有‘那’‘都’‘古’‘六’四個字的地名的分佈狀況和芮逸夫所述現代僮人的地理分佈來比較，我們可以說，僮族以前在兩廣的領域比現在大的多。現在他們的居地雖然縮小了，可是因為地名的遺留還顯現着僮族在歷史上的往跡。

靠近邊疆的地名翻譯成漢字時，因為當時的翻譯人不曉得原來的語義，往往鬧出疊牀架屋的笑話。在雲南省境內就有對比的兩個例子。靠近緬甸北部的滇緬邊界上有兩條河，照中國的譯名，一條叫恩邁開江。如果推溯他們的語源，第一條河在山頭語 (Kachin) 叫 n mai<sup>1</sup> k'a<sup>4</sup>，意思是‘不好的江’，就是說不便航行；第二條河山頭語 叫 māli<sup>1</sup> k'a<sup>4</sup>，意思是‘多樹林的江’。‘開’是 k'a 的對音，原有江河的意義，譯名把‘開江’並列，直譯起來便成了‘恩邁江江’，‘邁立江江’了！在雲南西南部的擺夷 (Shan) 區內，有一條河叫做‘南定河’，‘南’字應該是台語 nam 的對音，原有河或水的意義，譯名把‘南’和‘河’並用，直譯起來就成了‘河定河’了！從這兩個例子，我們不單可以推斷當初山頭族和擺夷族的分佈不同，並且可以看出這兩屬語言的‘詞序’ (word order) 也不同。因為山頭語把‘開’=k'a 放在狀詞的後面，擺夷語把‘南’nam 放在狀詞的前面，很顯然的表現兩種不同的詞序<sup>(20)</sup>。

(20) (21) 都根據我自己所調查的西南邊語記錄。向達說：‘蠻書中亦有一例：卷二謂“諾水源出吐蕃……謂之諾矣江。”藏語黑曰諾，水曰矣，又麼些語亦同，即黑水也。’

最後我想舉兩個在抗戰時很著名的緬甸地名。當緬路暢通時，密支那 (myit-kyi-na+) 和仰光 (Rangoon, or yan+kung+) 兩個地名無論在軍事上或商業上都曾經流行一時的，可是追究起他們的語源來却很少人曉得。密支那 [myit-kyi-na+] မိတ္ထီနား 緬語原有‘大河邊’的意思，從地形上看，這個城恰好位置在伊洛瓦底江 (Irrawaddy) 上游的邊上，它命名的來源是很清楚的。‘支那’兩個字和 China 的對音完全無涉。仰光 [yan+kung+] ယန်ကျော် 緬語是‘沒有敵人’的意思。在這個地名背後還蘊蓄着一段緬甸史實。在緬甸王 Along Paya 以前，這個地方原來叫做 Ta gon ဘဲဂွံ，譯言‘塔’。當 Along paya 王朝有 Talaing 人 (即 Mon 人) 來侵，已經打到了緬京 Siwe Bo ချီပူ (譯言‘金地’)。Along Paya 帶兵抵抗，把敵人驅逐回去。到 Ta gon 敵人潰散，已無踪影，所以就將這個地方改名仰光，以紀念‘沒有敵人’的光榮史實。當上次太平洋戰役時仰光也曾一度為日寇所佔據。結果終於把日寇驅逐得無影無踪。那麼仰光命名的原意不啻給我們的抗戰史預示讖語了。(21)

## 第六章

### 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中華民族原來是融合許多部族而成，儘管每個部族華化的程度已經很深，可是從姓氏上有時還可以窺察他的來源。這種例子在歷史上和現代人裏都很容易找到。比方說，尉遲氏是唐朝的望族。相傳于闐王室唐以前就屬 Vijaya 一族。據斯忒因 (M.A. Stein) 和柯諾 (Sten Konow) 諸人研究，西藏文獻中的 Vijaya 就是 Saka 語的 Viśa。尉遲氏就是 Viśa 的對音，於是于闐國人到中國來住的都以尉遲爲氏。至於唐代流寓長安的尉遲氏諸人，大概出自三個來源：一支出於久已華化的後魏尉遲部一族（如敬德，窺基）；一支是隋唐之際因充質子而到中國來的（如跋質那與乙僧一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還有一支是族系和來歷都不明白的（如尉遲勝在舊唐書壹肆肆，新唐書壹壹〇和冊府元龜陸玖貳俱有傳）。據柯諾在于闐研究中考證尉遲勝就是西藏文獻裏的 Vijaya Sambhava。他的兄弟于闐王尉遲曜就是西藏文獻裏的 Vijaya Bohan，也就是于闐語裏的 Viśa Vahan。(1)

又龜茲白氏，馮承鈞由龜茲王蘇伐勃駛和訶黎布失畢二名所得 Suvarṇa-puṣpa (金花) 和 Haripuṣpa (師子花) 二者推測懷疑就是 puṣpa 的譯音。(2) 此外像唐代的康姓出於康國 (Samarkand)，米

(1)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六至八。

(2) 前引書，頁十一引女師大學術季刊二卷二期「再說龜茲白姓」。

姓出于西域記的弭秣賀 (Maymurgh), 曹姓出于曹國 (西域記劫布咀那國; 阿剌伯地理學者所說的 kabudhan 或 kabudhangekath, 地在撒馬爾罕東北); 安姓出于安國 (Bukhara)。(3) 這些例子都可以從姓氏上推測出他們的中央亞細亞來源。

還有慕容氏本來是鮮卑姓, 他的後裔因為諱言所出, 分化成了兩支: 一支是廣東東莞慕容氏, 一支是山東蓬萊慕氏。這兩姓看起來毫不相干, 其實是同出于一個祖先的。據向達說: ‘曾晤甘肅老儒慕受祺, 自云吐谷渾慕容氏之後。’ 那麼, 現在甘肅省也有慕氏的後裔。

姓氏和別號有時也可以反映出宗教信仰。中國回教徒的姓固然有和漢人相同的張、王、劉、楊、金、崔、李、周、曹等普通姓; 同時也有他們特有的回、哈、海、虎、喇、賽、黑、納、鮮、亞、衣、脫、妥、以、玉、買、剪、拜、改、沐、朶、仇、把、可、薩、喜、定、敏、者、撒、忽、洒、靠、羽、擺等純回姓和馬、麻、白、滿、藍、洪、丁、古、宛、穆等準回姓。純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譜系作基礎, 準回姓就有依據漢姓來的。(4) 因此咱們有時根據這些姓氏就可以推斷他們是不是回教徒。況且西北一帶流行的民謠有: ‘十個回子九個馬, 剩下一個准姓哈’; 雲南的民謠又有: ‘張漢人, 李倮倮, 回回總是姓馬多’。

(3) 前引書, 頁十二至二十四

(4) 參閱小林元著回回頁三三一至三三七。

這也可見一般人民已經有從姓氏推斷宗教信仰或民族來源的習慣。現在咱們且舉幾個例，以示回族姓氏淵源的一斑：

薩姓是元朝薩都刺的後裔。薩都刺是 sa'dullah 的對音，乃阿剌伯文 sa'd '吉祥' 和 allah '上帝' 兩字所合成，譯言 '天祥'。薩都刺字 '天錫'，恰好和阿文姓的原義相應。丁姓是元丁鶴年的後裔。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高士傳，爲丁鶴年作，原文說：'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祖苦思丁，父職馬祿丁，又有從兄吉雅謨丁'。清俞樾茶香室續鈔云：'鶴年不言何姓，而自曾祖以下，其名末一字皆丁字，不知何義，世遂以鶴年爲丁姓，非也。國朝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有丁鶴年海巢集一卷，哀思集一卷，續集一卷，亦誤以鶴年爲丁姓也'。案 '丁' 是阿剌伯文 din 的對音，本義是 '報應'。凡宗教皆持因果報應之說，故阿剌伯人稱宗教爲 din。阿老丁是 Alā-ud-Din 的對音，譯云：'宗教的尊榮'；苦思丁是 Shams-ud-Din 的對音，譯云：'宗教的太陽'（元咸陽王賽典赤也名瞻思丁）；職馬祿丁是 Jamal-ud-Din 的對音，譯云：'宗教的完美'，（至元四年撰進萬年曆的西域人扎馬魯丁與此同名）；吉雅謨丁是 Diyam-ud-Din 的對音，譯云：'宗教的典型'。鶴年業儒，漢化的程度很深，所以冠丁爲姓。又馬姓是由 '馬沙亦黑' 縮減而成。馬沙亦黑是阿剌伯文 Shaikh Marhmmad 的對音。Shaikh 譯云：'老人'，是阿剌伯人對於長者的尊稱，英文寫作 Sheik 或 Sheikh。阿剌伯人的尊稱常常放在人名的前頭，我國人感覺不便，所以將人名提前，而稱作 '馬哈麻、沙亦黑'，更簡稱作 '馬沙亦黑'，於是馬變成

姓，沙亦黑變成名。西北和西南的回民大都姓馮，就是這個理由。(5) 此外如哈姓出於哈散，納姓出於納速刺丁。(6) 賽姓出於賽典赤膽思丁……也都是有淵源可考的。

從別號反映宗教信仰的，例如北周宇文護小字薩保。周書拾壹載他給他的母親閻姬的信說：

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

薩保就是薩寶，和祆教有關。南北朝時中國人或華化的塞外種族間，盛用和宗教有關的命名，其中和佛教有關係的名字比較多。像宇文護的哥哥宇文導小字菩薩，就是其中的一個例。(7) 向達說：‘茲案火祆教官名薩寶，隋已有之。隋書百官志：“雍州薩保爲視從七品；諸州胡二百戶以上薩保爲視正九品。”薩保即薩寶，皆回鶻文 sartpau 之譯音，義爲隊商首領。日本藤田豐八，羽田亨，桑原鷲藏諸人已詳細予以討論，茲可不贅’。他又說：‘隋書百官志論齊官制云：“鴻臚寺典客署又有京邑薩甫二人，諸州薩甫一人”。薩甫亦即 sartpau’。(8)案藤田豐八西域研究；(《史學雜誌》)謂薩寶或薩保是梵語 sārthavāho 的對音，原義是隊商的領袖。桑原鷲藏又據羽田亨引 Radloff

(5) 以上三例承馬堅教授提示，特此聲謝！

(6) 小林元，前引書，頁三三二。

(7) 何健民譯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頁六〇

(8)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八二、八三

說(9)以回紇語把隊商的首領(der Karavanenführer)叫做 sartpau, 似乎和薩寶的關係格外密切(10)。由于以上的種種論據我們從宇文護的小字便可以推斷他和火祆教的淵源了。

又元史壹貳壹，速不台傳附兀良合台傳：‘憲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帝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甲寅秋……至昆澤，擒其國王段智興及其渠帥馬合刺昔以獻’。案馬合刺昔就是梵語 Mahārāja 的對音，譯言‘大王’，字也寫作‘摩訶羅謨’。因為蒙古譯語往往讀 j 作 š，所以譯作‘刺昔’。一本‘刺昔’作‘刺者’，那就更和 raja 的譯音接近了(11)。佛教流行于大理很久，直到現在阿閣黎教的遺跡還散佈在雲南迤西一帶。那麼，元初段智興的渠帥馬合刺昔，從名字上看，無疑是信佛教的了。

自從基督教傳播中國以後，許多人的名字也顯露宗教的色彩。例如，元朝的闊里吉思，馬祖常，趙世延等，都可從他們本身或先世的名字來推斷他們是信仰基督教的。元史壹叁肆，闊里吉思傳，‘闊里吉思，蒙古按赤歹氏。曾祖八思不花，……祖忽押忽辛，……父藥失謀。……樞察副使孛羅……引見世祖’。據張星烺考證：闊里吉思就是 Georgius 的譯音，咱們不單從他自己的名字知道他是基督教徒，並且從他的祖父忽押忽辛 Ho-

(9) 羽田亨，‘回鶻文法華經普通門品之斷片’載大正四年九月號東洋學報頁三九七。

(10) 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頁一二二。

(11) 關於這一點我得謝謝邵心恒(循正)的啓示！



ham Hoshaiah 和他的父親藥失謀 Joachim 的對音更可得到確切的佐證。(12) 又元史壹壹捌，另有一個闐里吉思傳，‘闐里吉思……成宗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于帝願往平之。……二年冬敵兵果大至，三戰三克，闐里吉思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騎不繼，馬蹶陷敵。遂爲所執。敵誘使降。……竟不屈死焉。……子朮安幼，弟詔以木忽難襲高唐王’。據陳垣說：‘據近人之考察，則闐里吉思即馬可孛羅遊記之佐治王 (King George) 其所據者爲現存羅馬之西紀一三〇五年 (元大德九年) 一月八日主教蒙哥未諾在燕京所發之第一書。其所述之信教佐治王地位事蹟及卒年遺孤等均與駙馬高唐王之闐里吉思相合。……近人因闐里吉思爲汪古部長 (即雍古)，元史本傳載其兄弟姊妹之名又皆基督徒之名，遂斷定爲即馬哥孛羅遊記及蒙哥未諾第一書之佐治王。然其兄弟姊妹而外，其父愛不花，季父君不花，亦皆熱心之基督徒也。’(13) 至於馬祖常是基督徒，張星烺曾經舉出三個證據：‘(1) 凡元史中雍古部人傳每多基督教徒之名；祖常爲雍古部人。(2) 馬祖常所作其曾祖月合乃神道碑叙述家世人名：漢式名二十五，蒙古名一，基督教徒名十有四。(3) 月合乃祖名把造馬野禮屬，此名基督教譯思脫里派中尤多見之。’(14)

(12) 參看張星烺馬哥孛羅遊記導言第三章增補附註。一九二四年排印本，受書堂叢書第一種。

(13)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引 *Histoire de mon Jobeleka III*, 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頁 597。

(14) 陳垣前引文引張星烺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九章附註。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頁 592。

陳垣在張氏所舉的以外又補充了五條證據，其中的第四條說：元也里可溫，大概包涵羅馬希臘聶思脫里各派。馬祖常之先究屬何派？據馬氏世譜開宗明義第一句即云“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Nestorius）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架思（Haram Meshech）”。則馬祖常之先爲也里可溫中之聶思脫里派而又嘗掌高等神職者也。（15）現在綜合張陳兩氏的說法，參照馬祖常所作故禮部尙書馬公神道碑銘（16）和黃滔所作馬氏世譜，（17）除去把造馬野禮屬（譜作伯索麻也里東）和和祿架思以外，咱們還可以舉出，月忽難（碑作日忽乃），習禮吉思（碑作錫禮古思），滅都失刺，保祿賜（碑作報六師），奧刺罕，約實謀，闕里奚斯，雅古，也里哈，岳難，易朔……等，都是基督教徒的名字。又元史壹捌〇，趙世延傳：‘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曾祖黜公（Tekoah）○……祖按竺邇（Anthony）○……父黑梓（Hosea）○世延歷事九朝，…五子，遠者三人：野峻台，次月魯（Julius），伯忽。’世延本人的姓名雖然完全華化，可是他的前三代和下一代都用基督教徒的名字，那麼，無疑地可以斷定他是基督教世家了。（18）再就眼前找幾個熟人，像符保盧，馬約翰之在體育界，洪煊蓮，趙蘿蕤之在學術界，馬寶蓮，陳彼得之在昆明西南聯大的外國語文學系，即使你沒看見過他們本人，單從他們的名，就可以推知他們是曾經受過洗禮的人物。

（15）陳垣前引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頁595,596。

（16）馬祖常石田集卷十三，北京圖書館抄四庫本。

（17）黃滔金華文集卷四十三，頁一至五，四部叢刊本。

（18）參看陳垣前引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頁625。

臨末了兒，我還要簡單介紹所謂‘父子連名制。’父子連名制是藏緬族 (Tibeto-Burman speaking tribes) 的一種文化特徵。靠着它可以幫助體質和語言兩方面來斷定這個部族裏許多分支的親屬關係，並且可以決定歷史上幾個懸而未決的部屬問題。概括的說起來，在這個部族裏父親名字末一個或末兩個音節常和兒子名字的前一個或前兩個音節相重 (overlapped)，它的方式大約有底下四種：

1. A B C — C D E — D E F — F G H

例如：恩 亨 糯 糯 笨 培 笨 培 島 島 高 劣

2. A □ B — B □ C — C □ D — D □ E (19)

例如：龔 亞 隴 隴 亞 告 告 亞 守 守 亞 美

3. A B C D — C D E F — E F G H — G H I J

例如：一 尊 老 勺 老 勺 瀆 在 瀆 在 阿 宗 阿 宗 一 衢

4. □ A □ B — □ B □ C — □ C □ D — □ D □ E

例如：阿 琮 阿 良 阿 良 阿 胡 阿 胡 阿 烈 阿 烈 阿 甲

在分支裏雖然不免有小的參差，大體上很少超越上面所舉的幾個方式以外。

我對於這個問題前後寫了三篇文章，(20) 共計收了緬人支三

(19) □代表相同的嵌音，下同。

(20) ‘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載在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三十三年三月出版的邊疆人文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再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載在三十二年九月出版的邊政公論第三卷第九期，頁十八至二十一；‘三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載在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的邊疆人文第二卷，第一、二期。參閱附錄一。

例，西番支二例，保保支七例，民家支六例。所賅括的支派有緬人，茶山，麼夢，保保，阿卡，民家六個部族；分佈的地域自雲南的大理，姚安，雲龍，維西，麗江，片馬，噶憂，武定，孟遮，孟連，南達緬甸，北到貴州的水西，四川的鬩寧和西康的大涼山。應用這個語言和文化的交流我曾經解決了幾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

有些歷史家和西洋人研究東方學或擺夷民族史的，像 Hervey de Saint-Devis, Parker, Rocher, Cochrane 等，認為南詔和擺夷的親緣很近，應該屬於泰族(Tai Family)。並且說南詔就是擺夷所建的王國。據王又申翻譯的達嗎蠻拉查奴帕原著的暹羅古代史上說：

據中國方面之紀載，謂汰人之五個獨立區域合成一國，時在唐朝，稱之曰南詔。南詔王國都昂賽，即今日雲南省大理府。南詔之汰人素稱強悍，曾多次侵入唐地及西藏。但終於佛曆一千四百二十年（西曆八七七）間與唐朝和好。南詔之王曾與唐朝之公主締婚。自此以後，王族之中遂雜漢族血統，汰人亦逐漸忘却其風俗習慣，而同化於中國。雖則如此，汰人尚能維持獨立局面。直至元世祖忽必烈可汗在中國即皇帝位，始於佛曆一千七百九十七年（西曆一二五四）調大軍征伐汰國。至入緬甸境內。自彼時起以至今日，汰人原有土地乃盡淪落而變成中國。

對於這個意見，咱們且不提出別項駁議，單就世系來推究，已經够證明它不對了。

據楊慎所輯的南詔野史引白古記，南詔先世的世系是：

標苴低——低蒙苴——蒙苴篤……

從此以下傳三十六世至

細奴羅——羅晟——晟羅皮——皮羅閣——閣羅鳳——鳳伽  
異——異牟尋——尋閣勸——

勸龍晟	晟豐祐	世隆
勸利晟		

  
——隆舜——舜化真

假如咱們承認父子連名制是藏緬族的文化特徵，而且據亡友陶雲逵說，他所得到的車里宜慰司的擺夷宗譜又絕對沒有這種現象，那麼，看了南詔蒙氏的世系以後，上面所引的意見當可不攻自破了。

至於南詔以外其他五詔的世系大部分也用父子連名制，如：

蒙僑詔凡四世：

僑輔首——佉陽照（弟）——照原——原羅

越析詔或麼夢詔凡二世

波衝——于贈（兒子）

浪穹詔凡六世：

豐時——羅鐸——鐸羅望——望偏——偏羅矣——矣羅君

澄澗詔凡五世：

豐咩——咩羅皮——皮羅鄧——鄧羅顛——顛文託

施浪詔凡四世：

望木——望千（弟）——千傍——傍羅顛<sup>(21)</sup>

後來大理段氏漢化的程度較深，這種文化特徵已不顯著。可是段智祥的兒子叫祥興，孫子叫興智，無意中還流露出父子連

(21) 六詔的世系是參酌樊綽變書，新唐書南蠻傳和楊慎南詔野史所定的。

名制的遺跡來。至於創立‘大中國’的高氏也還保持着這種風俗。他的世系是：

高智昇——高昇泰——高泰明——高明清

高氏的子孫清初作姚安府土同知，仍然沿用父子連名制。光緒二十年所修雲南通志壹叁伍，一七，引舊志說：

順治初，高翮映投誠，仍授世職。翮映死，子映厚襲；映厚死，子厚德襲。雍正二年以不法革職，安置江南。

案雲南備徵志拾玖雲龍記往裏的擺夷傳，有一條記載說：

先是夷族無姓氏，阿苗生四子，始以父名爲姓：長苗難次苗丹，次苗委，次苗跖。苗丹子五人：曰丹憂，丹梯，丹鳥，丹鄧，丹講。五子中惟丹憂有子曰憂登。

這分明又是一條父子連名制的證據。不過原書所謂‘擺夷’應該是‘蠻夷’或‘白夷’的錯誤，也就是白子或民家。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泰族並沒有這種文化特徵；而且從雲南土族的分佈來講，雲龍也只有白子而沒有擺夷，所以我才敢有上一條的校勘。如果我所斷定的不錯，那麼，拿這條材料和大理段氏，‘大中國’和姚安高氏的世系來比勘，我們對於民家的族屬問題，除去語言的系別以外，(22)又可以找到文化上的佐證了。然而證據却還

(22) 李方桂曾經假定：‘The Minchia and some minor dialects may also belong to this (Tibeto-Burman) groups’ 參看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 Book*, Shanghai, 1958-39 issue, p. 49.

不止於這個呢。

三十三年七月我們一行三十三人應馬晉三（崇六），閻旦夫（旭），陳勛仲（復光）和王梅五（恕）幾位的邀請，同到大理去探訪縣志材料。在回來的時候，我的一個夥伴兒吳乾就曾經在大理下關得到兩種有關父子連名制的好證據。他所得到的材料，一個是‘善士楊勝墓誌並銘’，大明成化三年（1467）‘龍關習密僧楊文信撰並書咒’，原碑在大理下關斜陽峯麓慶慶塚；另一個是‘太和和龍關趙氏族譜叙’，天順六年（1462）二月吉旦‘賜進士第南京國子監丞仰軒山人許廷端頓首拜撰’。在前一種材料裏，我們發現

楊 賢——楊賢慶——楊慶定

祖孫三世都是父子連名，慶定以下則不然。吳乾就案云：‘慶定明洪武間人。洪武十五年左右副將軍藍玉沐英帥師克大理，設官立衛守之，<sup>(25)</sup> 慶定遂爲都里長。是則元代段氏之世，楊氏仍沿風習，行父子連名制。至是漢人移居者多，當地土著漸濡漢化，楊氏之放棄其父子連名舊習，蓋其一端也。’

在後一種材料裏，我們又發現

(25) 明史卷壹叁，列傳二〇一，雲南土司大理條：‘洪武十五年，征南左將軍藍玉，右將軍沐英，率師攻大理，……大理悉定，因改大理路爲大理府，置衛，設指揮使司。……十六年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人民。二十年詔梁川侯曹震及四川都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即雲南品甸屯種，以俟征討。’

趙福祥——趙祥順——趙順海

祖孫三世也是父子連名，自趙賜（順海子）以下，這種文化的遺跡就不可復見了。吳乾就案云：‘趙氏自趙福祥而趙祥順，趙順海，祖孫三代亦父子連名，其始祖永牙至福祥數世當亦如此。惜其名諱失傳無可考案耳。降及趙順海子趙賜，父子連名制始廢。賜元末明初人，以習密宗，洪武間曾隨感通寺僧無極入覲。此與龍關楊氏自洪武間楊勝始不以父名聯己名，正可參考。是則大理土著在元以前皆行父子連名制，迨明洪武十五年藍玉沐英等戡定大理後，漢人移殖者日衆，當地土人始漸漢化，舉其遠古之習慣而廢棄之，當無可疑也。’

拿以上兩件事實和我在前面所舉的大理段氏‘大中國’高氏和姚安高氏三個例來互相勘研，咱們可以提出三條新結論：

第一、從這種文化遺跡，我們可以推測大理乃至迤西各縣的一部分土著從前曾經和藏緬族有過關係。

第二、善土楊勝墓誌的所在地是大理下關斜陽峯麓的‘麼夢坪’。拿這個地名和余慶遠維西聞見錄所記麼夢姓氏制度和麗江木氏宗譜的三十四代父子連名來互相參究（參看附錄一），我覺得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至少可以說，楊勝的先世和廣義的藏緬族有過血緣關係。

第三、從前賴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戴維斯（H. R. Davies），丁文江，凌純聲等關於民家族屬的推測，由這種文化特徵來看，我認爲都值得重新考慮了。截到現在爲止，只有李方桂所說民家話屬於藏緬羣的假設還離事實不遠。



## 第七章

### 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

在初民社會裏名稱的用處極大。名稱既然相同往往認為實質也相同。從稱一個女子作姊妹到認真當她作姊妹因而禁止婚配，所差不過一步之隔。所以倘若第十從表 (tenth cousin) 和第一從表 (first cousin) 的稱呼相同，亂倫的畏懼自然會引申到她的身上去。(1) 爲解釋上的便利，我現在且舉昆明近郊核桃箐村黑夷的親屬稱謂作例：

在這種黑夷的親屬稱謂中，我們發見

哥哥，堂兄，姨表兄，大伯子，大舅子(?) 同叫做 a: mu:;

弟弟，堂弟，姨表弟，小叔子同叫做 ɲɔ: zu:;

姊姊，堂姐，姨表姐，大姑子，大姨子(?) 同叫做 a: vi:;

妹妹，堂妹，姨表妹，小姑子同叫做 ɲɔ: mɔ:;

舅表兄弟，小舅子同叫做 a: ŋu: ɬa: (自己的父母稱妻的父同)；

舅表姊妹，小姨子同叫做 a: ŋu: mɔ: (自己的父母稱妻的母同)；

姑表兄弟叫做 a: ni: zu: (妻的父母稱自己的父同)；

(1.) Robert H. Lowie, *Primitive Society*, 1920; 呂叔湘譯本初民社會，頁十九，原文 p. 16.



姑表姊妹叫做 a-1 ni-1 mo-1 (妻的父母稱自己的母同) (2)。

只要仔細把這些親屬稱謂考慮一下，我們立刻就可以發現三個問題：(1) 爲什麼叔伯或姨的子女和自己的兄弟姊妹稱呼相同，並且和丈夫的兄弟姊妹相混呢？(2) 爲什麼舅父的子女和妻的兄弟姊妹用同樣稱呼，並且男方親家可以用來稱呼女方親家呢？(3) 爲什麼姑母的子女的稱謂不和其他兄弟姊妹相混，可是女方親家却用它來稱呼男方親家呢？要解答這些問題先得從從表關係和優先婚配 (preferential mating) 中的從表婚 (cousin marriage) 來檢討一下。

照社會學上習用的術語，兄和弟或姊和妹的子女，也就是同性同胞 (siblings of the same sex) 的子女，算是‘並行從表’ (parallel or identical cousins)，在初民的語言裏他們通常也被叫做同胞。

反之，兄和妹或姊和弟的子女，也就是異性同胞 (siblings of the unlike sex) 的子女，算是‘交錯從表’ (cross cousins)。

初民語言裏通常用表示戚誼較疏的名字來稱呼。初民社會所贊許的從表婚，幾乎完全限於交錯從表，而並行從表則受亂倫的限制不得婚配。交錯從表婚即姑舅表婚在理論上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男子可以娶舅父的女兒，也可以娶姑母的女兒；另一種是外甥可以娶娘舅的女兒，可是內侄不能娶姑母的女兒。兩式之中後一種比較更爲普通。(3) 黑夷的婚姻制度就屬於這一種。因

(2) 這裏所用的材料採自高華年‘昆明近郊的一種黑夷語研究’。

(3) 呂譯初民社會頁三十二，原文 p. 27.

爲這種緣故，所以並行從表的稱呼相同而交錯從表的稱呼不同；又因爲他們不採取‘掉換法’的配偶，反對‘骨肉還家’（就是內姪娶姑母的女兒），所以妻的弟妹和娘舅的子女稱呼相同而和姑母的子女截然不混。男方親家稱女方親家作中表而女方親家稱男方親家作姑表也是一樣的道理。

這種婚配的方式分佈很廣，澳洲西部和埃爾湖 (Lake Eyre) 附近，馬來內西亞 (Melanesia)，菲濟 (Fiji) 都可以發見。南亞洲也許能證明是這個制度最高發達的中心地，至少托達 (Toda) 和維達 (Vedda) 人中這種風俗已有詳細敘述。印度和印度支那半島各民族，如阿薩密 (Assam) 地方的藏人密吉爾族 (Mikir) 也有同樣的制度。此外又見於蘇門答臘 (sumatra)。西伯利亞的科里雅克 (Koryak) 人，堪察達爾 (Kanchadal) 和通古斯 (Tungus)，人也合於此式。美洲英屬哥倫比亞 (Columbia) 的北海岸，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的中部以及尼加拉瓜 (Nicaragua) 等處也有關於這種風俗的報告。南美乞布察 (Chibcha) 人的女子稱呼丈夫和姑母的兒子用同一個字。南非東非的好些地方，如霍屯督 (Hottentot) 人，赫勒 (Herero) 人，巴蘇圖 (Basutos) 人和馬孔德 (Makonde) 也以此爲正規的婚配方式。(4)

在這種制度之下，一個人以娶母親的兄弟的女兒爲原則，那麼娘舅就是他的丈人。所以在許多行此婚姻制度的民族裏，娘舅和丈人往往用同一稱呼。例如，在我所調查的三種滇緬邊境

(4) 前引書，頁三十三，原文 p. 27.

族語裏——山頭的 (Kachin), 茶山 (A-chit), 浪速 (Maru) ——還有林耀華所調查的涼山倮倮，便是這樣：

	<u>山頭</u>	<u>茶山</u>	<u>浪速</u>	<u>涼山倮倮</u>
舅父，岳父	kəi tsatɿ	ju:kɿ p'ɔɿ	ju:kɿ p'ɔɿ	o gni
舅母，岳母	kəi niɿ	ju:kɿ miɿ	ju:kɿ miɿ	gni gni

此外，菲濟人和維達人也是如此。中國舊式的傳統稱謂，女婿也稱岳父為‘舅’而自稱為‘館甥’。可是不巧得很，在上邊所引用的那種黑夷語裡却並不和這種稱謂法完全符合。他們稱呼父，岳父和公公同作 aɿ vɿɿ，母，岳母和婆婆同作 aɿ jɿɿ；可是叫舅父作 aɿ ɣuɿ，舅母作 aɿ ɬaɿ，和岳父，岳母截然不混。

這種從表婚制也頗不一致。像上文所舉昆明黑夷的例很和漢人接近，但和同屬一個部族的涼山倮倮却不相同。據林耀華所調查，‘這種倮倮的交錯從表婚是交互的，可是他們禁止並行從表間任何形式的婚姻’。所以‘姨的子女和叔伯的子女稱謂相同。他們都被認為同胞或 ma dzz gni mo，因此在他們相互間的婚姻是亂倫的’。他們的親屬稱謂中，姑表兄弟 a bər zin 和舅表兄弟 o gni zin，姑表姊妹 a sa 和舅表姊妹 o gui a mi 固然各有分別，可是同時又有 o zie a sa 一個詞可以作交錯從表兄弟姊妹的總稱。況且舅表兄弟，妻兄弟和雙方男親家的直接稱謂都是 o zie，姑嫂和雙方女親家的直接稱謂都是 a mi a sa，子媳，外甥女和內姪女的直接稱謂都是 sa mo<sup>(5)</sup>：這都反映在涼山倮倮的社

(5) Lin yueh-hwa, 'Kinship system of the Lolo', *H.J.A.S.* LX, 2, June, 1946, pp. 94-99.

會裏，交錯從表婚是採取掉換法，並沒有‘骨肉還家’的禁忌，和昆明黑夷的婚姻制度不同。

另外還有兩種值得注意的婚姻制度。一種是墨西哥所屬的馬匝特哥(Mazateco)。在這種社會裏，不論交錯從表或並行從表都不准通婚。這種限制對於第二從表和第三從表一律適用。可是同姓的人，假如不是從表的就可以結婚。(6) 他們的親屬稱謂，堂兄弟和姑舅表兄弟 n, ʔé 堂姊妹和姑舅表姊妹 ntičha 都沒有交錯從表和並行從表的區別，這種稱謂是跟實際社會生活相應的。其次，在馬來內西亞 (Melanesia) 的特羅不連得島 (Trobriand Islands) 的母系宗族裏，有一個跟中國正相反的婚姻制度。這種民族受‘族外婚律’ (The law of clan exogamy) 的限制，嚴格禁止和姨母的女兒結婚。他們認為和堂姊妹和姑表姊妹結婚是優先配偶；和舅表姊妹結婚雖然不嚴格禁止，却是很討厭的。(7)

夫兄弟婚制 (levirate) 和妻姊妹婚制 (sororate)，也和姑舅表婚相同，有造出某種親屬稱謂的趨勢。Sapir 曾經指明它們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在兩種婚制之下，伯父叔父往往便變成繼父，姨母也往往變成繼母，用同一稱謂來稱呼是很自然的事情。倒過來說，兄弟的子女等於自己的繼子繼女；姊妹的子女也是如

(6) Florence H. Cowan, 'Linguistic and Ethnological Aspects of Mazateco kinship',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III, 3, 1947, pp. 252, 255, 256.

(7) B. Malinowski,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London, 1932; (3rd edition), p. 82.

此。關於上述各點 Sapir 在華盛頓州南部的威希藍 (Wishram) 族語中都曾經找到實例。這兩種婚俗在語言中顯示它的影響還是第二個方法更有趣味。因為伯父叔父也許將來要承受母親而處於父的地位，往往便直稱為父，不加分別字樣；爲了同一理由母之姊妹也直稱為母。兄弟的子女也當作自己的子女一樣稱呼；姊妹的子女也當作自己的子女。還有男子既然常常娶妻之姊妹，那麼把她們和妻用同一個字來稱呼自然毫不足奇；女子對於丈夫和可能的丈夫（夫之兄弟）自然也可以只有一個稱謂。加利福尼亞州西北部的雅希 (Yahi) 人便直用這種稱謂法。這種雅希式的親族稱謂法，在世界上分佈頗廣；夫兄弟婚制和妻姊妹婚制也都是到處流行的制度。在我們看起來像是謎樣的一宗異事，——就是說：一個人會有到一打的‘父親’和十二個‘母親’——牠們都可供給一個滿意的解釋。(8)

我們在非洲的通加 (Thonga) 還遇到過外甥或繼子承襲寡婦，以及在密瓦克 (Miwok) 男子可以娶妻兄弟的子女一類的事例。後一種風俗頗有意味，因為它頗影響於密瓦克的親屬稱謂。照吉福德 (Gifford) 所說，至少有十二個稱謂顯示這種制度的影響。例如 wokli 一字非但指妻的兄弟姊妹也用來指妻兄弟的子女。唯其因爲有許多親屬稱謂暗示這種婚制的存在，而沒有一個稱謂顯露姑舅表婚的影響，所以吉福德纔推論這個制度是密瓦克人的舊俗。(9)

(8) 前引書，頁四十五，原文 pp. 37-38.

(9) 前引書，頁四十六，原文 p. 38.

可是專靠親屬稱謂來推斷婚姻制度也很危險。比方說，雲南貢山的侏子 (Trung) 的親屬稱謂有幾點很特別。他們叫

叔父，姑父，舅父，岳父作 aɿ kəŋ

叔母，姑母，舅母，岳母作 aɿ ŋiɿ

姐姐，大姨作 ikɿ taɿ p'oi maɿ

妹妹，小姨作 ikɿ taɿ p'oi maɿ taɿ dən(10)

這在穿鑿附會的民族學家豈不就可以當作‘血族婚’ (consanguine family) 的遺迹嗎？其實並不那樣簡單，我們不可不慎重。

莫爾根 (Lewis A. Morgan) 認為人類的婚姻的進化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完全雜交 (promiscuity)，第二階段是血族婚 (consanguine family)，第三階段是羣婚制 (group marriage)。所謂‘血族婚’就是兄弟姊妹互婚，但親子之間已有限制。莫氏引以證明古昔兄弟姊妹互婚的事實是夏威夷人 (Hawaiian) 的親屬稱謂法。他們的稱謂法比通常在野蠻部族中所見的一式更簡單。大多數初民部族很用心地分別母方親屬和父方親屬，夏威夷人不獨不作此種分別，且以同一稱呼包括同一輩的一切親屬，一概沒有親疏的分別。例如他們的 makua 一個稱謂，既指雙親，亦包涵他們的兄弟姊妹，但加‘男’‘女’等字樣以示性別。莫爾根因而推論舅父、伯、叔和父親同一稱謂，正因為在從前舅父本來就是伯叔父，也就是父親；他們可以同樣地親近那些‘母親’；

(10) 見著者貢山俚語初探，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油印論文之三，三十一年八月，昆明印行。



也就是他們的姊妹。同樣，一個人的侄男女，外甥男女都稱為子女，正因為他的姊妹就是他的妻，也就是他兄弟的妻。餘可依此類推。莫爾根說，婚制儘可變遷，而反映婚制的親屬稱謂却富有保守性，可以供給社會制度以古生物似的記錄。(11)

庫諾 (Herr Cunow) 對於莫爾根的邏輯已經列舉出有力的駁議。他說‘莫爾根只看見夏威夷稱謂制的汎涵血親 (bloodkindred) 而沒有注意他們的姻親 (relatives) 和血親 (affinities) 的分別。他們對於姻兄弟和姻姊妹各有名稱，乃至丈夫的父母對妻的父母間的關係 (親家) 也有一特殊的名稱。倘若夏威夷的親屬稱謂代表血族婚制，那麼這些稱謂又有什麼意義呢？兄弟姊妹既然通婚，那麼我的妻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她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至少也是我的父母的同胞了’。(12)

可是莫爾根的根本錯誤在於誤認土語中譯作‘父’的一個字在土人的心中等於‘生我者’。他覺得夏威夷人不會將舅父稱作‘父’，除非從前有一個時期舅父確與他的姊妹交合，因而是一個可能的‘生我者’。但是這完全是證據的誤解。其實，他們並不把舅父叫做父親，乃是把舅父和父親用同一的名稱來稱呼，而這個名詞在我們語言裏沒有一個相等者。再說這種語言上的混同，一定以和同一女子媾合為基礎，這是武斷的假設，事實上會產生無意識的下文的。夏威夷稱謂制的簡單而正確的解釋，

(11) 呂譚初民社會頁六八；原文 pp. 56-57.

(12) 前引書，頁七十，原文 p. 58.

是庫諾的說法，它只是血緣親屬的輩分區別 (the stratification of blood kindred by generation) (13)。

翻回來再談侏子的親屬稱謂問題。我們要知道他們雖然把叔父和岳父、姑父、舅父混同，把叔母和岳母、姑母、舅母混同，把姊妹和大小姨混同，可是下面幾個親屬稱謂却都獨立不混的：

父 aɿ pǎiɿ	丈夫 læŋɿ laɿ
母 aɿ mǎiɿ	妻 p'ot maɿ
兒子 aɿ tɕ'ialɿ	哥哥 ikɿ ɿaɿ dəɿ maŋɿ
侄子 aɿ laɿ	弟弟 ikɿ ɿaɿ aɿ dɕiɿ
外甥 aɿ saŋɿ	堂兄弟 aɿ uaŋɿ aɿ tɕ'ialɿ

照庫諾對於莫爾根的駁議來推斷，我們還不應該單靠前一節的幾個混同的稱謂便認為侏子曾有血族婚制的證據。

總結本章所討論，我們可以說，民族中的親屬稱謂頗可作為研究初民社會裏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證，不過，應用它的時候，得要仔細照顧到其它文化的因素，以免陷於武斷，謬誤的推論。

(13) 前引書，頁七十，七十一；原文 pp. 58-59.

## 第 八 章

### 總 結

從第二章到第七章是本書的基本內容，這顯然不能賅括語言與文化的所有問題；祇是挑出一些常見的例子，貫串起來，略加說明罷了。下面所提出的幾條結論也不過是總括那幾章裏的材料歸納出來的：

第一、語言是社會組織的產物，是跟着社會發展的進程而演變的，所以應該看做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例如 *fee* 字的歷史反映着畜牧社會把牲口當做財產(頁4)；*t'et* 字從‘火鑽’轉變成‘火柴’，反映着阿他巴斯干族有過‘鑽燧取火’的生活(頁9)。高黎貢山的侏子和北美印第安的怒特迦族都把結婚叫做‘買女人’(頁11,14)，儘管現在的社會風俗已經變遷，終究掩飾不了買賣婚姻的遺跡。說文裏貝的字都和錢幣有關係，足徵在‘秦廢貝行錢’以前，曾經有過‘貨貝而寶龜’的貨幣制度(頁9)。由此可見，一時代的客觀社會生活，決定了那時代的語言內容；也可以說，語言的內容在在足以反映出某一時代社會生活的各面影。社會的現象，由經濟生活到全部社會意識，都沉澱在語言裏面。馬爾(Nicholai Yakovlevitch Marr 1864—1934)一派的耶費梯(Yafety)語言學特別重視語義的(semantic)研究，

## 語 言 與 文 化

就因為語義的轉變是跟着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起的，是動的而不是靜止的。(1) 所以語義發展史實在跟社會生活演變史分不開。

第二、語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聯繫的。任何社會現象都不能和別的現象絕緣，而獨立存在或發展。各現象間必得彼此關聯，交互影響，才能朝着一定的途徑向前推進。語言既然是社會組織的產物，當然也不能超越這個規律。所以語言學的研究萬不能抱殘守缺地局限在語言本身的資料以內，必須要擴大研究範圍，讓語言現象跟其他社會現象和意識聯繫起來，才能格外發揮語言的功能，闡揚語言學的原理。上面六章所根據的材料非單不限於傳統的文言，而且不限於大漢族主義的‘國語’。我所採取的例子儘量想賅括古今中外的各方面，尤其側重國內少數民族和國外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的口語。從語言和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間的聯繫，往往叫咱們對於較早的人口分佈和遷徙得到有價值的啓示(頁55—70)；並且從語言所反映出來的文化因素顯然對於文化本身的透視有很大幫助(頁3—10, 11—17)。本書討論借字一章(頁18—54)材料比較多，篇幅也比較長。從公元第一世紀到二十世紀，漢語和其他語言間的彼此關聯，交互影響，在這一章裏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馬爾曾經說：‘沒有交配過的(hybridized)語言完全不存在’。(2) 在漢語一方面，咱們從這一章已經得到了初步證明；要想做進一步的

(1) 早川二郎譯考古學概論附錄ヤバテ言語學，昭和十年(1936.)，頁271—294。

(2) ヤバテ言語學，頁283。

研究，還得擴大漢語借詞和貸詞的探討，並且按年代排比起來，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推尋他們跟各方面文化的聯繫。這種研究是跟中西交通史分不開的。在其他各章裏，咱們也發現了語言學跟地理學(頁55—70)，姓氏學(頁71—83)，人類學(頁84—92)都有實質的密切關係。咱們如果能夠應用語言和各方面的聯繫去研究歷史或社會現象，在分析具體事物的條件、時間和地點的時候，更可增加一些把握。

第三、語言的材料可以幫助考訂文化因素的年代。語言，像文化一樣，是由不同年代的各種因素組合成的。其中有些因素可以追溯到荒渺難稽的過去，另外一些因素不過是由昨天的發展或需要才產生的。假如咱們現在能夠把文化變遷和語言變遷的關係安排好了，咱們對於文化因素的相對年代就可以估量出來。至於所估量的含混或明確，得要按照特別的情況來決定。照這個法子，語言為解明文化的次第給咱們一種‘累積的基層’(stratified matrix)；它對於文化歷史的關係，粗略地說，就像地質學對於古生物學似的。(3) 耶費梯語言學也極重視語言學上的古生物學分析方法，它把語言發展的各階段和社會經濟構成的各階段聯繫起來。(4) 這種新的研究方向已經不像印歐語言學那樣專就靜止的語言現象去比較他們的構成形式了。本書裏並沒討論到怎樣獲得語言的透視，怎樣指出語言因素的年代早晚，和

---

(3) Edward Sapir, *Fin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 pp. 51—54.

(4) ヤバテ言語學，頁 286—291。

怎樣構擬較早的讀音等問題。不過，在我所舉的例子裏，像‘師子’（頁19—20），‘師比’（頁21—23），‘壁流離’（頁23—24），‘葡萄’（頁24），‘苜蓿’（頁25）反映着漢代或漢以前的文化交流；‘沒藥’和‘胡盧巴’（頁28）却直到第十世紀，十一世紀才見於中國的記載：這一類的文化層次是很顯然的。同在一種語言裏，像西藏語的借字‘滑石’和‘玉石’前一個‘石’字有 -k 尾，後一個沒有（頁38—39）；‘鉢子’和‘鴨子’，‘鉢’字有 -p 尾，‘鴨’字沒有（頁59）：這也很清楚地表現他們從漢語借入藏語的年代前後不同。以上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明語言材料對於考訂文化年代的幫助。語言文字在社會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列昂節夫也曾經說過：‘我們關於原始社會的知識之寶貴材料是語言：有許多文字是由遠古傳來的。’<sup>(5)</sup>不過，咱們要得注意，語言的變遷比文化的變遷慢得多；文字的變遷比語言更慢。有些文化因素早已變了，可是它的蛻形却仍舊在語言文字裏保存着。咱們考訂文化年代的時候，不單要把他們的層次順序分別清楚，還得認識語言的年代一般地要比文化的年代晚一點兒。本書曾經引用了一些說文裏的例字去推究社會形態（頁9—10），這些文字雖然都是漢代才結集起來的，可是他們並不都是漢代造的，所代表的意識也不全是漢代的社會形態。咱們固然不能根據說文裏的‘斬’字就斷定漢代還通行車裂的慘刑<sup>(6)</sup>，

(5) 解放社本社會發展簡史，頁7，引政治經濟學講話第二章。

(6) 後漢書宦官呂強傳：‘上疏曰“曹節等放毒人物，疾忠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輜裂之誅”。’云云，祇是文字上的夸飾，不能作車裂慘刑仍舊通行的證據。

同時也不能根據甲骨文的‘臣’‘奚’等字就斷定奴隸社會到殷代才開始。應用語言文字來考證歷史，最要緊的還得聯繫當時社會的其他情況。例如，殷代的禮制有新舊兩派，舊派篤守成規，以武丁為代表；新派提倡革新，以祖甲為代表。就貞卜制度來說：‘卜行止，記每日王所經過的行程，只見於新派；而卜告，卜羣，卜旬，卜求年，受年，卜日月食，卜夢，生育，疾病，有子，死亡，求雨，求啓各事，則只見於舊派，新派是很少見的。……這都可以看出他們兩派對於人事和自然界的現象，觀念並不相同。反之，因為舊派卜貞事項的繁夥，卻給我們留下更多的史實。因為武丁，文武丁好卜王后的生育，王子的疾病等等，使我們多知道些他們的婦子之名。可是我們即使知道了武丁是多婦多子的，卻不能說這是武丁一人如此，或者說到了他才實行多妻制。這很明白的，新派不見得不是同樣的多婦多子，只不過是“不占而已矣”。知道了兩派卜事的不同，對於舊派的卜事，我們就應認為這是殷代的一般現象，偶然遺留下來了，並不是一時一王的特殊現象。’<sup>(7)</sup> 這種觀點是用語言文字考證歷史的人們所應該掌握的。

第四、文化變遷有時也會影響語音或語形。本書第一章裏說：‘本編的全圖想從語詞的涵義討論語言和文化的關係。其中涉及語義學方面較多，很少牽涉到語音學和語法學兩方面。’可是事實上還不能完全擺脫乾淨。在討論借字時，咱

(7) 董作賓殷虛文字甲編自序，頁十至十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1948。

們曾經引用法語 *camouflage* 和 *rouge* 兩個字借到英語後的語音改變(頁35—36)，同樣在漢語的純譯音借字一項(頁29)也有類似的現象。另外像音兼義和音加義的借字(頁30)，新諧聲字(頁30—31)和描寫詞(頁31—32)等項，也都可以說明漢語在接觸外來文化後還盡量使借字構造的國語化。這一類的例子在別種語言裏還多得。比方說，北美印第安的米諾美尼族(Minomini)的語言沒有濁塞音，也沒有韻音或邊音，所以他們把英語的 *automobile* ‘汽車’轉讀成 [atamo:pen]。馬來的塔曼勞格族(Tagalog)的語言沒 [f] 音，所以他們把西班牙語的 *fiesta* ‘慶祝’轉讀成 [pi'jesta]。(8) 英語的 *tuchun* ‘督軍’，*Shanghai* ‘上海’，*chin—chin* ‘請請’之類是從漢語借過去的(頁49, 50, 55)，可是 *tuchunate* ‘督軍制’，*tuchunism* ‘督軍主義’，*to be shanghai'd* (頁49) 和 *chin—chins* (頁53) 的文法結構却已經英語化了。還有法語的 *rouge* (紅，紅色) 本來只有形容詞和名詞兩種用法，可是借到英語以後，却新產生了：‘*to rouge*’ (擦胭脂) 和 ‘*She is rouging her face*’ (她正往臉上擦胭脂)。(9) 一類的句子，其中的動詞用法是原來所沒有的。以上這些例子都是說明本地的語音和語法往往影響外來的借字。反過來說，一種語言接觸外來文化後，能不能使本地的語義、語音、語法發生變化呢？這當然是可能的。關於語義一方面，本書裏已經舉了一些例子，在這兒咱們還可以補充幾個更有趣味的。北美印

(8) L. Bloomfield, *Language*, p. 446.

(9) 同上, p. 453.



那安那窪和(Navaho)語現在管‘馬’叫做  $li'?$ ；可是從比較證據和分析那窪和語的某些複詞，發現了這個詞原來只有‘狗’的意義。因為在沒有接觸歐洲文化以前，狗是那窪和的唯一家畜；所以馬從歐洲輸入以後，本地人就不免指‘馬’為‘狗’了。同樣，那窪和語  $bé's$ ，從前只有‘打火石’(flint)的意思，現在却變成‘金屬’(metal)；這也是接觸歐洲文化的影響。由這兩個詞的新意義孳衍出來的新複詞  $hí'q'é't$  (馬鞍，— $q'é't$ ‘負擔’)和  $bé'scà'?$  (鐵吊桶，— $cà'?$ ‘籃子’)，如果照  $li'?$ 和  $bé's$ 的本義來講就不成詞，而且根本不能構成這種複合形式。還有現代那窪和語叫玉蜀黍做  $nà'dá'?$  從民族學上的證據，咱們知道，玉蜀黍這種農產物是那窪和族近來才從他的鄰近世仇培補羅族(Pueblo)得到的。語言的分析和比較研究也可以證實這個結論。 $nà'dá'?$  這個字的語源，現在說那窪和語的人們並不知道，它是從  $nà-$ ‘仇人’和  $-d'à'?$ ‘食物’複合成的。歷史已經說明了， $nà'dá'?$  直譯的意思就是‘仇人的食物’。(10)

文化變遷對於本地語音的影響固然不像語義那樣多，可是咱們還可以找到一些例子來說明。在北美印第安阿佩其族(Apache)的起立迦華土語(Chiricahua)裏， $l$ 或 $z$ 兩個音只發現在中間和末尾的位置。於是當起立迦華人從西班牙借入Loco‘瘋狂’和rico‘有錢’兩個字的時候，却轉讀成  $lò'gò$ 和  $zì'gò$ ，於是 $l$ 和 $z$ 都得到用在字頭兒的新位置了。除去這兩個字以外，從他們學

(10) Harry Hoijer,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hange', *Language*, XXIV, No. 4, 341, 343, 1948.

生出來的複合詞也都有同樣的語音變化。不單如此，因為 l 和 z 發現在字頭，對於起立迦華語的語音平衡 (Phonetic equilibrium) 也微微地起了擾亂。有些音在本地語詞裏從來不會發現在 l 和 z 後邊的，自從和這種文化接觸後，新的語音結構也變成可能的了。(11) 廣西龍州土語的音韻系統和漢語借字的音韻系統並不相同，‘但是龍州話裏有很多的詞是一個台語本系字加一個漢語借字，如日子 van ɿ tɕiA，日是台語，子是漢語；竹竿 tɕu: ɬa: uA，竹是官話，竿是台語；又如 mi ɿ ɕaiA 不用 mi ɿ 是台語 ɕaiA (使) 是粵語等。’(12) 這也可以算做文化和語音交互影響的一個例。

當一種語法附加成分 (affix) 在外來語詞裏發現很多的時候，它可以擴充新結構到本地材料上去。例如，英語 agreeable ‘快意的’，excusable ‘可饒恕的’，variable ‘易變的’一類字的字幹和詞尾 -able 是從拉丁—法語 (Latin-French) 來的；可是在由它擴充而成的 bearable ‘可忍的’，eatable ‘可吃的’，drinkable ‘可喝的’幾個字裏的基本動詞却是本地的。另外還有一些法語詞尾和地道英語基本動詞結合的例，就是 breakage ‘破損’，hindrance ‘障礙物’，murderous ‘謀殺的’，bakery ‘麵包房’等等。又如：拿 -er 當做‘主動者’ (agent) 詞尾是在日耳曼語普遍發現的。在西班牙語裏也有類似的例子，像 banco ‘銀行’，banquero ‘銀行家’。後來這個詞尾又擴充到塔曼勞格語裏去，例如 [ˈsi.paʔ] ‘足

(11) 同上，p. 341, 343.

(12) 李方桂龍州土語，頁 56, 1940.

球’：[si<sup>3</sup>pe:ro]‘足球員’；後一個詞是和本地來源的 [ma:ni  
'ni:pəʔ]‘足球員’並存的。(15) 這些例子都可以做文化變遷影響  
語形的說明。

\* \* \* \* \*

作完總結以後，我深感覺這本書的缺點很多。最顯著的是文字和內容還不能使一般大眾完全了解；其次是書裏所舉的中國例子數量還不够多。至於觀點和方法也還有些可以商量的地方。不過著者却自信這本小書對於中國語言學的新路已經把路基初步地鋪起來了。假如咱們要求進一步的發展，那麼我現在鄭重地建議：凡是對於建設中國新語言學有志趣的人們應該集體也注意下面三件事：

第一、對於語義的研究，咱們不應該再墨守傳統的訓詁學方法；應該知道詞義不能離開上下文而孤立，詞書或字典裏的解釋是不可靠的；應該用古生物學的方法分析各時代詞義演變的‘累債基層’；應該用歷史唯物論的方法推究詞義死亡、轉變、新生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條件。取材的範圍不可再存‘雅’‘俗’的偏見，自經籍子史、詞書、專集、語錄、筆記、小說、戲曲、傳奇，以至於民間謠諺，大眾文藝都應該廣泛地蒐集。研究的方法，一方面要由上而下地從經籍遞推到大眾口語，另一方面還得根據大眾的詞彙逆溯到他們的最初來源：照這樣就可以把古今雅俗的材料一切都聯繫起來了。這種工作一個人做固然非常繁重，要是有意計劃、有步驟地集體進行，我敢保證它可以勝利完成的。

(15) L. Bloomfield, *Language*, pp. 45f, 455.

第二、對於現代方言的研究已往二十多年來太偏重語音一方面了。現在要想建立拼音文字的新方案固然還得先要把各地方音系統弄清楚，可是咱們要和第一個建議配合，特別得着重詞彙的蒐集和研究。這種工作的進行，首先要注意每個常用詞彙在各地人民嘴裏的活方言有什麼異同。比方說：‘飲’‘食’兩個詞在北京話裏已經死亡了，可是在廣東話裏還活着；古漢語‘尋’‘怎’‘甚’的 -m 尾和‘眨’的 -p 尾，現代北京人沒有承認他們存在的，可是口語裏的 [ɕyɛ4 məl.]，‘怎麼’，‘甚麼’和‘眨巴’還照樣流行着；關於‘房’和‘屋’的大小，爲什麼南方和北方不同？關於嗅覺的語詞爲什麼有的地方叫‘聽’，有的地方叫‘聞’？同是一種黑顏色，在各地方言裏却有‘黑’‘烏’‘玄’的叫法；同是一個‘青’字，在各地方言裏却有的代表藍色，有的代表黑色。諸如此類，不勝逐一列舉。咱們要想中國語言的統一，必須先從分析這些矛盾開始。其次咱們得深入各行業、各階層的裏面分頭調查他們的慣用語，並編成分類詞彙。凡是曾經學過外國語文的人們大概總該知道他們各行業或各階層間都各自有一套豐富的詞彙。比方說，農民有農民的慣用語，工人有工人的慣用語；打獵的有打獵的詞頭兒，開鑛的有開鑛的術語；汽車司機的行話和海上水手不同，青年學生的打諢竟使一班老頭子瞠目。可是這些全是活鮮鮮的詞彙，並不是備而不用的死語。中國的各行業和各階層裏何嘗沒有這一類的詞彙呢？只是任他們自生自滅，語言學家不加蒐集，文學家不能應用；一方面委棄寶藏，一方面感覺貧乏，這够多麼不經濟？毛澤東說：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以前

對於自己所描寫的對象，‘語言不懂。你們是知識分子的言語，他們是人民大眾的言語。我曾經說過，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而要想打成一片，應從學習羣衆的言語開始，如果連羣衆的言語都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sup>(14)</sup> 我覺得關於這一點，語言學家的任務比文藝工作者格外重要。如果大家聯合起來，照我所提議的辦法做一番工夫，那麼語言學家研究的結果，可以供文藝工作者的取材；文藝工作者擴充詞彙的範圍，也可以鼓勵語言學家更作進一步地探索。這樣相因相成，彼此就都因為聯繫而得到發展了。

關於語法的研究以前的成績也不够好的。馬氏文通的方法固然受到‘拉丁文法漢證’的譏評，可是一般研究國語文法的，除去一兩部較好的著作，也還不免‘拉丁文法今證’的缺陷。至於各地方言的語法研究，那簡直還沒起頭兒呢！咱們現在應該嚴格使用描寫語言學的方法來分析現代中國語的結構，必須一空依傍，完全拿人民大眾的口語作根據，然後才能得到活語言的正確語法。等到現代語法有了頭緒，才能本着歷史觀點，用同樣的描寫方法，去分析以前各時代的古文法。這兩種工作不能混起來同時並進的。

第三、咱們應該認識研究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對於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中國學者們一向不大注意。西洋學者

(14)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伍，九九。

們也不像研究印歐語那樣熱心。專就漢藏系語言 (Sino-Tibetan family) 來說，第一部關於漢藏語比較研究的論著 (B. J. Leyden, 'On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Indo-Chinese Nations', *Asia Researches*, X, 1808) 在十九世紀初年就發表了；和它同時發表的印歐語論著 (A. Friedrich Schlegel,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n*, 1808) 來對照，在兩系語言的初期比較研究中都佔重要的位置。爲什麼在十九世紀中，印歐語言學有長足的進步，而漢藏語言學相形落後呢？主要的原因有下面幾項：(1) 從前真正對於這一系語言作研究的是西洋人，中國學者不單對於這種學問一向不感覺興趣而且也沒有準備。歐洲學者專去研究漢藏語的究竟不能跟他們研究印歐語的人數比。(2) 歐洲人研究漢藏語的也沒有充分準備。一大部分的工作還是傳教士做的。他們的貢獻不能算不大，但是一個傳教士往往在一個地方住一、二十年，結果只能給我們一點可寶貴的材料，如字典等。若讓他們做科學的語言工作，那就未免太苛求了。(3) 研究漢藏語的西洋學者往往有別的主要興趣，語言反是次等興趣。例如勞佛 (B. Laufer) 的主要興趣在文化傳播上，伯希和 (P. Pelliot) 的主要興趣在歷史上。(4)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專門做語言工作的人志願太廣泛，他們不肯精密地研究一種語言，却同時兼顧好些語言做淺嘗的摸索。(5) 最後一個原因是許多漢藏系語言沒有文字的記載，要想得到這些材料必須實際調查。而這種實際調查必須受過嚴格語音學訓練的人才能辦得到的。有以上這些原因，難怪漢藏系的語言研究不能進步了。對於國內其他少數民族的

語言研究跟漢藏語也有類似的情況。

自從抗日戰爭發生以後，有幾個大學和學術機關搬到西南後方的川滇黔幾省。一向從事語言研究工作的人們親自接觸了許多不同語言的少數民族，不由得鼓勵起濃厚的調查研究的興趣。他們拿科學的語言學方法做工具，在極艱苦的物質條件下也曾得到一些初步的成績（參看附錄四‘語言學在雲南’）。比起西洋傳教士所做的已經邁進了一步。現在各大學和各學術機關已經恢復他們的原有崗位了，各項研究工作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綱領的文化教育政策下逐漸地恢復發展起來了。那麼，咱們對於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有沒有繼續的必要呢？我覺得咱們不單要趕快恢復，而且要求相當的發展。簡單說起來，有以下兩個理由：

(1)從學術上看，少數民族語言裏存在着許多過去文化的‘累積的基層’（例見上文），便於咱們應用古生物學的分析方法去認識社會發展的程序。尤其是那些沒有文字記載的口語保存了更多大眾語言的意識和形式。馬爾既然能應用高加索少數民族語言建立了唯物論的耶費梯語言學，咱們爲什麼不能根據國內少數民族的語言建立中國的新語言學呢？專就古漢語的比較研究來說，國內少數民族的語言也有很大幫助。比方說，北京話的‘風’字和四川一種俚俚方言的 *brum*（風），乍看起來，毫不相干。可是咱們得知道，‘風’從‘凡’得聲，古音應有閉口的 *-m* 尾，又古無輕唇音，它的聲母應該是 *p-*，所以‘風’字較古的讀音應擬作 \* *pium*。再說從‘風’得聲的‘嵐’，現在的廣州話還

讀作 lam。這個例一方面可以證明‘風’字是閉口韻，一方面又可以看出它的聲母有從複輔音 \*pl- 變來的可能。這樣一來，就可以把‘風’字的上古音擬作 \*plum，那麼它和 brum 豈不發生密切聯繫了麼？如果再拿孫穆雞林類事‘風曰字纜’的記載作旁證，這個比較大概不會太牽強。又如北京話的‘孔’字和秦語的 klong ‘圓筒’，kloang ‘空，有洞，’表面上也各不相涉。但是如果你知道宋景文筆記有‘孔曰窟籠’一條俗語，你就不嫌把他們聯繫得太唐突了。此外像‘平’字秦語作 plieng，‘兼’字秦語作 klem，‘變’字秦語作 plien，也都是比較研究的好例子。說到實用一方面，如果咱們想把沒有文字的族語系統地紀錄下來，勢必得有一套劃一的拼音文字。現有的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够用，應該怎樣補充，也非得先把各種族語作一番科學的調查，然後才能解決。由此可見，現在對於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無論如何是不該躊躇不前的。

(2) 撇開學術來談政治，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也是同樣重要的。咱們要想團結國內少數民族首先就得學習他們的語言。斯大林說：‘少數民族並不是不滿意於缺乏民族聯盟，而是不滿意於缺乏本族語言使用權。當他們一旦擁有本族語言使用權時，這種不滿就會自然消失下去了。’<sup>(15)</sup> 毛澤東也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羣衆，包括一切聯系民衆的領袖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

(15)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本，頁 80。



## 語 言 與 文 化

放與發展，並成立擁護民衆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應被尊重。’<sup>(16)</sup> 這種政策並且明白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同綱領裏頭（第五十三條）。咱們要想實現這種政策首先就得訓練一批通曉少數民族語言的人材，然後才能幫助他們提高文化和政治的水平。因為只有把比較落後的民族和部族吸入更高文化的總軌道，才能解決少數民族問題；而溝通語言就是把落後民族‘吸入更高文化的總軌道’的重要武器。再從反帝、反侵略的觀點來說，咱們尤其應該認識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我國從前對於少數民族問題一向是忽略的，可是有侵略野心的帝國主義國家却早就着眼到這一點了。單就語言來說，像西藏、緬甸、暹羅等語言的字典和文法，在幾十年前外國人早就編得好好地了，甚至於連沒有文字的山頭語和栗栗語，外國傳教士也各自替他們製訂了一套羅馬字。有了語言的工具以後，帝國主義者就可以傳教，通商，就可以陰謀同化，就可以把咱們的邊疆民族供給他們驅策。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英國軍隊裏就有咱們勇猛善戰的山頭人在內。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在大理認識兩位片馬的茶山朋友。他們曾經在緬甸的密支那和瓦城受過八九年英國式的中小學校教育；精通緬語，略懂英文，而對於漢語却只能說幾句似通非通的瀘水方言。他們知道凱撒、夏理曼、拿破崙、利溫斯頓、維多利亞、喬治、邱吉爾，而不知道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趙匡

(16) 聯合國政府，解放社本，頁 90。

胤、朱元璋、孫中山、毛澤東。有一次，他們聽我講了一段春秋時代的故事，很詫異地問我道：‘中華民國只有三十二年，你爲甚麼說到幾千年以前呢？但是我帶他們到昆明以後，我漸漸懂得他們的族語，他們也能講五六成漢語了；他們漸漸對於中國認識清楚，也懂得當時全面抗戰的意義和使命了。這樣和我在一起住了兩個半月，不單我獲得了豐富的語言材料，他們回到家鄉去也做了很好的軍事鄉導。還有，在抗日戰爭開始以後，日本人就煽動暹羅改稱泰國。當時敵人想抄襲希特勒的辦法，利用語言政策來分化我國滇黔桂三省裏的擺夷、僮人、呂人、水戶、羊黃、仲家等說泰語的少數民族。後來有人到雲南省路南縣的石林去旅行，曾經聽見一個本地人說，他是一千多年前從泰國搬過來的。這種毒素的傳播比敵人撒佈霍亂疫苗還可怕萬分！咱們要想防止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幫助少數民族加入更高文化的總軌道，先應從學習他們的語言着手。

最後，我希望全國的語言工作者結合起來，批判地接受我的三個建議，有步驟、有計劃地爲建設中國新語言學而共同努力！

附 錄 一

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

——敬以此文哀悼陶雲逵先生——

在解釋什麼叫做‘父子連名制’以前，讓我先講一個故事：在文康所作的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三回裏，安家的那位舅太太譏諷安老爺好引經據典地轉文，曾經說了一個下象棋請人支着兒的故事，原文說：

有這麼一個人下得一盤稀臭的象棋，見棋就下，每下必輸；沒奈何請了一位下高棋的跟着他在旁邊支着兒。那下高棋的先囑咐他說，支着兒容易，祇不好當着人說出來，直等你下到要緊的地方兒，我祇說一句啞謎兒，你依了我的話走，再不得輸了。這下臭棋的大樂，兩個人一同到棋局，和人下了一盤。他這邊才支上左邊的士，那家兒就安了當頭炮；他又把左邊的象墊上，那家又在他右士角裏安了個車。下來下去，人家的馬也過了河了，再一步就要打他的掛角將。他看了看士是支不起來，老將兒是躲不出去，

\* 這篇文章初稿原在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發表（三十三年三月）；後來續作‘再論藏緬族父子連名制’，在邊政公論第三卷，第九期發表（三十三年九月）；‘三論藏緬族父子連名制’，在邊疆人文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發表（三十三年十二月）。這段附錄是綜合以上三篇文章重訂集成的。

一時沒了主意，祇望着那支着兒的。但聽支着兒的說道：‘一桿長槍’；一連說了幾遍，他沒懂，又輸了。回來就埋怨那個支着兒的。那人說：‘我支了那樣一個高着兒，你不聽我的話，怎的倒怨我？’他說：‘你何曾支着兒來着？’那人說：‘難道方才我沒叫你走那步馬麼？’他說：‘何曾有這話？’那人急了，說道：

你豈不聞一桿長槍通天澈地，  
地下無人事不成，  
城裏大姐去燒香，  
鄉裏娘，  
娘長爺短，  
短長捷徑，  
敬德打朝，  
朝天鐙，  
鐙裏藏身，  
身清白，  
白面潘安，  
安安送米，  
米麵油鹽，  
閻王要請呂洞賓，  
賓鴻捎書雁南飛，  
飛虎劉慶。  
慶八十。

十個麻子九個俏，  
俏冤家，  
家家觀世音，  
因風吹火，  
火燒戰船，  
船頭借箭，  
箭箭射狼牙，  
牙牀上睡着個小妖精，  
精靈古怪，  
怪頭怪腦，  
惱恨仇人太不良，  
梁山泊上衆弟兄，  
兄寬弟忍，  
忍心害理，  
理應如此，  
此房出租，  
出租的那所房子後院種着棵枇杷樹，  
枇杷樹的葉子像個驢耳朵。  
是個驢子就能下馬。

你要早聽了我的話，把左手閒着的那個馬警看家眼，墊上那個掛角將，到底對那子一步棋，怎得就輸呢！你明白了沒有？

那下臭棋的低頭想了半天，說：‘明白可明白了；我寧

可輸了都使得，實在不能跟着你二韃子吃螺癩，繞這麼大灣兒！

這段故事裏包含一個所謂‘頂針續麻’的文字遊戲，就是上一句的末一字或末兩三字和下一句的前一字或前兩三字同字或同音。例如：‘一桿長槍通天澈地’的末一字和‘地下無人事不成’的頭一字是一樣的，而這第二句的末一字‘成’和第三句‘城裏大姐去燒香’的頭一字是同音的。又如：‘此房出租’的末兩字和‘出租的房子後院種着棵枇杷樹’的頭兩字相同，而這句的末三字又和下句‘枇杷樹的葉子像個驢耳朵’的前三字相同。這種遊戲在民間文藝裏普遍的流行着。詩詞曲裏有一種‘頂真體’，又叫做‘連珠格’，性質也和這種文字遊戲一樣。例如，中原音韻載無名氏小桃紅云：

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  
喬夢符也有效連珠格小桃紅，見樂府羣玉。又鄭德輝傷梅香首折的賺煞，馬致遠漢宮秋第三折梅花酒和收江南，還有白雲遺音中‘桃花冷落’一首也用此格。現在再舉桃花冷落為例：

桃花冷落被風飄，飄落殘花過小橋，橋下金魚雙戲水，水邊小鳥理新毛，毛衣未溼黃梅雨，雨滴紅梨分外嬌，嬌姿常伴垂楊柳，柳外雙飛紫燕高，高閣佳人吹玉笛，笛邊彎線掛絲絛，絛結玲瓏香佛手，手中有扇望河潮，潮平兩岸風帆穩，穩坐舟中且慢搖，搖入西河天將晚，晚窗寂寞歎無聊，聊推紗窗觀冷落，落雲渺渺被水敲，敲門借問天台路，路過

西河有斷橋，橋邊種碧桃。  
更往遠裏說，像毛詩既醉自二章至末章，宋書樂志卷三所載‘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折義公’歌，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李白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或重每章末句，或重每句的末幾字，也都算是‘頂真體’。我爲什麼在這篇文章的起頭兒先囉囉嗦嗦舉這一大些例子呢？因爲這裏所要講的‘父子連名制’正好借頂針續麻的例子來說明它。

父子連名制是藏緬族(Tibeto-Burman family)的一種文化特徵(cultural trait)，靠着它可以幫助體質和語言兩方面來斷定這個部族裏許多分支的親屬關係；並且可以解決歷史上幾個懸而未決的族屬問題。綜括說起來，在這個部族裏，父親名字末一個或未兩個音節(syllable)常和兒子名字的前一個或前兩個音節相同(overlapped)。它的方式大約有底下幾種：

1. a b c — c d e — d e f — f g h

例如：恩亨糯 糯笨培 笨培昂 昂高劣

2. a □ b — b □ c — c □ d — d □ e (□示相同之嵌音)

例如：龔亞隴 隴亞告 告亞守 守亞美

3. a b c d — c d e f — e f g h — g h i j

例如：一尊老勺 老勺瀆在 瀆在阿宗 阿宗一衢

4. □ a □ b — □ b □ c — □ c □ d — □ d □ e

例如：阿琮阿良 阿良阿胡 阿胡阿烈 阿烈阿甲

在各分支裏雖然不免有小的參差，大體上很少超越上面所舉的幾個方式以外。

我研究這個問題的興趣起初是由紙上材料引起的。三十二年春天我到雲南西部的雞足山去遊覽，在一個叫做悉檀寺的廟裏發現一部麗江木土司的‘木氏宦譜圖像世系考’，當時頗發生濃厚的好奇心。回來整理遊記，曾參考陶雲逵，董作賓，凌純聲各家的說法寫成一篇‘記雞足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譜’，發表在當代評論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上。後來由自己調查和朋友供給，陸續得到些個現實的活材料。現在綜合這兩方面的材料寫成這篇論文，希望對這問題發生興趣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語言學家格外予以補充或修訂，好讓這個問題更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

我對這個問題想分三綱六項十三目來敘述它：

#### 壹、緬人支

(一)緬人 (Burman) 對於這一部族，我自己並沒得到什麼直接材料，只在緬甸的歷史裏發現有父子連名的事實。當西元二世紀到四世紀的時候，緬甸孔雀王朝的世系也是父子連名的。例如：

Pyo—so—ti Ti—min—yi  
Yi—min—baik Baik—then—li  
Then—li—jong Jong—du—yit(1)

另外還得希望精通緬甸掌故的加以補充。

(二)茶山 (A chit) 茶山是住在滇緬北界一帶的一個部族。

---

(1) Phayre: *History of Burma* p. 279, 據凌純聲‘唐代白蠻烏蠻考’所引，見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集刊第一卷第一期。



三十三年春天我曾親自得到這一支的兩個譜系：一個叫孔科郎的數了四十六代；另一個叫董昌紹的數了九代。現在分列於下：

(甲)孔氏世系

- |                           |                              |
|---------------------------|------------------------------|
| 1. Ya- beŋ bawm-ɿ         | 2. Mashawŋ bawm-ɿ(2)         |
| 3. Bawm-ɿ shawŋ chung-ɿ   | 4. Chung-ɿ shaw-ɿ nin-ɿ      |
| 5. Shinin-ɿ k'ying-ɿ      | 6. K'ying-ɿ daŋ ə-ɿ          |
| 7. Daŋ ə-ɿ sawŋ-ɿ         | 8. Sawŋ-ɿ yaw-ɿ chuŋ-ɿ       |
| 9. Chuŋ-ɿ fu-ɿ fek-ɿ      | 10. Fu-ɿ fek-ɿ k'un-ɿ        |
| 11. K'un-ɿ kweŋ-ɿ zik-ɿ   | 12. Zik-ɿ k'un-ɿ lam-ɿ       |
| 15. K'un-ɿ lam-ɿ pe-ɿ     | 14. Shawŋ-ɿ gyawŋ-ɿ laxang-ɿ |
| 15. Xang-ɿ zaw-ɿ byu-ɿ    | 16. Byu-ɿ zaw-ɿ teŋ-ɿ        |
| 17. Teŋ-ɿ maw-ɿ yaw-ɿ     | 18. Maw-ɿ yaw-ɿ p'yau-ɿ      |
| 19. P'yau-ɿ byaw-ɿ yang-ɿ | 20. Yang-ɿ lawm-ɿ lik-ɿ      |
| 21. Lik-ɿ ding-ɿ chit-ɿ   | 22. Chit-ɿ kang-ɿ yau-ɿ      |
| 23. Kang-ɿ yau-ɿ gwi-ɿ    | 24. Gwi-ɿ chung-ɿ chyt-ɿ     |
| 25. Chung-ɿ chyt-ɿ yaw-ɿ  | 26. Yaw-ɿ au-ɿ ding-ɿ        |
| 27. Ding-ɿ law-ɿ waw-ɿ    | 28. Waw-ɿ law-ɿ jang-ɿ       |
| 29. Jang-ɿ law-ɿ bawm-ɿ   | 30. Bawm-ɿ law-ɿ mu-ɿ        |
| 31. Nuŋ-ɿ kyang-ɿ         | 32. Kyang-ɿ bauŋ-ɿ           |
| 33. Bauŋ-ɿ myaw-ɿ         | 34. Myaw-ɿ t'uk-ɿ            |
| 35. T'uk-ɿ bawm-ɿ         | 36. Bawm-ɿ zing-ɿ            |

(2) 茶山語的音標暫照韓孫 (O. Hanson) 的 '山頭文' 略加修訂，但譯號是另加的。

- |   |   |
|---|---|
| 37. Zing <sup>1</sup> yaw <sup>1</sup>  | 38. Yaw <sup>1</sup> hawm <sup>1</sup>  |
| 39. Bawm <sup>1</sup> k'aw <sup>1</sup> | 40. K'aw <sup>1</sup> ying <sup>1</sup> |
| 41. Ying <sup>1</sup> sau <sup>1</sup>  | 42. Sau <sup>1</sup> ying <sup>1</sup>  |
| 43. Ying <sup>1</sup> yaw <sup>1</sup>  | 44. Yaw <sup>1</sup> ying <sup>1</sup>  |
| 45. Ying <sup>1</sup> k'aw <sup>1</sup> | 46. K'aw <sup>1</sup> lang <sup>1</sup> |

以上四十六代，除 1, 2 爲平輩外，其餘都可以表現父子連名，但第十三代以上和第十四代以下不銜接。據孔科郎說：‘第十三代以上可以和牛狗草木講話，還沒有完全變成成人。’那麼，這以前或許只是遠古的傳說，還不能算是孔氏的直系宗譜吧？

(乙)董氏世系

- |   |  |
|---|--|
| 1. Yawn <sup>1</sup> sau <sup>1</sup>   | 2. Sau <sup>1</sup> chang <sup>1</sup>                                     |
| 3. Chang <sup>1</sup> lang <sup>1</sup>   | 4. Iang <sup>1</sup> bau <sup>1</sup> =Lang <sup>1</sup> gyng <sup>1</sup> |
| 5. Bau <sup>1</sup> zung <sup>1</sup> =Bau <sup>1</sup> ying <sup>1</sup> =Bau <sup>1</sup> taik <sup>1</sup> |  |
| 6. Zung <sup>1</sup> ying <sup>1</sup>  | 7. Ying <sup>1</sup> sau <sup>1</sup>                                      |
| 8. Sau <sup>1</sup> chang <sup>1</sup>  | 9. Chang <sup>1</sup> sau <sup>1</sup>                                     |

這個譜裏，第四代有兄弟二人，第五代有兄弟三人，那麼，這一支應該是長房傳下來的。據董昌紹說，約在四百年前，片馬還是林莽叢蕪的時候，他的第一世祖 Yawn<sup>1</sup> sau<sup>1</sup> 才來到這裏做‘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的開荒工作。這位拓荒者的墳在下片馬，墳地內有漢文碑和刻像。第四世祖的墳在下片馬 Gyng<sup>1</sup> gyng<sup>1</sup> 山上；第五世祖的墳在下片馬 Aw<sup>1</sup> yaw<sup>1</sup> bau<sup>1</sup>：這兩個墳都沒有碑。拿孔董兩家比較來看，董氏似乎比孔氏晚的多，如果昌紹的話可信，那末董氏似乎從明朝嘉靖的末葉才搬到片馬

去的。

## 貳、西番支

(三) 麼夢或那喜 (Moso 或 Na-khi) 據余慶遠維西見聞錄說：

麼夢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疏。

其實，若照上文所舉連名制的四種方式和下面所舉麼夢族的三種世系詳加審核，咱們就可以發現余氏所說的話似是而非了。我所得到的三種材料是：

(甲) 麗江麼夢經典中所記大洪水後的六代

1. 宗爭利恩
2. 恩亨糯
3. 糯笨培
4. 笨培高
5. 高高劣
6. 高劣趣<sup>(5)</sup>

照余氏的說法，這裏的第三代便應作‘恩糯培’，第四代應作‘糯培高’，顯然是跟事實不符的。

(乙) ‘玉龍山靈脚陽伯那’ ‘木氏賢子孫大族宦譜’裏所記傳說的十二代：

- 1 天羨從從
- 2 從從從羊
- 3 從羊從交
- 4 從交交美
- 5 交美比美
- 6 比美草美
- 7 草美里爲爲
- 8 里爲糯于
- 9 糯于南伴普
- 10 伴普于
- 11 于哥來
- 12 哥來秋<sup>(4)</sup>

(3) 據董作賓‘彝人譜系新證’所引，見中山文化教育館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二期。

(4) 參看 Joseph F. Rock,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Cambridge, 1947, pp. 81—85.

從此以後便接續木氏的歷史世系。據說木氏的第一代祖先是葉古年。葉古年以前十一代是東漢時的越雋詔，他以後的六代改爲符國詔。楊慎木氏宦譜序說：葉古年是唐武德時的軍官，他的後裔秋陽却在唐高宗上元時才襲職。可是，若據父子連名制的系統來講，哥來秋以後就應和秋陽系聯，中間不該有葉古年間隔。我頗懷疑葉古年就是哥來秋或秋陽兩人中之一的漢化姓名。自然這一點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才能斷定。

### (丙)麗江木氏宗譜

木氏是從唐武德年間に清初時候世襲的麗江土司，關於這一家的宗譜共有四種：

1. 楊慎木氏宦譜序 明嘉靖二十四年撰，今藏麗江木氏家。
2. 木氏宦譜圖像世系考 與楊序合裝一冊，有二本：一有清道光二十年海南陳釗鍾所題‘木氏歸命求世之圖’的標籤并後序及詩跋，藏麗江木氏家；一題‘木氏宦譜’藏雲南雞足山悉檀寺。
3. 木氏歷代宗譜碑 在今麗江縣城東南十里蛇山木氏墳地。清道光二十二年初鐫。
4. 續雲南通志稿南蠻志 麼夢詔附註之木氏宦譜。志稿係清光緒二十七年王文韶等修成。

這四種材料的異同，詳陶雲逵‘關於麼夢之名稱分佈與遷移’和我的‘記雞足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譜’兩篇文章裏，這裏且不多贅。現在只據木氏宗譜碑列其世系如下：

## 語 言 與 文 化

- |                             |              |              |
|-----------------------------|--------------|--------------|
| 1. 秋陽                       | 2. 陽音都谷      | 3. 都谷刺具      |
| 4. 刺具普蒙                     | 5. 普蒙普王      | 6. 普王刺完      |
| 7. 刺完西內                     | 8. 西內西可      | 9. 西可刺土      |
| 10. 刺土俄均                    | 11. 俄均牟具     | 12. 牟具牟西     |
| 13. 牟西牟磋                    | 14. 牟磋牟樂     | 15. 牟樂牟保     |
| 16. 牟保阿琮                    | 17. 阿琮阿良     | 18. 阿良阿胡     |
| 19. 阿胡阿烈                    | 20. 阿烈阿甲     | 21. 阿甲阿得(木得) |
| 22. 阿得阿初(木初)                | 23. 阿初阿土(木土) | 24. 阿土阿地(木森) |
| 25. 阿地阿寺(木嶽)                | 26. 阿寺阿牙(木泰) | 27. 阿牙阿秋(木定) |
| 28. 阿秋阿公(木公)                | 29. 阿公阿目(木高) | 30. 阿目阿都(木東) |
| 31. 阿都阿勝(木旺)                | 32. 阿勝阿宅(木青) | 33. 阿宅阿寺(木增) |
| 34. 阿寺阿春(木懿) <sup>(5)</sup> |              | 35. 木樸       |
| 36. 木松                      | 37. 木潤       | 38. 木楫       |
| 39. 木仁。                     |              |              |

以上三十九代的連名制，第一代和第二代是用第一式，第二代到第十六代用第三式，第十七代到第三十四代用第四式。到了明初雖賜姓木，但原來父子連名的風習一時不易更改，只在木姓後加上原名的末一名作為姓名，例如阿甲阿得也叫做木得。直到清康熙時，從木樸以後這種文化特徵才看不出來了。

(5) 據 J. F. Rock 前引書，木懿以後為‘阿春阿俗(木墻)，阿俗阿胃(木堯)，阿胃阿揮(木興)，阿揮阿住(木鐘)’，仍用連名制。木鐘以後，木德，木秀，木睿，木漢，木景，木蔭，木標，木瓊，木松奎始廢棄之。(pp. 136—153)。所據與宗譜碑不同。

(丁)永寧土司的世系

據永北直隸廳志(卷三,頁三十六下到四十一上)所載永寧土司世系的前兩代也是採用父子連名制的:

1. 卜都各吉
2. 各吉八合

可是從第三代卜撒(1415),第四代南八(1425)以後這種文化遺跡已經消滅,從第五代阿直(1458)起,子孫就都以‘阿’爲氏了。這種漢化的趨勢是從明永樂時候才開始的。(6)

叁、倮倮支

(四)倮倮(Lolo) 就已經得到的材料說,這個部族的譜系我曾經看見過七種:

(甲)丁文江(V. K. Ting) 纂文叢刻(*A Collection of Lolo Writings*) 帝王世紀中洪水以前的三十代:

- |         |         |         |         |
|---------|---------|---------|---------|
| 1. 希母遮  | 2. 遮道公  | 3. 公竹詩  | 4. 詩亞立  |
| 5. 立亞明  | 6. 明長夬  | 7. 長夬作  | 8. 作阿切  |
| 9. 切亞宗  | 10. 宗亞儀 | 11. 儀亞祭 | 12. 祭迫能 |
| 13. 迫能道 | 14. 道母儀 | 15. 母儀尺 | 16. 尺亞索 |
| 17. 索亞得 | 18. 得洗所 | 19. 洗所多 | 20. 多必益 |
| 21. 必益堵 | 22. 堵洗仙 | 23. 洗仙佗 | 24. 佗阿大 |
| 25. 大阿武 | 26. 阿武儒 | 27. 儒侏瀆 | 28. 瀆侏武 |
| 29. 武老撮 | 30. 撮朱瀆 |         |         |

據譯者羅文筆的序文說,‘從人類始祖希母遮之時,直至撮侏瀆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間並無文字,不過以口授而已。流於

(6) 參看 J. F. Rock 前引書, (pp. 377—381)。

二十九武老撮之時，承蒙上帝差下一祭司必阿查者，他來與莫祭，造文字，立典章，設律科，文化初開，禮儀始備。但此間當有洪水略解，余無此書，不能備載。所謂‘洪水’是一個階段，往前追溯到他們傳說中所認為人類的始祖希母遮，而第三十代撮朱瀆又和水西安氏的始祖瀆母吾連起名來了。

(乙) 爨文叢刻帝王世紀中的‘後天瀆母’世系，即貴州水西，保保安氏世系，從安氏的始祖瀆母吾到一分明宗共計八十四代：

- |          |          |          |          |
|----------|----------|----------|----------|
| 1. 瀆母吾   | 2. 母齊齊   | 5. 齊亞紅   | 4. 紅亞得   |
| 5. 得古沙   | 6. 沙古母   | 7. 古母龔   | 8. 龔亞隴   |
| 9. 隴亞告   | 10. 告亞守  | 11. 守亞美  | 12. 美阿得  |
| 15. 得亞詩  | 14. 詩美武  | 15. 美武夢  | 16. 夢蝶多  |
| 17. 多亞質  | 18. 質吾勺  | 19. 吾勺必  | 20. 必一梅  |
| 21. 梅阿亮  | 22. 亮阿宗  | 23. 宗亞補  | 24. 補亞勺  |
| 25. 勺亞討  | 26. 討阿常  | 27. 阿常必  | 28. 必益孟  |
| 29. 孟吾守  | 30. 守阿典  | 31. 典亞法  | 32. 法一宜  |
| 33. 一宜尺  | 34. 尺亞主  | 35. 主阿典  | 36. 典阿即  |
| 37. 即亞登  | 38. 登亞堵  | 39. 堵阿達  | 40. 阿達多  |
| 41. 多阿塌  | 42. 塌阿期  | 43. 期阿否  | 44. 否那知  |
| 45. 那知瀆  | 46. 瀆阿更  | 47. 阿更阿文 | 48. 阿文洛南 |
| 49. 洛南阿搯 | 50. 阿搯一典 | 51. 一典即期 | 52. 即期忍一 |
| 55. 忍一卜野 | 54. 卜野一尊 | 55. 一尊老勺 | 56. 老勺瀆在 |
| 57. 瀆在阿宗 | 58. 阿宗一衢 | 59. 一衢卜宜 | 60. 卜宜阿義 |

語 言 與 文 化

61. 阿義阿洛 62. 阿洛阿冬 63. 阿冬大屋 64. 大屋老乃  
 65. 老乃老在 66. 老在阿期 67. 阿期老帝 68. 老帝卜直  
 69. 卜直那考 70. 那考崩在 71. 崩在老知 72. 老知老舖  
 73. 老舖不足 74. 不足直巴 75. 直巴安作 76. 安作直吾  
 77. 直吾老成 78. 老成洛西 79. 洛西非說 80. 非說老古  
 81. 老古老得 82. 老得老顛 83. 老顛一分 84. 一分明宗。

據羅文筆說：‘余詳考我宗祖母齊齊之譜系，直至我主安昆被吳三桂擄掠之時，共計八十四代，其間治亂興衰，不及詳載’。

從吳三桂滅水西安氏到羅文筆還有六代，若從他的始祖希母遮算起一共是一百二十代，一貫相承，都用父子連名制。

(丙)武定夷族古史

這部分材料是馬學良從武定鳳土司家裏得到的。一種是相連的六代：

- |                           |                            |
|---------------------------|----------------------------|
| 1. 竹 徹 客 第 一              | 徹 客 士 第 二                  |
| d̥y̥ t̥ʂ'ɛ̯ k'ʂ̥ ni̯ t'a̯ | t̥ʂ'ɛ̯ k'ʂ̥ ʂ̥ʂ̥ ni̯ ni̯   |
| 士 阿 沙 第 三                 | 沙 魯 濯 第 四                  |
| ʂ̥ʂ̥ ʎa̯ ʂa̯ ni̯ sD̥      | ʂa̯ l̥ ʂ̥ʂ̥ ni̯ ʂi̯        |
| 魯 濯 裝 第 五                 | 楚 舒 族 第 六                  |
| l̥ ʂ̥ʂ̥ t'ʂ̥ ni̯ ʂy̯      | t'ʂ̥ ʂ̥ʂ̥ ts'ʂ̥ ni̯ t̥ʂ'ʊ̯ |

另一種是相連的十代：

- |                         |                         |
|-------------------------|-------------------------|
| 母 阿 齊 第 一               | 齊 阿 宏 第 二               |
| m̥y̯ ʎa̯ ts'i̯ ni̯ t'a̯ | ts'i̯ ʎa̯ hũ̯ ni̯ ni̯   |
| 宏 阿 德 第 三               | 德 窩 所 第 四               |
| hũ̯ ʎa̯ d̥ʂ̥ ni̯ sD̥    | d̥ʂ̥ ʎu̯ʂ̥ ʂ̥ʂ̥ ni̯ ʂi̯ |



所務母第五 務母籌第六  
 ʃʷɔɪ ʔɣɪ mɣɪ niɪ ŋɣɪ ʔɣɪ mɣɪ tʃʷɔɪ niɪ tʃʷɔɪ  
 籌阿怒第七 怒阿魯第八  
 tʃʷɔɪ ɣɑɪ nũɪ niɪ ʃiɪ nũɪ ɣɑɪ lɔɪ niɪ hɪɪ  
 魯阿士第九 士阿末第十  
 lɔɪ ɣɑɪ ʃʒɪ niɪ kyɪ ʃʒɪ ɣɑɪ mɔɪ niɪ tsʰɛɪ

第二種的前三代完全和水西安氏的第二代到第四代相同。在馬君所得的材料裏，像這樣的譜系共有二十幾種，現在只選列兩種作例。

(丁)四川冕寧保保的父子連名制

這是傅懋勳根據冕寧小相公嶺黑保保的報告寫下來的。他曾寫成‘保保傳說中的創世紀’一文在成都出版的邊疆服務上發表，並先把這些材料抄寄給我。他所抄的原文是：

ɣɪ dzɪwɪ ʃɪwɪ ɪɪ tsɪɪ ɪ (自)  
 ʃɪwɪ ɪɪ ɣɪwɪ tʰwɪ tsʰɪɪ (一輩)  
 ɣɪwɪ tʰwɪ vɔɪ liwɪ ɲiɛɪ (二)  
 vɔɪ liwɪ tʃʰyɪ ɪ puɪ suɑɪ (三)  
 tʃʰyɪ puɪ dzɪɪ mɪ ɪɪ (四)  
 dzɪɪ mɪ ɪ zɪwɪ soɪ goɪ (三兒)  
 dzɪɪ mɪ ɪ dzɪɪ tʰwɪ ɪ geɪ (斷根)  
 dzɪɪ mɪ ɪ dzɪɪ ɪɪ geɪ (斷根)  
 dzɪɪ mɪ ɪ ɣɪ ɣɪ dzuɪ (有後)  
 ɣɪ ɣɪ ɪ zɪwɪ soɪ goɪ (三兒)

ɣ̣ ɣ̣ laʔ iɛ̣ iɛ̣ lɛ̣ hɛ̣ ŋaʔ (漢人)

ɣ̣ ɣ̣ kiʔ tsɿ lɛ̣ noʔ suʔ (黑夷)

ɣ̣ ɣ̣ sɿʔ ʂaʔ lɛ̣ oʔ dzuʔ (西番)

這個例裏每句除名字外還有表示意義的字眼，凡字下加曲線的都是。它的世系雖然只有六代，但連名的制度很顯然。並且夷、漢、番的關係在夷人心目中是怎樣也表示出來了。

(戊)西康僱族阿合和羅洪兩氏家譜

這也是傅懋勤在川康調查時所得材料的一部分。阿合和羅洪都是當地僱族的大支，他們的世系，前一種是十二代，後一種是十四代，完全採用父子連名制：

(1) 阿合家譜 (見附表一)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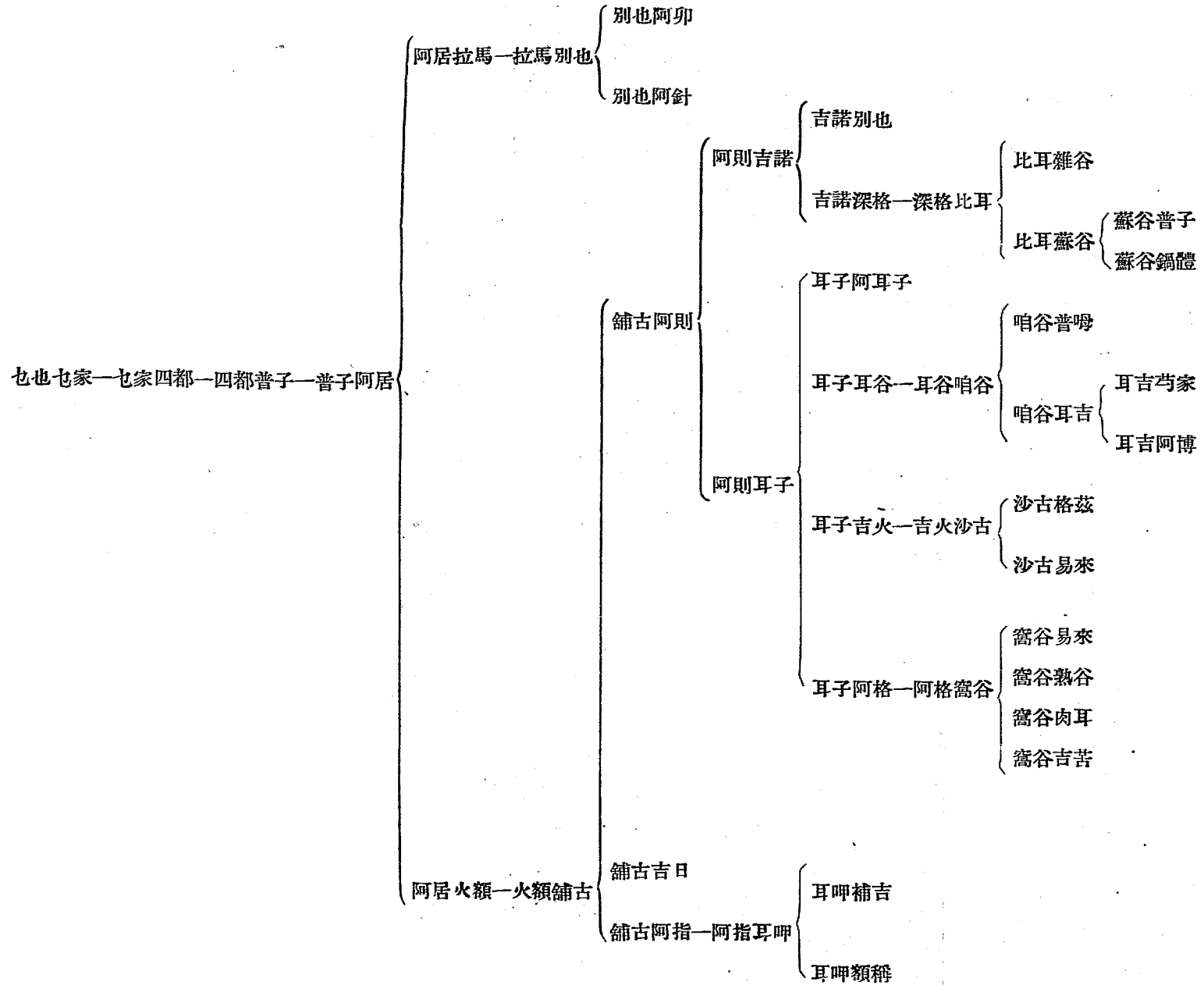
(2) 羅洪家譜 (見附表二)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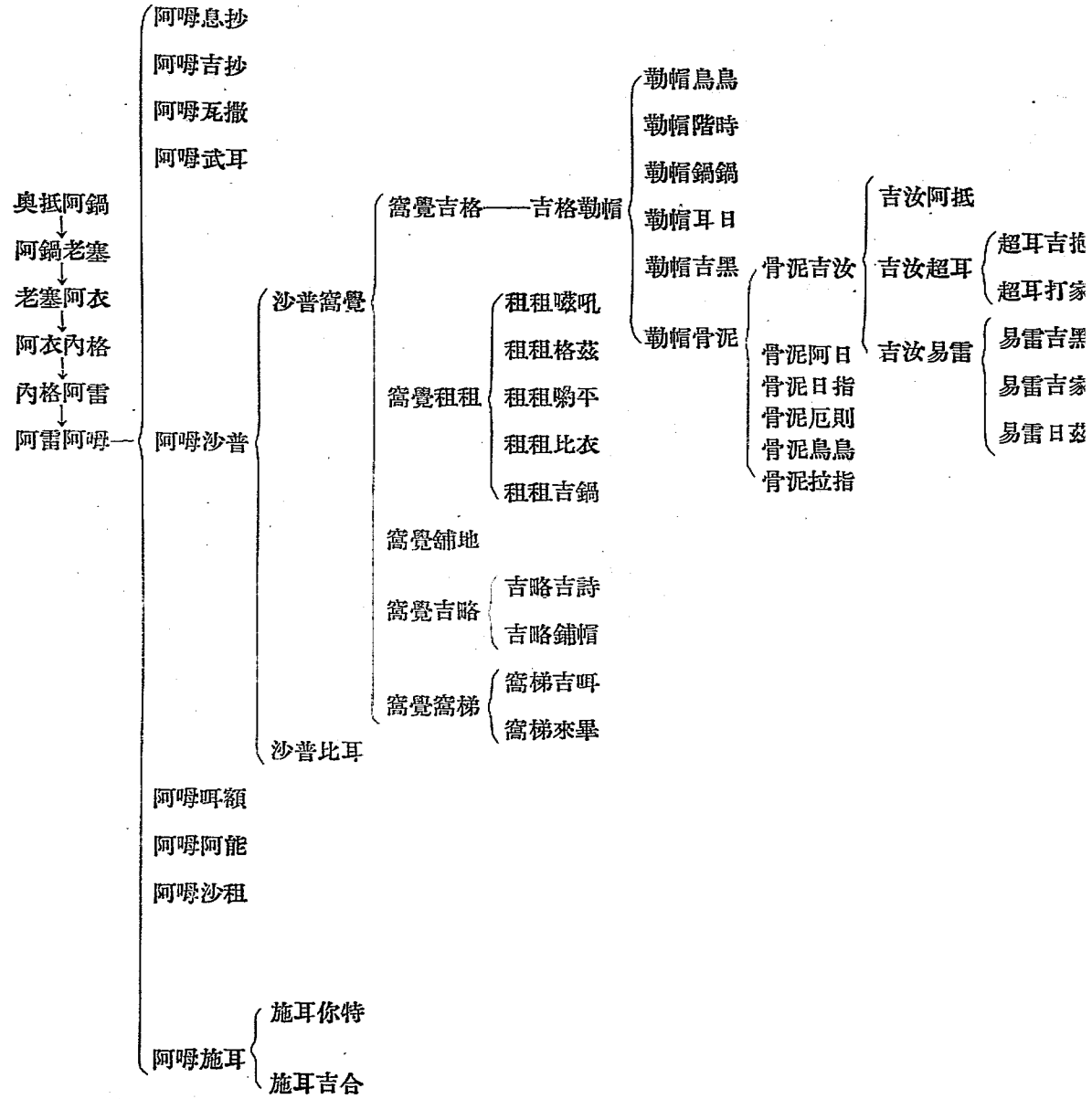
以上這兩個家譜是傅君根據阿合和羅洪兩家後裔口頭背誦，先以僱文記錄然後再譯成漢字的。在川滇黔以外我們現在又加上這種從西康得到的可貴材料，可見這種制度流佈很廣的。

此外，據凌純聲說：‘一九三五年在雲南時，遇四川大涼山附近的羅羅青年曲木藏明，曾告余，他的父親能背家譜，上下世連名，數十代相承，絲毫不爽’。證以傅君所記，咱們可以知道這種制度在川康夷族中一樣通行的。

附表一 阿合家譜(十二代)



附表二 羅洪家譜(十四代)



(五)窩尼 (Wo-ni) 窩尼亦作和尼，是漢人對於住在雲南南部操傣傣方言各部族的稱呼。他們住的地方沒有越過北緯二十四度以北的。據毛奇齡蠻司合志卷八說：‘諸甸本土，羅羅和尼人好相殺，死則償以財。家無姓名，其有名者，或遞承其父名之末一字，顧無姓。弘治 (1488-1505 A. D.) 中知府陳晟以百家姓首八字司分一字，加於各名之上，諸甸皆受，惟納樓不受。’可見窩尼一樣沿用父子連名制。民國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高華年和袁家驊前後到雲南新平峨山兩縣去調查窩尼話，可惜他們對於這一方面沒有注意到，使我不能證實毛奇齡的話，像對於傣傣那樣真確。

(六)阿卡 (A-ka) 阿卡也叫卡人，人數甚多，住在景棟東部，雲南南部和法屬老撾。民國二十四年陶雲逵到雲南南部調查，在從孟連 (Mong Len)到孟遮 (Mong Chieh)途中經過一個叫酒房的阿卡村落，他由兩個阿卡老人的口記錄出下面兩個世系來：

(甲)卜羅賽的世系，共五十六代：

- |                  |                  |
|------------------|------------------|
| 1. Su-mi-o(7)    | 2. O-tzuo-lö     |
| 3. Tzuo-lö-tzung | 4. Tzung-mö-yieh |
| 5. Mö-yieh-ch'ia | 6. Ch'ia-di-hsi  |
| 7. Di-hsi-li     | 8. Li-hö-bä      |
| 9. Ho-bä-wu      | 10. Wu-nio-za    |

(7) 記音照陶氏原來所用的系統。

話 言 與 文 化

- |                  |                  |
|------------------|------------------|
| 11. Nio-za-tzwo  | 12. Tzwo-mö-er   |
| 13. Mö-er-chü    | 14. Chü-twō-p'uo |
| 15. Twō-p'uo-muo | 16. Muo-küō-twō  |
| 17. Küō-twō-ji   | 18. Ji-lē-nio    |
| 19. Nio-ch'i-la  | 20. La-tang-buō  |
| 21. Buo-muo-buo  | 22. Muo-buo-ji   |
| 23. Ji-la-bi     | 24. Bi-mō-tzwo   |
| 25. Tzwo-hwā     | 26. Hwā-jiä      |
| 27. Jiä-tzä      | 28. Tzä-jiō      |
| 29. Jio-blung    | 30. Blung-läi    |
| 31. Läi-mi       | 32. Mi-hsia      |
| 33. Hsia-yi      | 34. Yi-ch'ia     |
| 35. Ch'ia-kung   | 36. Kung-kang    |
| *37. Hsia-tzwo   | 38. Tzwo-ji      |
| 39. Ji-z'a       | 40. Z'a-bang     |
| 41. Bang-läi     | 42. Läi-ni       |
| 43. Ni-buo       | 44. Buo-pō       |
| 45. Ma-buo(女)    | 46. Buo-gong     |
| *47. P'u-da      | 48. Da-tzung     |
| 49. Tzung-ch'iuo | 50. Ch'iuo-ji    |
| 51. Ji-z'a       | 52. Z'a-nio      |
| 53. Nio-chwo     | 54. Chwo-zä      |
| 55. Zä-bhuö      | 56. Bluö-sä(本人)  |

語 言 與 文 化

(乙)歐賴的世系，共四十七代：

- |                  |                  |
|------------------|------------------|
| 1. Su-mi-o       | 2. O-tzuo-lö     |
| 3. Tzuo-lö-tzung | 4. Tzung-mö-yieh |
| 5. Mö-yich-ch'ia | 6. Ch'ia-di-hsi  |
| 7. Di-hsi-li     | 8. Li-ho-bä      |
| 9. Ho-bä-wu      | 10. Wu-nio-za    |
| 11. Nio-za-tzwo  | 12. Tzwo-mö-er   |
| 13. Mö-er-chü    | 14. Chü-twö-p'uo |
| 15. Twö-p'uo-muo | 16. Muo-küo-twö  |
| 17. Kuo-two-ji   | 18. Ji-lé-niö    |
| 19. Nio-ch'i-la  | 20. La-tang-buo  |
| 21. Tang-buo-sö  | 22. Buo-sö-läi   |
| 23. Läi-lung-buo | 24. Buo-yi-nö    |
| 25. Nö-muo-buo   | 26. Muo-buo-di   |
| 27. Di-hsia-biä  | 28. Biä-muö-tzö  |
| 29. Tzö-wo-yi    | 30. Wo-yi-jia    |
| 31. Jia-tzä      | 32. Tzä-jia      |
| 33. Jia-blung    | 34. Blung-läi    |
| 35. Läi-hsia     | 36. Hsia-yi      |
| 37. Ji-chiä      | 38. Chiä-kung    |
| 39. Kung-kong    | *40. Hsia-tzwo   |
| 41. Tzwo-ji      | 42. Ji-za        |
| 43. Za-bang      | *44. O-dë        |

45. Dë-gong                      46. Gong-tzwǒ  
\*47. Ou-lä(本人)

這兩個世系的前二十代完全相同；甲系第二十七代到第四十代，除去三十一二兩代外，也和乙系第三十一代到第四十三代相同。只是甲系的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六代，第四十一到第五十六代；乙系第二十一到第三十代，第四十四到四十七代，是各成系統的。因此咱們可以知道這兩系的宗屬很近。至於甲系的第三十七代和第四十七代，乙系的第四十代、第四十四代和第四十七代何以各和上代不銜接，那或許是傳誦的訛漏，也或許另有別的原因，現在還不能斷定。（\*號表示不銜接）。

以上所說，是就我現在所能找到的材料來討論的。自然，在藏緬族以內的其他部族，或以外的旁種部族具有這種文化特徵的，也許不在少數，將來需要補充的地方正多。這篇文章只在用磁石引鐵式提出問題，希望引起各方面注意，慢慢地材料越澆越多，便可讓它得到圓滿的解決了。

這種制度有什麼用處呢？照我想第一是在幫助記憶。以上所舉各支除倮倮麼些外，都沒有文字，即使有文字也不是日常應用的。有了這種‘頂針續麻’式的連名制便容易背誦得多了。其次，因為容易記憶，每個人便可以把他的祖先的名字從始祖到自己都記在心裏，借此可以知道凡是能追溯到同一始祖的都是同族的人，並且從這承先啓後的鏈索，還可以分“世次，像漢人宗譜裏的字派一樣，這在種姓的辨別上是很關重要的。

此外的功用，便是可以幫助咱們解決些個歷史上的族屬問題



題。

關於雲南的古史，中國的史書像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常璩的華陽國志和樊綽的蠻書雖然都有記載，但嫌語焉不詳。直到元明的時候，中國人得到土著用白子文所寫的‘白古通’以後，對於雲南古史知道的才比較多一點兒。於是元張道宗著有記古滇說，明阮元聲著有南詔野史，楊慎著有滇載記，對於南詔先世的世系都有記載。不過和後漢書所載哀牢夷的沙壹故事，和佛教輸入後的阿育王（Açoka）故事往往牽混不清。三十年董作賓在他所作的‘彝人譜系新證’<sup>(8)</sup>裏，曾經把白古記所載低蒙苴的九子，和帝王世紀中滇侏朱（董校作滇武朱）的十二子互相比較，頗有很好的意見，這裏且不多談。我們現在還是單從南詔的世系說起。

有些歷史家和西洋人研究東方學（sinology）或擺夷（Shan）民族史的，像 Hervey de Saint-Devis，Parker，Rocher，Cochrane 等，認為南詔和擺夷的親緣很近，應該屬於泰族（Tai family）。並且說南詔就是擺夷所建的王國。據王又申翻譯的達嗎蠻拉查奴帕原著的暹羅古代史上說：

據中國方面之紀載，謂汰人之五個獨立區域合成一國，時在唐朝稱之曰南詔。南詔王國都昂養，即今日雲南省大理府。南詔之汰人素稱強悍，曾多次侵入唐地及西藏，但終於佛曆一千四百二十年（西曆八七七）間與唐朝和好。南

(8) 中山文化教育館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二期，181—200頁。

詔之王曾與唐朝之公主締婚。自此以後，王族之中遂雜漢族血統，汰人亦逐漸忘卻其風俗習慣，而同化於中國。雖則如此，汰人尙能維持獨立局面。直至元世祖忽必烈可汗在中國即皇帝位，始於佛曆一千七百九十七年（西曆一二五四）調大軍征伐汰國。至入緬甸境內。自彼時起以至今日，汰人原有土地乃盡淪落而變成中國。

對於這個意見，咱們且不提出別項駁議，單就世系來推究，已然足够證明它不對的了。

據楊慎所輯的南詔野史引白古記，南詔先世的世系是：  
驪苴低—低蒙苴—蒙苴篤……

從此以下傳三十六世至

細奴羅—羅晟—晟羅皮—皮羅閣—  
閣羅鳳—鳳伽異—異牟尋—尋閣勸—

{ 勸龍晟

{ 勸利晟—晟豐祐—世隆—隆舜—舜化真

假如咱們承認父子連名制是藏緬族的文化特徵，而且據陶雲逵說，他所得到的車里宣慰司的擺夷宗譜又絕對沒有這種現象，那麼，看了南詔蒙氏的世系以後，上面所引的意見當可不攻自破了。

至於南詔以外其他五詔的世系大部分也用父子連名制。如：

蒙雋詔凡四世：

雋輔首—佉陽照(弟)—照原—原羅

越析詔或麼夢詔凡二世：

波衝—子贈(兒子)

浪穹詔凡六世：

豐時—羅鐸—鐸羅望—望偏—偏羅矣—矣羅君

澄澗詔凡五世：

豐畔—畔羅皮—皮羅鄧—鄧羅顯—顯文託

施浪詔凡四世：

望木—望千(弟)—千傍—傍羅顯<sup>(9)</sup>。

後來大理段氏漢化的程度較深，這種文化特徵已不顯著。可是段智祥的兒子叫祥興，孫子叫興智，無意中還流露出父子連名的遺跡來。至於創立‘大中國’的高氏也還保持着這種風俗。他的世系是：

高智昇—高昇泰—高泰明—高明清

高氏的子孫清初作姚安府土同知，仍然沿用父子連名制。光緒二十年所修雲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五，頁十七，引舊志說：

順治初，高翮映投誠，仍授世職。翮映死，子映厚

襲，映厚死，子厚德襲，雍正三年以不法革職，安置江南。

又雲龍記往的擺夷傳裏也有一段記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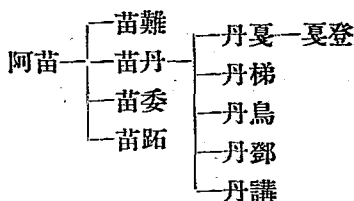
先是夷族無姓氏，阿苗生四子，始以父名為姓：長苗

難，次苗丹，次苗委，次苗跣；苗丹子五人：曰丹夏，丹

梯，丹鳥，丹鄧，丹講；五子中惟丹夏有子夏登。(10)

他們的世系應該這樣排列：

(9) 六詔的世系係參酌樊仲璣書，新唐書南蠻傳和楊慎南詔野史決定的。



這顯然也是屬於父子連名制的。不過原書所謂擺夷傳應該是夔夷或白夷的錯誤，也就是白子或民家。因為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泰族並沒有這種文化特徵；而且從現代民族分佈來講雲龍也只有白子而沒有擺夷；所以我才有上面的校訂。如果我所校訂的不錯，那麼拿這條材料同大理段氏，‘大中國’和姚安高氏的世系比較，我們對於民族的族屬問題，似乎更可以得到解決的曙光了。然而證據却還不止於此：

三十三年七月我們一行三十三人應馬晉三（崇六）閻旦夫（旭）陳勛仲（復光）王梅五（恕）諸位的邀請，同到大理探訪縣志資料，門類分析的細密，參加人員的繁多，頗極一時之盛。吳乾就專攻社文秀史實，但因為他興趣廣博，功力勤劬，所收獲的副產品極為豐富。例如雙姓問題，同姓相婚問題，他都到處留心，隨手摘錄。沒想到他比我晚回昆明十天，竟在大理下關給我搜到了關於父子連名制的史料。這真使我大喜過望！

他所得到的材料有兩種：一個是‘善士楊勝墓誌並銘’，大

(10) 雲南備徵志卷十九。此條承張征君于三十三年夏自維西抄寄，特此聲謝。

明成化三年‘龍關習密僧楊文信撰並書咒’，原碑在大理下關斜陽峯麓麼夢坪；一個是‘太和龍關趙氏族譜敘’，天順六年二月吉日‘賜進士第南京國子監丞仰軒山人許廷端頓首拜撰’。(11)在前一個材料裏我們發現。

楊賢—楊賢慶—楊慶定

祖孫三世都是父子連名，慶定以下則不然。據乾就所加案語說：‘慶定明洪武間人。洪武十五年左右副將軍藍玉沐英帥師克大理，設官立衛守之，慶定遂爲都里長，是則元代段氏之世，楊氏仍沿風習，行父子連名制。至是漢人移居者多，當地土著漸濡漢化，楊氏之放棄其父子連名舊習，蓋其一端也’。在後一個材料裏我們又發現

趙福祥—趙祥順—趙順海

祖孫三世也是父子連名，自趙賜以下這種文化的遺跡就不可復見了。乾就所加案語說：‘趙氏自趙福祥而趙祥順，趙順海，祖孫三代亦父子連名。其始祖永牙至福祥數世當亦如此，惜其名諱失傳，無可考按耳。降及趙順海子趙賜，父子連名制始廢。賜元末明初人，以習密宗，洪武間曾隨感通寺僧無極入觀。此與龍關楊氏自洪武間楊勝始不以父名聯己名，正可參證。是後大理土著在元以前皆行父子連名制。迨明洪武十五年藍玉沐英等戡定大理後，漢人移殖者日衆，當地土人始漸漬漢化，舉其遠

(11) 兩種材料原文和吳君跋語載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拙著‘三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附錄。

古之慣習而廢棄之，當無可疑也’。

拿以上兩個實例和我在上文所舉的大理段氏，‘大中國’高氏和姚安高氏三個例來互相勘研，我們可以提出三條新的結論：

第一、從這個文化遺跡我們可以推測大理乃至迤西各縣的一部分土著曾經和藏緬族有過關係。

第二、善土楊勝墓誌的所在地是大理下關斜陽峯麓的‘麼夢坪’。拿這個地名和余慶遠維西見聞錄所記麼夢姓氏制度及麗江木氏宗譜的三十四代父子連名互相參證，我覺得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至少可以說楊勝的先世和廣義的藏緬族有過血緣關係。況且據‘玉龍山靈脚陽伯那’所載木氏傳說中的第七代祖先‘草美里爲爲’的第三個兒子就是民家（麼夢語‘Lä-bbu’）的祖先：那尤其確鑿有據了。

第三、從前賴古伯利（Terrien de Lacouperie），戴維斯（H. R. Davies），丁文江，凌純聲等關於民家族屬的推測，由這個文化特徵來看，我認爲都值得重新考慮了。截到現在爲止，只有李方桂所說民家語言和傣語相近的假設還離事實不遠。

在中國古史裏也有一種以祖父的字或名爲氏的制度。鄭樵通志氏族略序說：

七曰、以字爲氏：凡諸侯之了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爲氏。如：

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駢，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

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

曰魚菑，魚石。

此之謂以王父字爲氏。

八曰、以名爲氏：無字者則以名。如：

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

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豐卷，豐施。

此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是也。無字者以名。然亦有不以字而以名者，如樊皮字仲文，其後以皮爲氏；伍員字子胥，其後以胥爲氏：皆由以名行，故也。

氏族略二又說：

亦有不以王父字爲氏，而以父字爲氏者，如：

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家氏；

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爲子桑氏。

亦有不以王父名爲氏，而以父名爲氏者，如：

公子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伯，其後爲茲氏，

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

以名爲氏者不一而足；左氏但記王父字而已。

這種氏族制度乍看起來似乎也像是父子連名或祖孫連名，也可以由子孫的氏推溯他的宗系由來，但定氏以後父子或祖孫的名字間就不再有關聯關係，所以和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是不能強爲比附的。

最後，我想起胡適民國三年七月二十日在他的藏暉室劄記卷五裏曾經記了一條‘印度無族姓之制’說：

與印度某君談，其人告我，印度無族姓之制，其人但有名無姓氏也。其繼承之次，如父名約翰、約瑟、馬太，則其子名約瑟、馬太、李卻，李卻爲新名，其前二名則父名也；其孫則名李卻、腓立、查爾斯，其曾孫則名腓立、查爾斯、維廉，以此類推。

原文所謂約翰，李卻等等，自然是借用西洋人的名子來說明印度的這種制度，並不是說印度人當真用這幾個名子。我對於這個提示頗感興趣，可惜對於印度所知道的太少了，所以關於這一點還得希望印度友人的幫助，好使我將來有訂補本文的機會。至於波斯、阿拉伯和俄國的姓名制度雖然也含有表現世次的特徵，但是因爲和這裏所討論的父子連名制並不相同，所以本文不再贅及。

三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初稿，次年二月二十五日重訂；

三十八年三月二十日續纂‘再論’‘三論’兩篇，以成全文。

案，此文屬稿時，承陶雲逵先生惠贈阿卡族之世系兩種，並予以數點寶貴之商訂。十二月二十一日余在西南聯合大學文史學講演會宣讀此文，復承親自蒞場切磋，且爲邊疆人文索稿。乃修訂未竟，君突爲病菌所襲。比及展轉床褥，猶諄諄以此文爲念，囑其夫人林亭玉女士翻篋檢尋。經余箋告待君痊可後呈正，始克安心。今此文雖勉強寫定，而君已不及見之矣！懸劍空壠，銜恨何如？君所作‘西南部族之雞骨卜’方刊布於邊疆



人文第二期，綜合勘究，勝義殊多。倘假以歲年，則其有造於斯學者，詎可限量？今竟奄忽遽逝，則豈朋輩之私痛而已哉！君以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病歿於昆明雲南大學附屬醫院，次月十六日各學術團體相與開會追悼之。余挽以聯語云：

謗語病韓間念念不忘連名制；

痛心遺笥裏孜孜方竟骨卜篇。

蓋紀實也。嗚呼雲蓬！君如有知，當因知友之踐約而怡然瞑目耶？抑因賈志謝世而永懷無窮之悲耶？

\* \* \* \* \*

### 附吳乾就所錄‘父子連名制’文件二種

#### (一) 善士楊勝墓誌并銘

##### 龍關習密僧楊文信撰并書

竊曰孝子之事喪親也，先以明堂之爲重。此慶楊氏之茂族者，是大理龍關邑之賢也。高祖楊賢，元朝於知管掌方面，可行明令，養萬民爲鄉里。曾祖楊賢慶，接任倉官，有大行之威勢。祖考楊慶定，洪武年間，建立蒼洱府縣，封爲本都里長，生於三男：曰長，曰平，曰勝。勝取楊氏，生於三男：長曰山，次曰祿，三曰惠；後取何氏，曰蘭，生於海能，男婦曰好，曰才，曰春，曰音姐。續孫按從上下文觀之，‘續孫’蓋‘續孫’之音誤，詳下。曰溫，曰圭，曰堅，曰晏。有三女：曰醜，適楊圭，曰朱，適趙四，曰善，適蘇禾。四男三女之數，各生子孫聰俊按原刻如此，當爲‘俊’之誤筆。續代賢綉，按當爲‘秀’之誤。連

綿不期。按始爲‘絕’之音誤。成化二年閏三月，年至耳順，大限壽終，卜擇吉地，葬之斜陽。長男楊山，起大孝心，投之先生，請文讚文。按當爲‘父’之誤，從下句‘高曾’對舉，父之之厚德，題高曾祖之揚名，上似落一‘祖’字，當作‘祖父’或‘父祖’。興後紹子嗣，示現現。按原鈔如此蓋現世之意或衍一現字從所遺之本，配□。按此字漫漶難辨，據上文當爲‘楊’字修善之門，鄉黨舉之尊見儷；按原文如此。蓋親族憐。按當爲‘憐’之誤里，廣布田地糧食，可以接濟貧人。是以生男好學，明曉三端六藝，或文或武；女有三從四德，守閨守室。

大哉宗枝，可以彰也！

銘曰：元姓宏農，表德諱勝，生之曉月，有名有行。

賢子賢孫，體師習仁，胤嗣報恩，立石刻銘。

孝男楊山，楊三十祿，楊惠，楊海能。

大明成化三年 孟春三月吉日立。

石匠何嵩刻

乾就謹案：原碑在大理下關斜陽峯麓慶慶塚。塚上諸墓，元明爲多，元以前者皆火葬，以瓦甕載骨灰埋地下，上平放石一方，立石幢其上，幢高三尺許，頂有藏文呪語，蓋慶慶人之習俗也。明代則壘石爲墳，前立石碑。碑蓋自右而左，……誌碑爲漢文，碑陰皆藏文橫書，字體至工緻，諸明代碑皆然，此碑亦如之。

此墓誌有堪注意者數事：一、自楊賢而至楊賢慶，而楊慶定，祖孫三世，皆父子連名，而慶定以下則否。慶定，明洪武間人，洪武十五年左右副將軍藍玉沐英帥師克大理，設官立衛守

之，慶定遂爲都里長。是則元代段氏之世；楊氏仍沿風習，行父子聯名制。至是漢人移居者多，

據明史列傳第二百一，雲南土司一  
大理條：洪武十六年……命六安侯  
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人民。……二十年詔景川侯曾震，及四川都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即雲南品甸屯種，以俟征討。則漢人于大理當地土著，漸濡漢化，楊氏府屬，大規模移民屯種，乃洪武二十年事。

之放棄其父子聯名舊習，蓋其一端也。原碑云：‘高祖楊賢，元朝於知管掌方面，可行明令叢萬民爲鄉里。’雖僅溯至楊山之高祖，元時居于龍尾關，未及其始祖所自出。惟碑南復有大理府學儒士楊永撰故處士楊公墓誌曰：‘按狀：公諱脚，姓楊，爲龍尾世家，其始所自出莫考。……時成化二年龍集丙戌春三月良日，孝妻施氏，孝子楊德楊明等同立。’此碑亦立于成化間，先楊勝墓誌銘一年，楊勝殆與楊脚同族，而‘其始所自出莫考’，但‘爲龍尾世家。’則楊氏蓋久居大理之土著，當可置信也。

二、楊勝娶楊氏，女楊醜復適楊圭，則婚媾不諱同姓，蓋大理土著之習尚。今大理人之同姓相婚，其所從來遠矣。

三、就文體言，‘於’字凡四見，‘元朝於知管掌方面’之‘於’字，殆與‘以’字同義；其餘二‘生於三男’，‘生於海龍’三‘於’字：皆無義，可刪，而三句句法皆同有此‘於’字；豈其時土人之口語虛字歟？

四、碑文慣例，以至漢人禮俗，婦人皆稱氏而不名，而此則題楊勝後妻曰何蘭，其媳曰好，曰才，曰春，曰音姐按原碑下云：  
報孫曰溫，曰

圭，曰堅，曰晏。’所謂‘續孫’於義難通。若謂楊勝有此四孫，但下文云：‘四男三女之數各生子孫聰俊。’男女皆總其數，于孫則否。則非謂楊勝有此孫輩四人於文義甚明。楊勝有四子，男婦四，‘續孫’四名，復繫接於男婦四名之下，則所謂‘續孫’蓋‘續法’之音誤。謂楊勝四子，娶婦四，後復娶四婦也。楊山等之續孫，殆猶其父之‘後取’耳。若此懸疑為可信，則楊勝八媳皆盡舉其名，而略其氏也。皆舉其名而反略其氏，亦可異也。意者，麼些人有較原始之種姓，而無較後起之氏從姓出之氏，姓不常用，如滿人之姓愛新覺羅，亦不常冠於名上也。即以父名冠己名，表示某人之子某以當漢人之所謂氏。楊氏自楊勝始，始去父子聯名制。蓋全族一姓，諸人皆同，自無需此贅稱耳。明初距其舊習未遠，故此所起之氏，蓋漢化後做每漢人而立者為時人所忽略，今楊勝諸子婦于碑文中舉名略氏，殆以此故歟？

五、原文云：‘此慶楊氏之茂族者，是大理龍關邑之賢也。’此‘慶楊氏’之‘慶’字，于文義頗難索解。苟釋為形容詞，實扞格難通。致楊氏自楊勝始不聯父名以為己名，其父曰楊慶定，祖曰楊賢慶，皆同具一慶字，方諸春秋時，以王父字為氏之習尚，則楊勝今不復聯父名以為己名，而取祖父名之末字以為氏，則慶字正其選也。故竊謂‘慶’字為一專名；楊氏固氏楊矣，亦可氏慶；故亦可合稱為‘慶楊’氏也。茲僅聊備一說于此，以待先進教正，未敢遽為斷論，強作解人！

六、楊勝配□，鄉黨舉為‘尊見儉’；楊祿又作楊三十祿按三十當非祿之字，楊山楊惠楊海能皆未字名聯書，且碑中人名，亦盡有名無字，蓋時人尚無此習也。此‘尊見儉’，‘三十’果何取義，俱待攷。

(二) 太和龍關趙氏族譜叙

宇宙間無窮止，无測量，大無內，小無外者，佛法僧也。其設教不一，惟秘密一宗，爲三寶中最上乘也。教始燃燈，如來傳釋迦文佛，釋迦於涅槃會上傳金剛手尊者，尊者傳五印度諸國王，金剛乘師波羅門，遂成五祖因緣。今阿左力皆中印度之秘宗也。蒙晟羅時，天竺人摩迦陀闍瑜珈教，傳大理阿左力輩，而趙氏與焉。自是法派分流南渡矣。趙氏之先諱永牙者，福應萬靈，不可盡述。凡幾世傳至趙福祥，祥順，順海，世居大理太和龍尾關白蟒寨。蒙峇關中有白蟒吞人爲害，適啓赤城者，義士也，手持利刀，捨身入蟒腹，蟒害遂除。居人德之，取赤城葬於靈塔寺，建浮屠鎮之，燬蟒骨灰之，遂名曰白蟒寨。今人誤名白馬非也。順海公資性穎敏，慕道精勤，驅役鬼神，召風至雨，禳役（疫）救災，可謂德服衆望者。公之大父與考，宗眼慧明，運風雷，伏龍虎，早求必澍，淫求則止，咸爲蒙詔國師。順海生子一，曰賜，賜生三子：瞻，曰均，曰護，亦習先業，咸以德著。洪武十五年天兵克服雲南，取大理，賜如京款貢，均請從焉。峇禁宮崇按當爲崇亂，公深入宮闈默坐課功，不旬日而崇除。天顏有喜，給羊皮旨，免世差，欽賜人頭骨、水盂、法鼓、宮綉、袈裟等寶，并

御製詩十八章。馳驛遺按當爲還。遺之誤。護迎公子瀕，瀕人留護治  
擊龍，遂家于瀕池海口。其後莫考。公抵家與師無極勤按勤當作勒。

御製詩于威通寺懸之。乃健按當作建寺于山之左腋，屢被水患，  
再遷於蕩山之巔，名曰寶度。公生於元至正成按當作子，壽作成，壽  
七十二。永樂十八年不疾跣趺坐化，時有白炁自泥瓦上冲，  
飯頃方息。荼毘之日，舍利瑩然，葬於斜陽麓。從葬者  
如歸市，咸觀瑞鶴迴翔，彩霞呈秀，莫不稱奇。茲天順六年  
適長子壽再應第二次

欽取

詔，恐祖跡淪沒，以族譜謀于余，懇余叙諸首，可謂光前裕後  
矣。余不似，姑述其略以傳不朽，以識歲月云。

崑

天順六年二月吉旦。

賜進士第南京國子監監丞仰軒山人許廷端頓首拜撰。

太和趙氏淵流

草木子作

趙永牙 公唐末宋人也，與董細師，楊會舍，王玄輿六人遊  
行于渠會之間。

西竺神僧出永牙，隨求隨應果無涯；天水流傳公命脈，至今衣  
鉢染煙霞。

敦素子天目山人高季贈

趙福祥 公生于蒙段時，永牙之玄孫也。

西羌佛種，蒙詔師封，坐招風雨，伏鬼屠龍，噫嘻呀，孰能與之追縱。

翰林院修撰銀溪王岳贈

趙祥順 公生于元，福祥之子，有孝行。

口吐白毫毛，毛內見佛像，靈求立可晴，旱求立可降，鬼神服其靈，日月失其亮，功行超今古，皜皜不可尙。

監察御史西滄楊璫贈

趙順海 公生于元，祥順之子，壽八十二，娶楊氏。

人世妖魔作祟<sub>崇</sub>按當作殃，神師驅伏敢猖狂，任他風雨能呼至，天地陰陽自主張。 巡城御史萃峯張鵬題

趙賜 公生于元，順海之子，洪武龍興十五年，

天兵征雲南既平，以西平侯沐<sub>按乃沐之誤</sub>公保釐之，於時感通僧無極

率徒入覲，公携子均從焉，獻白駒一騎，白山茶一本。

高皇納之，山茶忽開一朵。上喜，命翰林大學士李紳應制賦詩贈之。賜

御製詩十八章并序記，馳驛遣歸。遇子護，迎公于滇，滇人留護治昆海龍，遂家焉。公壽七十二。

竺皇秘毘求種輸

自歎靈闕山三月

來納法德到歸功行滿朋

西土精闡不特千一

國都教盧紫菰孤  
編修車泉楊慎贈

(下略)

乾就謹案：太和龍關趙氏族譜爲黃紙手卷，上有紅硃長印多顆文爲：‘皇帝聖德，奉戴玄珠’紙多斷爛，以棉紙裱之，今仍斷爲大小二卷。全譜紙張如一，惟有新舊之分，故色素有赭黃嫩黃之別而已。手卷一面工楷鈔寫‘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第四十一’，題云：‘大理國灌頂大阿左梨趙泰昇敬造大般若經一部，聊申記云。’末有‘時天開十九年癸未歲中秋望日，大師攸清奇識’等字。字體工整，出自一人手筆。手卷之另一面，則爲趙氏族譜，字體或工或拙，出自多手，蓋時有補綴，及經卷既盡，復續紙爲之也。

除上所擇錄及歷代世系外，先後復有成化年間湖廣德安府判

雲貴解元段子澄之趙氏族譜後跋；嘉靖辛亥<sup>三十</sup>年<sup>後</sup>按、原跋未題年  
月，惟文中謂嘉  
靖辛亥，以御史大夫致政家居，‘于茲譜有感，復託中翰館長  
名筆制後跋，以竟其終’云，則趙作當在嘉靖三十年後事。族人趙汝濂之譜

跋；隆慶元年李元陽之趙氏族譜跋略；萬曆丙申<sup>二十</sup>年<sup>四</sup>昆明張養節之昆陽趙氏族譜序：凡此諸序跋，皆述及趙氏先世之所從出，而與許廷端之太和龍關趙氏族譜叙略同。

今按，趙氏自趙福祥而趙祥順，趙順海，祖孫三代亦父子連名。其始祖永牙，唐末人，自永牙至福祥數世，當亦如此，惜其名諱失傳，無可考按耳。降及趙順海子趙賜，父子連名制始廢。賜，元末明初人，以習密宗，洪武間曾隨威通寺僧無極入



觀；此與龍關楊氏自明洪武間楊勝始不以父名聯己名，正可參證，是則謂大理土著在元以前皆行父子聯名制，迨明洪武十五年藍玉沐英等戡定大理後，漢人移殖者日衆，當地土人始漸漬漢化，舉其遠古之習慣而廢棄之，當無可疑也。

附 錄 二

茶 山 歌\*

三十三年一月間我受滇西戰時幹部訓練團的聘到大理去講學，回來時帶回兩位茶山的朋友：一個住在片馬的叫董昌紹，另一個住在噏戛的叫孔科郎。他們倆都是在密支那受過中等教育的。在把他們的語言記錄到相當程度時，從三月十五日起，我便開始記錄他們的歌曲。雖說這是一件新鮮而有趣的事，但他們二位在昆明既住膩了，整天的被我們反復考問式的記音也鬧煩了，他們對於唱歌的興趣似乎也減低得多，所以記錄起來不大順手。

我一看他們那種神氣，知道如果再用記錄語音式的方法，一準沒有好效果。臨時我就推開紙筆，先慰勞他們一陣，然後說，我要學唱他們的歌，希望他們熱心的教我。這樣一捧他們，他們一看我手裏沒拿紙筆記錄他們的口供，果然高興些，當下把那嚴陣以待的空氣和緩下來。

第一個唱的是董昌紹，他先謙虛了一陣，我再恭維一陣，他就攤開他預先寫好的歌詞唱了起來。因為他受了我們一兩個月記音的訓練，養成一個隨時隨處打頓的習慣，唱了兩拍就停下來，釘着我看。這真糟糕，記音的那一套怎麼用得到記歌曲上面呢？八寶琉璃拆下來可就不成片段了。我想如果我不把我的兩手放在使他能真正澈底放心的地方，這歌可能的記不成功。

\* 這篇文章初稿原在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發表（三十三年，七月，昆明）。

我即刻兩手一托下巴，裝做欣賞 Foster 的名歌似的讚道：‘好！好！’他這才放心，又從頭起，一氣兒的唱了下去。唱到歌詞的第六行，也就是全曲一半的地方，他不唱了。問他，他說：下面的唱法同剛才一樣。他的話使我不禁多想了一想，一看他那態度，我知道儘管我知道這裏面沒有那麼簡單，他也知道我知道這裏面沒有那麼簡單，我頂好別把局面弄僵了，就當他是唱完了吧，讓他一句一句的教我。

他又開始唱第一句，這時使我最詫異的便是他這次的唱法竟和上次不同。

不管怎樣，我是極細心的從萬難之中去找他唱的節奏、延長音、速度、高低半音、滑動音，如我下面所附譜上所記的結果。而且我唱給他聽，他認為我真是唱對了才罷。這時我的紙筆都拿出來了，這樣，把全曲的上半弄完。我發現第六句末三拍他竟有兩種唱法，有時這樣，有時那樣，沒準兒。

下一半據他說是跟上半一樣，到這時，我請他唱，他不耐煩的唱了，不但不大相同，簡直說它大不相同也不為過，最末了一句也是兩種唱法，忽而這樣，忽而那樣。這還不算，他把這一半整個兒的提高三度音來唱，我跟着提高上去，他又落下來了。我這纔敢說他並非‘轉調’像最進步的‘犯調’或西樂的大曲似的，只不過嗓子不得勁要換換罷了。

下一半我是另紙記錄的，我把它當做一支新曲似的重新記錄，歌者看我這樣笨拙的硬要重寫重記，而且把上半曲已經記好的譜和詞像害羞似的藏起來，也不禁解頰。殊不知他看不上上

半的詞和譜，自自然然的唱，結果正如我所料的，曲詞和上半竟不盡同。我仍是‘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到他承認我所唱的和 he 唱的完全一樣（連各種細微的地方都算在內），他完全贊歎他的學生學得真快真像真好，這才算了。

這時我把他手裏拿的歌詞撤去，要他和在本鄉裏一樣自然流利的唱一遍全曲給我聽。他大窘，他堅持着沒有詞就不能唱，這使我十分詫異。但到最後我讓步了，他拿着詞頗不自然流利的唱着，我一面在記錄上作最後的修正，一面感覺他的唱法不靈。

第二個唱的是孔科郎，他來了，單刀直入的就掏出一張他預備好的連詞帶譜的山頭歌 *Jing p'aw mak'awn* 要唱。我一看真糟，趕緊請他喝茶，他一手接了茶，那隻手仍抓着譜不放。我一面和他閒談，不讓他的眼睛落在譜上，一面借了他的譜過來把歌詞另抄在一張白紙上，讓他按我所抄的（只有詞而無譜的）來唱。他是非常之堅決，‘就是這樣唱法’。我毫不能改變他的決意，唱四遍都一樣。最後，他看見我始終和和氣氣的，才肯多告訴我一句話，這歌第一句要小聲唱，第二句大聲唱。我和他閒談了一陣，他又說第一句乃是獨唱，第二句是衆人齊唱。如果我憚煩而不再問清楚，會把 *piano*（弱音，小聲唱）和 *solo*，*forte*（強音，大聲唱）和 *unison*（和音，衆人齊唱）攪在一團。

我對於他這種堅決的態度非常詫異，不過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存疑，掉換話頭，問他是否會唱第一位所唱的那首長歌。他回答不會。他們兩人似乎早已有默契，各唱一首，餘非所聞。真是分工合作。通常依情理講，他們兩人同是一個地方的

人，鷄犬之聲相聞，何況活人在社會交際時所唱的山歌，焉能兩人各會一首，其餘的都不知道？

歌曲記完之後不久，他們兩人又到滇西去了。本來我想拿歌詞各個字的聲調升降情形和歌曲的升降做一番比較，拿歌詞的情緒和歌曲的情緒再做一番比較，因為材料太少，怕沒有什麼結果，故稍遲疑。

暑期中，我無意中在郊外聽見有人隔着牆歌 *Jing p'aw ma-k'awn*。第一句和孔科郎唱的相同，第二句末一音改爲 *sol*，有第三句，與第一句略同，照他的唱法應有第四句，但是唱的人突然停了。接着便是一陣嘻嘻哈哈的打鬧。我等了好久，無結果而回。一方面悵惘，一方面確信第二首歌另有唱法。

這使我心裏很懊惱，費了好大的勁，以記錄語音似的細心耐性和聽習大樂章 (*symphony*) 似的緊張機警，結果是連鬼都沒有搏到。於是把它丟在抽屜裏一年沒理會。

最近看到徐夢麟先生雲南農村戲曲史之末附有花燈劇的茶山調，跟我所記的兩首不同。據張清常君的意見，以爲花燈劇的唱法，有樂器伴奏，又有過門，更配上漢語的歌詞，距離原來茶山歌的面目太遠了，故未引用。

當我和張君談起這兩位茶山人唱歌的情形，照他的看法，我這次的記錄不但沒失敗，而且有重要的發現，他解釋這次種種不順利的原因：

1. 在文化比較落後一點的地方，當然不會有許多受過專業訓練的歌者，大概是每個人都會唱，都唱得不大

好。優劣既在伯仲之間，這次所找的發音人雖不見得好，再到茶山去找也差不多。

2. 民歌本來就沒有什麼準確固定的唱法，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即使是同一個人唱也以其興之所至及歌詞略有改異就會隨時變更唱法。所以第一位發音人唱唱改改，雖似不規則，正是田野間天籟式的作風。第二位發音人把曲調預先寫定，不過是求其簡單化，省事，等他到了田野山林中，一定會自然而然的唱出花腔來。

他認為我這次調查所得的曲調，風格正與我國內地的民歌相合（關於這個問題他已先發表了兩篇短文，一篇是民國三十年寫的抗戰歌曲採用民歌風格問題，一篇是登在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第三期上的從我國內地民歌說到邊疆歌謠調查）。音樂是民族精神最真實的表現，由此可知我國內地漢人和茶山人本是一家，茶山人不應該輕信外人的離間挑撥。

經張君這樣一講，我很高興我不但知道茶山人的語音語法詞彙，而且發現和我國內地民歌風格相同的茶山歌，真可算是一種意外收穫了。

現在且把我所記的歌譜抄錄在下面：

第一首係男女作愛時所唱，董昌紹唱，因用到假嗓，（compass）甚廣。



Andante (♩ = 70-90)



nyu1 e1 . ngang1 nu1 xang1 su1

(開始聲)(歌詞直譯)我們人

(歌詞意譯)我 們 人



a1-shik1 nik1 lawm1 s a1 lai1 shang1,

不 死 心 不 換 讓 我 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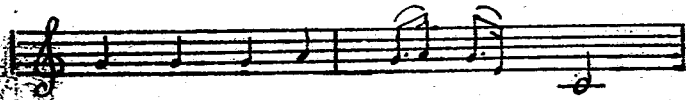
不 死 時 心 不 變



chang1 yam1 we1 nyik1 we1 chek1 shang1,

愛 人 遠 在 遠 愛 深

情 侶 愈 遠 愛 愈 深



ban1 sauk1 we1 xu1 we1 nam1 shang1,

般 粟 花 遠 插 耳 遠 嗅 香 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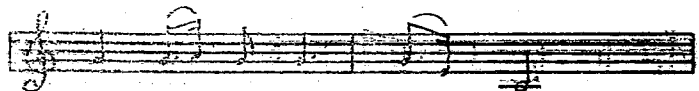
般 粟 插 耳 愈 遠 香 愈 馥

語 言 與 文 化



nyang1 nu1 nyik1 law1 kyaw1 ri1

我 們 在 男 女 羣 聚 時  
我 們 在 男 女 羣 聚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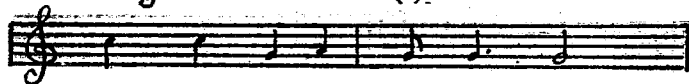


nyik1 law1 lay-ung kyaw1 ri1

在 男 女 羣 聚 時  
在 男 女 歡 聚 時

*Allegro*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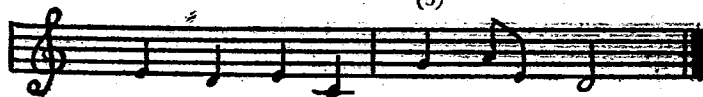
(2)



gawng1 gyaw1 ley1 yaw1 a1 wang1 shaŋg1

身 體 中 間 風 和 用 不 進  
兩 身 契 合 風 不 透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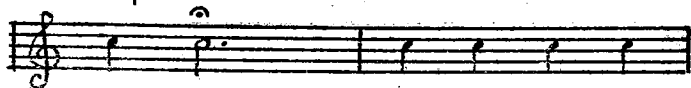
waw1 szu1 gyik1 yaw1 a1 dek1 shaŋg1

竹 皮 水 用 不 濕  
竹 皮 沾 水 不 着 濕



語 言 與 文 化

Tempo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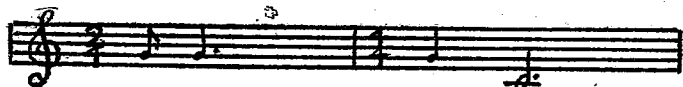


tung<sup>1</sup> p'uk<sup>1</sup>

蒲 蠻  
在 蒲蠻

ming<sup>1</sup> maw<sup>1</sup> tung<sup>1</sup> p'uk<sup>1</sup>

地 方 蒲 蠻  
和 漢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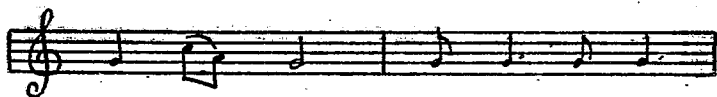


ta<sup>1</sup>-he<sup>1</sup>

漢 人  
所 住 的

ming<sup>1</sup> maw<sup>1</sup>

地 方  
地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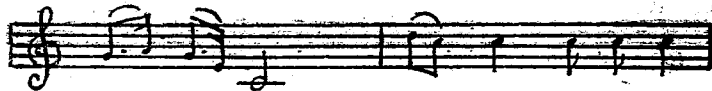


ming<sup>1</sup> ngeng<sup>1</sup> ngo<sup>1</sup>

地 方 各 處 錢  
各 處 找 錢 來

show<sup>1</sup> ri<sup>1</sup> mi<sup>1</sup> lik<sup>1</sup>

找 來 米 勒(蒲蠻地名)  
在 米 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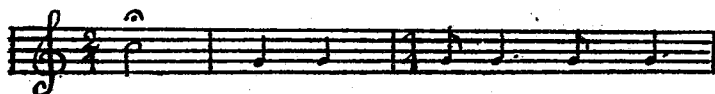
shih<sup>1</sup> jaw<sup>1</sup> ri<sup>1</sup>

金 找 來  
找 金 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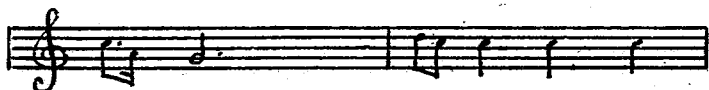
nga<sup>1</sup> p'aw<sup>1</sup> waw<sup>1</sup> mi<sup>1</sup> law<sup>1</sup>

我 的 父 村 趕 去  
我 趕 向 我 父 在 的 村 中

語 言 與 文 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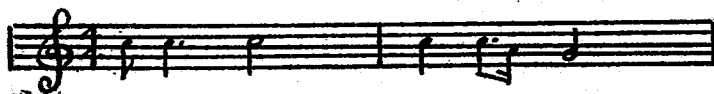
h<sub>2</sub>aŋ xang-ɿ zaw-ɿ a-ɿ-shik-ɿ waw-ɿ mi-ɿ  
 了 人 的 兒 子 不 死 的 村 趕  
 去 一 趕 向 人 子 不 死 的



law-ɿ hga-ɿ nga-ɿ mi-ɿ by-ɿ ap-ɿ mi-ɿ  
 去 了 我 的 母 樹 趕  
 村 中 去 我 趕 向 我 母 在 的



law-ɿ hga-ɿ ngaw-ɿ zaw-ɿ  
 去 了 鳥 的 兒 子  
 樹 上 去 趕 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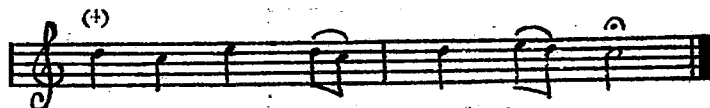
a-ɿ-shik-ɿ by-ɿ ap-ɿ mi-ɿ law-ɿ hga-ɿ  
 不 死 的 樹 趕 去 了  
 雀 雛 不 死 的 樹 上 去

語 言 與 文 化



hkyaw<sup>1</sup> saw<sup>1</sup> gawm<sup>1</sup> t'ang<sup>1</sup>      yuk<sup>1</sup> law<sup>1</sup> hga<sup>1</sup>

路 走 房 子 頂      邊 去 了  
路 走 到      房 邊 了



gyit<sup>1</sup> gu<sup>1</sup> sheng<sup>1</sup> t'ang<sup>1</sup>      k'ap<sup>1</sup> law<sup>1</sup> hga<sup>1</sup>

水 過 湖 邊      到(過) 去 了  
水 走 到      湖 邊 了

語 言 與 文 化

\* 表示滑音 (appoggiando)

(1) 或唱作 

(2) 或唱作 

(3) 或唱作 

(4) 或唱作  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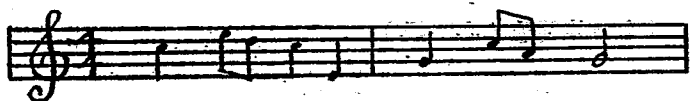
第二首孔科所唱的山頭歌比較簡單，係新屋落成時男女合唱的，共唱四遍，每遍兩句，據說上句一人獨唱，下句眾人齊唱：

語 言 與 文 化

Jing p'aw mak'a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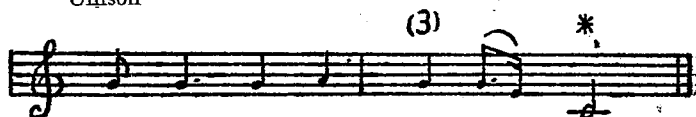
Andante solo

山 頭 歌



- |   |                    |      |                  |
|---|--------------------|------|------------------|
| 1 | chyí- law1 ga1 wa1 | nau1 | law?1 ai1,       |
|   | 起 聲 話 來            | 很 多  | (助詞)             |
| 2 | chyí- law1 ga1 wa1 | nau1 | lai1 ai1,        |
|   | 起 聲 話 來            | 很 多  | (助詞)             |
| 3 | ma1 ling1 p'un1    | gaw1 | preng1 ai1 law1, |
|   | 大 樹 林 樹 是          | 直 高  | (助詞) 嘍           |
| 4 | a1k jan1 gum1      | din1 | tsaw1 ai1 law1,  |
|   | 太 陽 圓              | 高    | (助詞) 嘍           |

Unison



- |  |                |      |         |      |        |
|--|----------------|------|---------|------|--------|
|  | k'a1 shí1 k'a1 | gai1 | na1     | gaw1 | ai1    |
|  | 水 溪 水 河        | 彎    |         |      | (助詞)   |
|  | nam1 na1 num1  | ru1  | ma1     | nai1 | ai1    |
|  | 小 樹 林 裏 蔓 草    | 繞    |         |      | (助詞)   |
|  | ma1 sha1 sai1  | mun1 | k'yeng1 | ai1  | law1.  |
|  | 人 血 也          | 紅    |         |      | (助詞) 嘍 |
|  | a1k shu1 shan1 | mun1 | law?1   | ai1  | law1   |
|  | 野 獸 也          | 多 的  |         |      | 嘍      |

譯 文

其一、說起話來真很多，溪水河水一樣彎，

（註、水彎喻人心不好）

其二、說起話來格外多，叢生蔓草繞小林，

（註，蔓草亦喻人心不好）

其三、林中大樹直且高，人之血赤而紅，

（註、樹高血紅均喻好）

其四、太陽圓而高，野獸衆且多，

太陽可望不可及，野獸雖多不可得。

### 附 錄 三

## 從客家遷徙的踪跡論客贛方言的關係\*

#### 一、客家話和江西話的近似點

在我研究江西臨川話的時候，我發現這種方言和客家話有許多類似的地方。若拿臨川話和可以代表客家的梅縣話來比較，我們可以指出下面幾種相同點：

(1) 古濁塞聲一律變送氣的清塞聲。古濁塞聲並定諸紐，在官話系的方言裏，平聲變送氣的清塞聲，仄聲變不送氣的清塞聲。臨川話和梅縣話却不論平仄一律變送氣的清塞聲。例如：屬於古並紐 b' 的‘蒲’‘部’，聲母都念作 p'，屬於古定紐 d' 的‘徒’‘度’，聲母都念作 t'。

(2) 古曉匣兩紐的合口變 f。例如：屬於古曉紐 x 的‘呼’‘火’‘化’‘忽’等字，屬於古匣紐的‘胡’‘戶’‘活’等字，在別的方言裏有的都變 x，有的都變 h；這兩種方言把這些字都念成 f 聲母。

(3) 保存閉口韻尾 -m, -p。例如‘貪’‘南’‘三’等字都有 -m 韻尾，‘答’‘雜’‘納’等字都有 -p 韻尾。這是和廣府話福佬話相同的現象。

(4) 咸山蟹三攝在見系聲母後殘餘一二等分立的痕跡。

照近人所擬的廣韻音，一等的單談寒桓哈泰諸韻的主要元音

\* 這篇文章的初稿原來用作臨川音系的敘論；後來又單獨抽出修訂，在中國青年第七卷第一號上發表過（頁 83—84，三十一年）。

是侈  $\alpha$ ，二等蟹銜山刪皆佳諸韻的主要元音是鼻  $a$ 。這種分別在多數方言裏都混淆了。臨川話和梅縣話都把‘感’‘甘’‘鴿’‘盍’‘干’‘喝’‘官’‘括’‘該’‘蓋’等字的主要元音都念成  $o$ ，把‘減’‘監’‘夾’‘匣’‘奸’‘瞎’‘關’‘刮’‘皆’‘佳’的主要元音都念成  $a$ 。這雖限於在見系聲母後邊方保存，可是古代侈  $\alpha$  和鼻  $a$  的分別，總算反映出這一點兒遺跡來。

(5) 魚虞兩韻的精組見系來紐字變  $i$ 。例如：‘居’‘魚’‘句’‘驅’和‘飢’‘尼’‘冀’‘欺’同音；‘徐’和‘齊’同音；‘驢’‘縷’和‘黎’‘旨’同音。

(6) 侯韻讀  $eu$ 。例如：‘頭’‘猴’‘口’‘走’的韻母，在外方人聽起來頗可以表現這兩個方言的特別腔調。

(7) 庚耕清青的話音讀  $ang$  或  $iang$ 。例如：‘棚’‘冷’‘生’的韻母這兩個方言的話音都念  $ang$ ；‘餅’‘井’‘晴’的韻母，這兩個方言都念  $iang$ 。

這幾點是臨川話和梅縣近似的地方。可是臨川的章昌兩紐字和知徹兩紐字同變  $t, t'$ ，以及來紐在今齊齒呼的前頭變  $t$  之類，却是梅縣話所沒有的；梅縣的去聲不分陰陽，聲母  $n, l$  不混，模韻的精紐和魚虞的莊組韻母變  $z$ ；以及宕江通三攝的入聲保存  $-k$  尾之類，也顯然和臨川音不同；然而從音系的全部來看，總算是大同小異的。所以我頗疑心這兩種話是同系異派的方言。

(1) 關於臨川話部分，參閱羅常培 臨川音系，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六，二十九年商務印書館印行；關於梅縣話部分根據趙元任 兩廣方言調查記錄。



固然，要斷定兩個方言的親屬關係單靠音韻的近似是不夠的，除此之外，還得注意到詞彙和語法的各方面。可是我現在很想從客家遷徙的歷史上找出一些線索來。

## 二、家客遷徙的動因

客家遷徙的動因，據正史和客族宗譜的記載，在南宋以前主要的有三：第一次是晉永嘉亂後元帝的渡江；第二次是唐僖宗末黃巢的擾亂；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人的南侵。關於這三次遷徙的背景和經過，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中論客家的源流一章已經有詳細的記載。(2) 他的結論說：

客家先民東晉以前的居地，實北起并州上黨西屈司州弘農，東達揚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豐；換言之，即汝水以東，潁水以西，淮水以北，北達黃河以至上黨，皆為客家先民之居地。上黨在今山西長治縣境，弘農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壽縣境內，新蔡即今河南新蔡縣，安豐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縣附近。客家先民雖未必盡出於這些地方，然此實為他們基本住地，欲考證客家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客家先民第一次遷移的途徑，遠者自今日山西長治起程，渡黃河，依潁水，順次南下，經汝潁平原，達長江南北岸；或者由今日河南靈寶等地，依洛水踰少室山，自臨汝，亦經汝潁平原達長江南北岸。要之，客家先民第一期的遷移，大抵皆循潁，汝，淮諸水流域，向南行動，這是可從該地自然地理推證出來的。至於第二期的

(2) 參閱客家研究導論頁四〇—五八。

遷移，則遠者多由今河南光山潢川固始，安徽壽縣阜陽等地，渡江入贛，更徙閩南；其近者則逕自贛北或贛中，徙於贛南或閩南，或粵北邊地。第三期的遷移則多自贛南或閩南徙于粵東粵北。此外，清初因為人口膨漲，和咸同之際因為‘土客相仇’的兩次遷徙，都和本題沒有什麼關係，所以這裏不去引它。(5)

### 三、客家三次遷徙和江西所發生的關係

現在且把羅君書中和江西移民有關係的材料略加訂補，分別敘述如下：

關於第一次遷徙的記載，據興寧溫氏族譜說：

我溫族發源于山西，河南，子孫蕃衍。逮東晉五胡亂華，懷愍帝為劉淵所擄，我嶠公時為劉琨記室。晉元帝渡江，嶠公奉琨命，上表勸進。

又崇正同人系譜溫氏條：

後嶠出鎮洪都，子孫因家焉。

又同書賴氏條：

今賴氏郡望亦稱松陽。遇子匡，顯于義熙。後見晉室凌夷，遂告歸。其子碩，字仲方，晉末丁世變，避居南康。

又同書鍾氏條：

其族皆處中州。東晉末，有鍾簡者，世居潁州，生三子：長曰善，次曰聖，三曰賢。元熙二年，避寇南遷……

(5) 同上，頁五九——六四。

賢則徙居江西贛州。

若拿正史來印證，則晉書地理志司州條說：

元帝渡江……後以弘農人流寓於尋陽者僑立爲弘郡。

又揚州條說：

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郡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尋陽僑置松滋郡(4)遙隸揚州。

到安帝時，何無忌以(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後又省松滋郡爲松滋縣，弘農郡爲弘農縣，並屬尋陽郡。宋書州郡志江州尋陽太守下也說：

江左流民寓尋陽，僑立安豐松滋二郡，遙隸揚州，安帝省爲松滋縣。尋陽又有弘農縣流寓，(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省併松滋。

徐文范南北朝輿地表郡縣表卷十一東晉尋陽郡下，參合晉宋兩志說：

元帝僑立弘農郡，成帝革置松滋安豐二郡，遙隸揚州(5)。安帝未領松滋，弘農二郡爲二縣，旋又省安豐郡爲縣，並屬郡。

又晉書地理志豫州條：

(4) 晉松滋故城在今安徽霍丘縣東十五里。

(5) 晉書地理志揚州條原文。

孝武因新蔡縣流人於漢九江王黥布舊城置南新蔡郡。

宋書州郡志以南新蔡太守隸屬江州，東晉時領有褒信、慎、宋三縣，徐文范南北朝輿地表依照宋志的說法，也把南新蔡郡附在東晉的潯陽郡下。當時爲安插河南安徽一帶的流民，既然在潯陽郡所屬的地方僑置郡縣，可見他們逃到江西的很多了。此外劉鐸所修江西通志與地略論廣信的風俗：

信自永嘉東遷，衣冠避地，風氣漸開。

又同書吉安府條引通典說：

衣冠所萃，文藝儒術爲盛，閭閻力役吟詠不輟。

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東晉永嘉以後，中原流民逃到江西的，北自九江，東至上饒，南經吉安以達贛州、南康，都有他們的足跡。這就是客家第一次遷徙和江西所發生的關係。

自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濮州賊王仙芝在長垣倡亂，有衆三千餘，破曹濮兩州又裹脅了一萬多人，所在搶掠，聲勢很大。曹州人黃巢遂和他的徒黨八人，募集了幾千人來響應仙芝。這兩股合起來，轉寇河南道十五州，不久就聚集了好幾萬人。於是分兵進擾淮南道的申光安舒廬壽和黃蘄等州，山南道的鄧郢復隋朗等州，江南道的江洪岳潭宣潤等州。五年（公元八七八）仙芝授首後，尙讓率仙芝潰黨歸黃巢，推黃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從此黃巢驅河南山南兩道的百姓十幾萬，進掠淮南，被官軍所阻，乃轉寇浙東。旋收衆躡山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刊山伐木，開道七百里，直趨閩西建州。六年（公元八七九），由別道圍福州。旋又出湖湘，陷桂管，進寇廣州。不幸

趕上大瘟疫，部下死亡很多，不得已領衆北還。從桂州編大木排，沿湘水，下衡永，破潭州，進逼江陵，十月遂據荆南，號五十萬衆。在荆門被曹全襲，劉巨容所敗，巢懼，渡江東走，部衆被俘虜的很多。後來又整頓殘部攻入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爲成將董昌所敗。又回來擾亂宣歙等十五州，數受挫折，乃退保饒州。乘機會陷睦婺宣州，又和仙芝黨劉漢宏的殘衆合起來，渡采石，侵揚州。所過居民逃散，官兵望風而降。廣明元年（公元八八〇）九月，全軍渡淮，犯申光潁宋徐兗等州，十一月攻陷洛陽，進取陝虢。遂破潼關，入長安，稱齊帝。<sup>(6)</sup>總計黃巢從倡亂到稱帝，中間曾被他人搶掠屠殺的，拿現在的省分來算，前後幾乎達十省。其中尤以今日河南西南部，湖北東南部，湖南東南和東北兩部，廣西東北部，廣東東中部，江西中部北部，福建西北部和北部，安徽西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方，受禍最厲害。這些地方恰好是客家第一次遷徙後所居住的，他們爲避免浩劫，只好再向別處奔逃。這時候全國擾攘，民無寧居，只有江西東南部（即上饒以南，贛水以東），福建西南部（即舊汀州八屬），廣東東部和北部（即惠潮嘉和清南韶連各屬），饒倖沒受黃巢的禍害。於是東晉永嘉以後遷移到河南西南部的，江西中部北部的，和安徽南部的客家，到這時候就有一大部分遷移到上面所說的樂土。其中有由江西遷到別處的，如始興平陽堂饒氏重修族譜說：

(6) 參閱舊唐書貳〇〇下，新唐書貳貳伍，黃巢傳。

始祖諱元亮，世爲饒之鄱陽人，仕唐德宗，晚寓南城（建昌府）。生五子，……後遭兵燹，遷徙無常，不能悉數。始與范陽盧氏五修譜說：

至於有唐有諱富公者，南京分脈，而遷江右虔州虔化縣。富生廣，廣生卓，卓生光稠公。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芝黃巢操謀不軌，剽掠州郡，遠近震駭。公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京師，願通道輸貢。……稠公生三子：長希一，次延昌，三孟堅。……益公（延昌八世孫）與縣尹公（孟堅八世孫）筮出閩省，令莆田，考滿，次永定屬上杭大塘壩瓦子鄉而居。

江西羅氏大成譜說：

迨下唐僖宗之末，黃巢作亂，我祖儀貞公，致仕隱吉，因家吉豐。長子景新從贛州府寧都州，歷數十年，又遷閩省江州府寧化石壁村，成家立業。

又崇正同人系譜羅氏條說：

歷代相承，繁殖中土。自東晉南渡，羅之族人遂□□來而奠居於江浙之間者。據羅氏族譜稱：唐末有鐵史公之子景新，因避黃巢之亂，與父分散於虔州，乃遷於豫章，之閩省汀州寧化縣石壁洞葛藤村紫源里家焉。

松口鍾氏族譜說：

嚮公爲江陽（？）太守，時因軍亂大變，自潁川逃難，在江西雩都縣竹子壩穿窾鄉住。後流在福建寧化縣白虎村安家樂業。

崇正同人系譜溫氏條說：

至九郎公（原住江西南昌）因避黃巢之亂，轉徙閩江之上杭。

又同書古氏條說：

……五代至古蕃（原住洪州），生于唐乾符四年，曾任贛州都監，有子六人，當五季之世，中原擾攘，遂南遷嶺表。長曰全交，居古雲；次全規，居江下；三全則，居白沙；四全望，居增城；五全讓，居惠州；六全賞，居高州。

又胡議宋鄉賢羅學士遺事考略引興國州羅氏家譜說：

昌儒（世居豫章）唐昭宗朝進士，官循州刺史，因黃巢亂，道路梗塞，流寓不歸。

也有由別處遷到江西南部或東部的，如崇正同人系譜蕭氏條說：

……至三十世孫蕭覺，仕唐，值亂，舉族出逃，分居湖廣及江西泰和廬陵等縣。

興寧吳氏族譜引其上世文福公實錄說：

吾祖宣公，隨父任，居蜀閬州。……吾祖夫婦有深遠之慮，挈眷回籍。於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丙申，時吾年四歲，吾祖年六十有三，偕祖母與父綸公，叔經公，紹公合家渡江，徙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之石井。留二叔經公居此，又與父綸公，三叔紹公，易居江西建昌府南豐縣。……時後漢乾裕元年戊申歲，九月。

這些客家巨族，或從贛北移到贛南（饒氏），或從贛南移到江州（廖廬羅鍾諸氏），或從贛中移到廣東（古氏和興國羅氏），還

有由外省移到贛南或贛東的（蕭吳二氏）：這就是客家第二次遷徙和江西所發生的關係。

在客家第二次遷徙後，將近四百年的光景，元兵大舉伐宋，端宗德祐二年（公元一二七六）二日，臨安陷落，帝‘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詔諭郡縣，使降大元’。五月，陳宜中等立益王昀于福州改元景炎。九月，元兵從明州、江西兩路進迫。招討也的迷失會東省兵于福州，元帥呂師夔張榮實將兵入梅嶺。景炎二年（公元一二七七）正月，元軍破汀關，是時宋臣文天祥，張世傑，陳宜中，陸秀夫諸人，猶力謀抵抗；閩粵贛的義民也紛紛的起來勤王。於是閩粵贛的交界地遂成爲雙方展轉攻守的場所。向日住在這些地方的客家，或展轉逃竄，流入廣東東部、北部；或憤起勤王，隨從帝昀帝昀戰死於礪州或崖門；(7)結果遂成了客家的第三次遷移，我們現在從客族譜牒中也發見一些關於當時江西移民的記載。如五華魏氏譜說：

三十九（世）淑玉公（原住江西石城縣），生四子曰：元，亨，利，貞。時值宋末，天下混亂，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扶宋主在贛州霸截水道。元主起兵二十餘萬，從建昌而來，殺戮人民，在此經過，是誰敢當？我祖兄弟驚恐流涕，商議只得移別處逃生。以是兄弟行經寧化，不得已號泣分袂，移居三郡。元公至惠州長樂（今五華），爲一世開基祖。……亨公遷福建汀州上杭，後遷惠州龍川。

(7) 參閱宋史肆柒，瀛國公紀。



縣。……

興寧黃坡曾氏族譜說：

惇官封魯國公。宋政和壬辰年，由南豐徙福建寧化縣石壁下居焉。生子仲輝，輝子楨孫佑孫，因宋元兵擾，不能安居，由寧化徙廣東長樂縣家焉。現居興寧梅縣平遠鍾平五華龍川惠州河源和平廣州新寧等縣之曾姓，皆爲此祖之後。

和平徐氏族譜說：

吾祖德隆，實積之六世孫。王父曰暉，爲宋寧宗時都統，扼于權奸，去位，卜居于豫章之吉水。孫男二：道隆，德隆，均先後爲度宗時提刑。解組未幾，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戰而父子俱歿。德隆則隨宋帝度嶺而南。迨宋祚已絕，義不臣元，遂擇龍川烏龍鎮（案烏龍鎮即今和平縣）居之。

又崇正同人系譜徐氏條，述徐氏別派的遷徙經過說：

宋末有徐一郎者，自江西寧都遷福建上杭，其弟二郎遷連城，傳五世，曰真人，遷居長樂（今五華）。

又同書謝氏條說：

宋景炎年間，有江西贛州之寧都謝新隨文信國勤王，收復梅州，任爲梅州令尉，時景炎二年三月也。新長子天祐，遂家於梅州之洪福鄉。

又同書饒氏條：

宋末其族人有世居永豐之名四郎者，父爲福建汀州推

官，丁世變，因家于汀之八角樓。及四郎復遷于湖之神泉鄉，即今大埔境。

以上這五姓由贛中或贛南遷移到福建西南部或廣東東部北部的：這就是客家第三次遷徙和江西所發生的關係。至于清朝康熙以後，因為人口過脹，再從舊嘉應汀贛各州所屬搬到贛西的遂川萬載萍鄉修水等縣的客家，我們現在還不把他計算在內。

由以上這些材料裏，我們可以從客家遷徙的踪跡找到他們和江西的關係。再從語音的系統來參證，我們就可以假定一部分江西話可以代表第二期客家所遺留下來的語言。

#### 四、結 論

這個假定雖然只是一個問題的發端，可是很值得有人來繼續探討。我嘗說，如果有人把客家問題澈底的研究清楚，那麼，關於一部分中國民族遷徙的途徑，和語言演變的歷程，就可以認識了多一半。從事這件工作，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語言的系統去推迹民族遷徙的途徑，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遷移的歷史去聯絡語言的關係：我這次研究就是一個初步的試驗。據羅香林君調查，江西省的純客住縣，還有：

尋鄔	安遠	定南	龍南	虔南
信豐	南康	大庾	崇義	上猶

等十縣，住在這些地方的客族；有從唐宋時就落籍其地的，也有從明清以後才由閩粵搬去的。至於已經知道的非純客住縣，則有

贛縣	興國	雩都	會昌	寧都
石城	瑞金	廣昌	永豐	萬安

遂川 吉安 萬載 萍鄉 修水  
吉水 泰和

等十七縣，住在這些地方的客族，和湘贛系的人們錯雜居住，交涉很多，可是他們的語言風俗，直到現在還是截然不混。(8) 我覺得，我們現在不但對於羅君所舉的‘純客住縣’和‘非純客住縣’要一一的調查，就是其他和客家話系統相近的江西方言也得仔細比較，爲是找出各期客家話的流變。然後進一步再和廣東，廣西，福建，湖南，四川，台灣等處所有客家話去比較，同時再儘量多蒐集客家的宗譜，作爲推尋遷徙途徑的幫助，那麼，整個客家語組的縱橫兩方面或許就顯豁的表現出來。到了那個時候，我這個假定才有證實的希望。

---

(8) 參閱客家研究導論第三章頁九四

附 錄 四

語 言 學 在 雲 南 \*

英人戴維斯 (H. R. Davies) 說：‘在阿薩姆與雲南東部邊界的地方和這個區域以南的印度支那許多國家，據我所聞，在世界任何部分幾乎沒有像那樣紛歧的語言和方言’ (Yunnan p. 332)。的確，這話並不是誇張，凡是到過這一帶地方的都可以證明它靠得住。假使有幾個受過訓練的語言學家在這個區域裏花上他們的半生精力，也會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材料。

自從民國二十七年春天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相繼搬到昆明，一部分研究語言的人，一方面想盡量發掘這塊語言學的黃金地，一方面感覺圖書儀器缺乏別項工作不易進行，都打算利用當前環境作一點墾荒事業。五年以來由兩三個中年人領導幾個青年人，在交通梗阻，生活高漲，經費拮据，印刷困難的情境之下，大家咬緊牙關也還作了些工作。本文就是把幾年工作狀況作一篇簡單報告，以自勵勵，並就正於國人。

我們這幾年的工作可以分作五綱四十一目來報告：

(甲) 漢語研究

\* 這篇文章初稿原在邊政公論第九、十期合刊發表 (三十二年，重慶。)

雲南語的漢屬於西南官話的一支，音系簡單，和北部官話相近。聲調只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類。入聲大部分變陽平，但也有少數方言自成一類。我們初到昆明時候，因為這種方言和國語近似，都鼓不起系統研究的興趣來，所以在二十七、二十八兩年只有零零碎碎的研究而沒有大規模的調查。後來我覺得調查方言不應專注意音韻近古和詞彙特殊等觀點，主要的還得充實方言地圖，確定‘同音圈線’ (Isogloss)。全國有一個地方沒經過精確的科學調查，那麼，方言地圖上那一角終究是個缺陷。因此我建議給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局應該利用眼前的機會，因利乘便地做一次雲南全省方言調查。於是二十八年先印成了‘281’式調查表格，第二年這個計劃便全部實現了，現在把這幾年裏我所記得的工作列舉於下：

(一) 昆明話和國語的異同。羅常培二十七年，已在東方雜誌第三十八卷，第三號發表。

這篇文章是根據一個十五歲小學生叫做朱炯的發音記錄整理出來的。內容對於聲母提出(1)尖圓不分，(2)ㄐ ㄑ ㄒ三母讀音，(3)日母讀音，(4)ㄗ ㄘ兩母不混四點；對於韻母提出(1)撮口呼變齊齒呼，(2)複元音的單元音化，(3)ㄨ ㄩ兩韻尾的失落，(4)ㄨ ㄩ兩韻尾的失落，(5)國語ㄨ ㄩ和ㄨ ㄩ因韻尾失落而變為同韻，(6)國語ㄨ ㄩ和ㄨ ㄩ兩韻變成同韻，(7)ㄨ ㄩ韻的圓脣程度略減，(8)ㄨ ㄩ韻在脣聲字後主要元音的圓脣程度加強等八點；對於聲調陰，陽，上，去四類的曲線異同也列了一個對照表。

(二) 保山話記音，董同龢二十七年，未發表。

沒有到雲南以前看到天南外史小說裏記載杜文秀京控一段故事就引起我對於保山話的注意。到昆明後，有的說保山話像南京話，有的說保山話像北平話，更加引起我們探索的興趣來。

爲解決這個疑問，於是由董同龢請了一位保山張君來記音，並灌製了音檔。結果證明保山話同南京北平話只是相近，並不相同。

(三) 洱海沿岸四縣方言調查。 陳士林，二十八年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論文，未發表。

此文包括大理，鳳儀，賓川，鄧川，四個單位，每單位記錄它的音系，同音字彙和古今音比較等項。最大的發現是鄧川入聲的調值雖然極近陽平，却自成一個獨立的音位。

(四) 蒙自同音字彙。 詹鏞，二十八年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論文，未發表。

此文根據民國十八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的三千字方言調查表格記音。在同音字彙以前，對於音韻系統和古今異同也有詳細的敘述。

(五) 雲南全省方言調查。 丁聲樹，董同龢，楊時逢，二十九年，總報告尚未發表。

這是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抗戰期間第一次大規模的方言調查，和以後的四川方言調查可以媲美。這次除去記音還灌製了許多音檔。他們所調查的單位計有：

昆明（城），嵩明（城，本納克村），晉寧（清和鄉），昆陽（城），富民（城），玉溪（杯湖村，新民村，朱帽營），呈貢（江尾村），澂江（代村）易門（新城），通海（城），河西

語 言 與 文 化

(漢邑)，瀘西(城)，開遠(城)，蒙自(大屯)，峨山(城)，路南(西能村，城)，彌勒(城)，羅平(樂崖村，富羅街，城)，宜良(城，文興鄉)，陸良(靜寧街)，建水(城)，石屏(城，寶秀鎮)，箇舊(城)，屏邊(城)，文山(城，平壩街，硯山鄉)，永平(城)寧洱(鳳陽鎮)，緬寧(城)，思茅(城)，元江(迤薩)，墨江(碧溪鎮)景東(城)，鎮康(明朗街)，順寧(永和村)，耿馬，馬關(新華鎮)，武定(城)，元謀(城，上雷窩村)，雲縣(新城，大寨村)，安寧(城)，祿豐(城)，鎮南(城)，楚雄(城)，彌渡(城，阮家營)，蒙化(城)，大姚，姚安(城)，祥雲(左所)，鳳儀(上錦場)，賓川(挖色)，大理(城)，鄧川(中所，下江尾)，洱源，(龍門村)，鶴慶(城)，劍川(城)，漾濞(城)，蘭坪(中和村)，華坪(城)，鹽津(普洱渡)，鹽興(黑井)雲龍(石門井，諾鄧井)，麗江(玉龍關)，維西(橋頭村，葉枝村)，保山(城)，騰衝(城，九保鎮)，龍陵(城，鎮安所)，鎮沅(按板井)，潞西(猛戛)，瀾滄(募迺)，羅次(城)，曲靖(城)，霑益(文化鄉)，祿勸(城，萬希古村)，尋甸(疑莊)，馬龍(張家屯)，宣威，平彝(城)，永勝(城，馬軍鄉)，巧家(城)，會澤(城)，昭通(城)，大關(城)，綏江(城，關口鎮)，江川(龍街)，師宗(設業村)，雙柏(城)，富寧(剝隘)，華寧(城)，昌寧(達丙鎮)，牟定(城，施大路)，西疇(疇陽新街)，鎮雄(仁和鄉)，永善(井捨)，新平(城)，邱北(太平鎮)，永仁(大田，仁和

鎮)，廣南(城，珠琳鄉)；廣通(西村，湖溪鄉)。

一共九十八縣，一百二十三單位，除去幾個邊遠荒僻的縣分大概都有了代表。此外，二十八年方師鐸曾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協助赴車里佛海一帶去調查，他的報告裏有幾縣可補前面的不足。

### (乙) 台語研究

提到台語研究，我們首先得推崇李方桂。他在民國二十年，先到暹羅住了八個月，後來又到廣西的龍州武鳴一帶調查。三十一年再到貴州廣西調查仲家語，侗語、莫語、羊黃語等。現在綜合他所收獲的材料，已經够作比較研究的了。在抗戰以前，他本有到雲南來的計劃，後來因故中輟，只在南京找到一位整董擺夷發音人，得到不少材料。二十九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沒搬到李莊以前，他又在昆明調查了一次剝隘的土語。假使史語所不搬家，我想他對於雲南的台語一定有大量的收獲。現在把李先生和其他的工作列舉如下：

(六) 整董擺夷語研究。 李方桂，二十五年，未發表。

民國二十四年陶雲達到雲南來的時候曾替李先生物色了一位整董土司子弟趙映品帶回南京。後來李先生請他發音，記錄了許多故事和詞彙，並灌製音檔。陶先生也得到不少有關擺夷歷史和文化的材料。

(七) 剝隘土語調查。 李方桂，二十九年，未發表。

剝隘是雲南富寧縣的一個小村莊，地點毗連廣西，所說的土語屬於台語系。二十九年秋天由馬學良替李先生找到一位會說



土語的中學生。李先生曾經在龍泉鎮花了兩月的工夫記錄他的語言，並灌製了音檔。

(八) 盈江擺夷語詞彙，張現，二十八年，未發表。

張君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協助在中央政治學校大理分校裏找到一個盈江的擺夷學生花去兩個月工夫去調查他的語言，這篇便是張君的調查報告。全文共收一千餘詞。依照擺夷語音次序排列。

(九) 蓮山擺夷語文初探，羅常培，三十一年，二月，未發表。

著者第一次到大理旅行，在國立大理師範學校的邊疆學生中找到一個蓮山擺夷學生名叫李曰恒。蓮山現在屬騰衝縣，就是舊蓋達土司所屬地。李生通擺夷文字。我先把所謂‘方文字母’的音值記出來，然後記錄了一千多個字彙，二十幾段會話，每詞每句都並列着擺夷文字和國際音標注音。可惜李生不會講長篇故事，所得的材料只限於這些詞彙和會話而已。

(十) 雲南羅平縣境內台語。邢慶蘭，三十一年，未發表。

羅平位於盤江南岸，和廣西的捧鮮接壤。縣境內有一種說台語的部族，當地人稱他做水戶，或老水，細分起來，可分為兩類：流行於喜舊溪和塊澤河流域的叫仲家語。這一族舊羅平縣志稱為沙人。流行於八河和多衣河流域的叫儂語。仲語區域，山高泉多，氣候爽朗，漢人移居的極多，所以仲人漢化程度也極深。他們的語言除去老人還會講外，差不多快要死亡了。儂語區域，高山夾峙，森林茂密，地溼雨多，水毒瘴烈，漢人不敢移住，所以他們的語言仍很流行。邢君所得的材料共有詞彙

三千多，長篇談話共有生活譚兩篇，風俗譚三篇，親屬制度一篇，故事和傳說三篇。

(十一) 漠沙土語調查，邢慶蘭，三十二年二月，未發表。

漠沙是紅河上游花腰擺夷的壩子。那年二月間邢君受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委託，到這裏調查，所得材料有民間故事和神話二十餘則，翻譯故事和風俗瑣談十餘則，民歌若干首。

(十二) 元江水擺夷語調查，邢慶蘭，三十二年，五月。

邢君在四月底結束花腰擺夷語調查後，繼續到元江。元江是水擺夷的中心，所得結果，尙待續報。

(丙) 藏緬語研究

雲南境內的藏緬語族，共有傣、西番、藏人、緬人、山頭五支，我們這幾年內，除去藏人支外都作過一兩種調查，現在分別列舉如下：

(十三) 蒙自附近的一種傣語研究，傅懋勳，二十八年。

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論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集刊第一卷，第二期。

這是傅君根據他所記蒙自中學學生張某的語言整理而成的。全文分音韻、語法、詞彙三部份。已由吳定良收入他所主編的人類學集刊。

(十四) 利波語研究，傅懋勳，二十九年，已送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尙未發表。

利波是傣的一個支名，傅君在華中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

時，曾受哈佛燕京社資助研究這種語言。原稿是用英文寫成的。

(十五) 昆明附近的一種散民語，傅懋勳，三十年，已送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尙未發表。

散民是傣族的支名，或稱撒尼。此篇也是傅君在華中大學時研究工作之一，原稿係用英文寫成。

(十六) 撒尼俚語語法，馬學良，三十年，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論文。

撒尼是傣族的支名，他們居住的區域，以雲南的路南、宜良、瀘西、陸良等縣和昆明近郊的幾個村落較多。本文的材料是由路南縣黑尼村得來的，黑尼村在路南縣城東南三十里，這裏的居民全是撒尼。馬君所找的發音人叫張元昌全部工作歷時四個月，除將鄧明德 (Paul Vial) 的俚語字典增補了許多詞彙外，又記錄了五十餘則故事和若干條風俗瑣談及謎語。這部語法只有全部工作的一半，還有詞彙和故事兩部份沒有整理出來。

(十七) 尋甸祿勸兩縣黑夷語文調查，馬學良，三十年，未發表。

三十年冬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馬君從李井到雲南調查黑夷的語言文字。歷時一年，經過了尋甸、祿勸兩縣。他們所得的材料，在語言方面記錄了尋甸記夏哨，洗馬壩兩村和祿勸安多康村等三種方言，除將他們的音系理出外，還記了一些古詩歌和長篇故事。關於文字方面，他先在尋甸和一個粗識文字畢摩學了九百多個夷字，後來又到祿勸縣找到一個學識

很好的老畢摩學習半年多，把十部夷文經典翻譯成漢文，還作了一部將近二千字的夷文字典。此外他又把所蒐集的一千多部夷文經典編成一部目錄提要，每部經典底下說明經文大意和巫師應用這部經典的步驟。附帶着他又調查了許多禮俗，蒐集了許多和禮俗有關的文物。

(十八) 昆明黑夷語研究，高華年，三十一年，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論文，其中的語法一部份，已經由南開大學邊疆人文室油印。

三十年秋高君在昆明第八區樂畝堡核桃箐村找到一位黑夷發音人楊富順，花了四個月工夫，記錄了三十幾則故事，兩千多個詞彙。後來他就根據這批材料寫成本文。內容分音系，借字，語法，詞彙四部份。借字一章在全文中為最精彩。

(十九) 新平楊武壩納蘇語調查，高華年，三十一年，未發表。

三十年暑假高君受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委託到新平縣屬的楊武壩去調查。這篇報告便是他所得到的材料之一。納蘇譯言黑人，實在就是黑夷自稱的族名。但這種語言和昆明附近的黑夷語稍有方言上的差別，它分佈的區域很廣，從玉溪到新平的保保差不多都說這種語言。高君除理出它的音系和語法要點外，並且還學習了許多夷字。這部份夷字和路南，尋甸，祿勸等處的異同是頗值得注意的。

(二十) 新平楊武壩附近的窩尼語，高華年，三十一年，未發表。

窩尼也屬於保保支，他們分佈在元江，墨江，峨山，新平，

江成，寧洱一帶和巴邊江，沿江高山上。這部份材料也是三十一年夏天高君從楊武壩得來的。窩尼語的聲母沒有全濁塞音，但韻母却有舌根鼻尾。語法和黑夷語或納蘇語沒有多大的出入，只有代詞的主格賓格異式比較特別一點兒。

(二十一) 峨山窩尼語初探，袁家驊，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八月袁君到峨山調查，在腳落村和阿寶珠村找到兩位窩尼發音人：一位名李永開，年四十七歲，善講故事，對於音義頗能識別；一位名林蓋臣年六十歲，前清秀才，漢化甚深是窩尼族的人。所得材料一共有一千四百多個語詞，十七篇故事，是從兩位發音人參酌決定的。他發現這語言的特點：(一)沒有全濁聲母；(二)複元音很豐富，和黑夷語顯然不同；(三)有六個聲調，變調可起語法作用；(四)有連詞音變的現象。全文已經在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第四卷發表。另有‘窩尼語音系’一文在學原第一卷第十二期發表。

(二十二) 記栗栗語音兼論所謂栗栗文，芮逸夫，二十八年。

栗栗也屬於裸保支，他們分佈在雲南西北毗連康藏的高原地帶，和雲嶺雪山，碧羅雪山，高黎貢山的幾個山巔。這篇文章已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集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是芮君二十四年冬天到二十五年春天參加中英會勘滇緬南段界務時所得到的材料。他在離耿馬土司城大約二十里一個叫做大平石頭的地方，找到兩個栗栗發音人，跟他們記了三百多個單詞，幾十句簡單話，並蒐得西洋教士所編的栗栗語言系統，共有二十八個輔音，十個單元音，五個複元音，六個聲調。並且指出這

個語言的四個特點：(一)單音綴，(二)有聲調，(三)全無韻尾輔音，(四)所借含有鼻音韻尾的漢字大多數變鼻化元音。最後他比較傅能仁 (J. O. Frazer) 氏和其他兩種所謂栗栗文，而加以批評。

(二十三) 福貢栗栗語初探，羅常培，三十一年，二月，未發表。

三十一年春天著者第一次旅行大理時，在大理師範學校的邊疆學生裏找到一位福貢的孫建廷。他是栗栗人，能說栗栗話，並且會寫傅能仁所造的栗栗字母。我請他作發音人，記錄了一千多個詞彙和幾段長篇談話。全稿已整理完竣。

以上九種工作都屬保保支。

(二十四) 麗江麼夢語調查，羅常培，二十九年，未發表。

二十九年春天，著者在昆明找到雲南大學學生麗江周汝暉君作發音人，記錄了十幾則故事，幾首歌謠，後來因周君返里，工作中輟。現在已就既得材料整理成篇，即可付印。

(二十五) 維西麼夢語研究，傅懋勳，三十一年。已在華西大學文化研究所發表。

三十年春季傅君在華中大學任教時，曾在中央政治學校大理分校找到一位維西縣會說麼夢語的學生，這篇文章就用那時所記的材料，整理而成的。全文分上下兩篇，上篇講音韻，因在上海印刷，內地還沒見到；下篇在成都付印，用羅馬字代替國際音標。其中關於麼夢語法的幾個觀點已經比法人 Bacot 進步多了。

(二十六) 貢山倭語初探，羅常培，三十一年，八月，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油印本。

三十一年二月著者到大理旅行，在大理師範學校的邊疆學生裏找到一位會說倭子語的孔志清，於是費了五十幾小時的工夫，記錄了七百多個字彙，幾段長篇談話，返昆明後整理成篇。內容分（一）引言，（二）音系概略，（三）語法一斑，（四）倭語的系屬，（五）日常會話，（六）漢倭詞彙。油印百本，已分送各學術機關。

(二十七) 貢山怒語詞彙，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這篇材料得自大理師範學校的怒子學生楊震昌，他的父親是鶴慶人，母親是怒子。因為他年紀太輕，不會講故事，所以除去記錄了將近一千個常用詞彙外，沒有旁的材料。

以上四種工作都屬西番文。

(二十八) 茶山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二年，未發表。

著者三十二年第二次到大理旅行，帶回兩位茶山人(A-chit)，一個是片馬董昌紹，一個是噬憂孔科郎。他們會講茶山浪速山頭三種土語，兼通緬文，略懂英語。我留他們在昆明住了兩個半月，記錄了二十幾則故事，十二課會話，兩千多個詞彙，附帶還得到浪速和山頭兩種材料。

(二十九) 浪速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二年，未發表。

浪速(Maru)和茶山是姊妹語言，音韻稍有不同，語言沒什麼大分別。這篇材料共有五則故事，十二課會話，一千多個詞彙，也是從董昌紹孔科郎兩位間接得來的。

以上兩種工作屬於緬人支

(三十) 山頭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二年，未發表。

山頭人舊稱野人，也叫做‘卡欽’(Kachin)，片馬一帶又叫他們做‘蒲蠻’，我恐怕和孟吉蔑族的蒲蠻相混，所以還叫做山頭人。他們分佈在怒江和大金沙江中間，就是雲南西北部滇緬交界的地方。這種語言比茶山，浪速較為通行，並且有美人韓孫(O. Hanson)所造的字母可印書報。董昌紹孔科鄒兩位都精通山頭話，我從他們記錄了十則故事，十二課會話，一千多個詞彙，並且把韓孫的拼音法式稍加增訂。此種工作屬山頭支。

(丁) 民家語研究：

關於民家的系屬，有的說屬孟吉蔑族，有的說屬擺夷，有的說屬傣，有的說屬卡倫。照我看是夷漢混合語，所屬雜的成分以藏緬語屬佔多數，不過有百分之七十已經漢化了。我到大理旅行，主要目的是為調查民家話。

在喜洲華中大學住了兩個禮拜，得了不少材料，可惜幾年來：被旁的事糾纏還沒能整理就緒。現在先列舉其目如下：

(三十一) 蘭坪拉馬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余慶遠維西聞見錄夷人章云：‘那馬本民家，即彝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入，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夢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照這樣說來，拉馬就是民家了。三十一年二月，我在大理師範學校找到一個拉馬學生楊根鈺記了許多詞彙，並且問了問語法要點。他說漢語時雖然自認為拉馬人，但用土語說



時却是‘白子人’。所以，照我看，拉馬是沒漢化的白子，民家是已漢化的白子，實際是同源的。

(三十二) 大理民家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關於大理民家語，我一共記了三個單位：(1) 喜洲，發音人董學隆，楊國棟，張師祖；(2) 上甸中，發音人洪漢清；(3) 上馬脚邑，發音人趙延壽。其中以喜洲的材料爲多，除去詞彙外還記了許多民歌和故事。

(三十三) 賓川民家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這部分材料的發音人名叫楊文彬，是五台中學的學生，他的籍貫雖屬賓川，但只住在喜洲對岸的康廊鄉。所以和喜洲話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

(三十四) 鄧川民家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這部材料的發音人叫楊金鏞，也是五台中學的學生。

(三十五) 洱源民家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發音人李月超，五台中學學生。洱源和鄧川都有濁塞聲母，和大理賓川不同。

(三十六) 鶴慶民家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發音人陳增培，五台中學學生。

(三十七) 劍川民家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在我到大理去以前，曾經找到一位雲南大學註冊組職員楊積彥，和一位中法大學學生王光閻。他們都會講劍川民家語，我只調查了幾次便到大理去了。到大理後，我又請了大理師範學校的學生趙衍係作發音人，他是白文攷著者趙式銘的孫子。

(三十八) 劍川民家故事記音，袁家驊，三十一年，未發表。

我第一次在昆明調查劍川話時，袁先生也頗感覺興趣，參加記音。後來我到大理，他便請王光閻君繼續發音。一共記了十幾則故事。後來又請了一位雲南大學學生張紀域覆核一次。袁先生的治學態度很謹嚴，他所得的結果一定很精確。

(三十九) 雲龍民家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發音人楊紹侯，大理師範學校學生，後來在雲南大學讀書。

(四十) 瀘水民家語調查，羅常培，三十一年，未發表。

發音人段雋中，大理師範學校學生。

#### (戊) 苗語研究

雲南境內說苗語的人多散處在各山地間，因為發音人不易尋求，這幾年內我們只作了一種：

(四十一) 峨山青苗語調查，高華年，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八月高君受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委託，在峨山化念鄉莫右村找到一位青苗發音人，一共記了一千多個語詞，二十個故事，二十首山歌。他發現這個語言的特點：(1)舌根和小舌的塞音分成兩套，(2)有鼻音和塞音合成的聲母，(3)有複輔音，(4)鼻音、邊音、擦音也有送氣音，(5)有八個聲調，但兩個短調可以併在長調內。

以上五綱四十一目是我們這幾年來對於雲南語言研究的工作概況，參加工作的直接間接都跟我和李方桂先生有關係。將來希望每人專攻一個支系，然後拼起來再作綜合的研究，可惜屬於孟吉蔑族的蒲蠻語和瓦崩龍語，因為不能深入‘葫蘆王區’，又

找不到適當的發音人，這幾年一直沒能開始工作。這實在是很大的遺憾。此外，張琨二十八年在大理時，也得到一些民家話和倮子話的材料；原稿均繳存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一時無從檢尋，所以沒來得及列入。聞在宥在雲南大學任教時，聽說也蒐集了一些民家，倮黑，麼麥，擺夷的材料，可惜全文尚未發表。所以本篇暫不論列。

最後，我想拿一個故事作結：費孝通先生在‘關於功能派文化論’裏說他老師馬鄰諾斯基 (B. Malinowski) 教授當第一次‘歐洲戰起正在新幾尼亞之北，所羅門島之西的一個叫做Trobriand小島上工作。他既是波蘭籍，是協約國敵人中的朋友，所以除了不能自由離境外，他在土人中仍可繼續工作下去。這個戰事無意中玉成了他實地研究的素志，而Trobriand小島也就成了功能派人類學的發祥地’，自然，我們現在的處境有許多地方還和馬教授不同。可是，自從抗戰以來留在後方的雲南，一住六年，因為道義、人情、交通、經濟種種約束，不能或不肯‘自由離境’，却是真的。那麼，我們何妨仿效馬教授在Trobriand島上的精神，充分利用現在的環境，盡量蒐集這塊土地上所有的語言材料，給漢藏語系的比較研究奠定了基石，豈不給中國語言學史添了一張新頁嗎？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昆明青園。

著者其他著作

- 廈門音系 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十九年，北京。  
唐五代西北方音 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二十二年，上海。  
國音字母演進史 商務印書館出版，二十二年，上海。  
十韻彙編（與劉復魏建功合著） 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二十四年，北京。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與趙元任李方桂合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二十六年，上海。  
臨川音系 商務印書館出版，二十八年，上海。  
貢山俚語初探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油印論文之三，三十一年，昆明。  
北平俗曲百種摘韻 國民圖書出版社出版，三十一年，重慶。  
中國音韻學導論 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三十八年，北京。  
八思巴文和元代官話 全稿完成，待印。

恬厂語文論著甲集目錄

（三十一年結集，未刊）

- 戴東原續方言手稿序  
秦興何石閭韻史稿本跋  
段玉裁校本經典釋文跋  
古逸叢書影宋大字本尙書釋音跋  
法偉堂校本經典釋文跋  
唐寫本經典釋文殘卷四種跋  
校印莫友芝韻學源流跋

- 楊選杞聲韻同然集跋  
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  
元至治本通志七音略序  
十韻彙編序  
蒙古字韻跋  
附錄二篇  
莊子內篇證補序 代蔡子民師作  
史通增釋序

著者未結集之論文目錄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切韻探蹟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三集，二十五期。

切韻序校釋 同上（以上兩篇均待重訂）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史語集刊）第一本，第三分。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

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 史語集刊第二本，第三分。

中原音韻聲類考 同上，第二本，第四分。

釋重輕（等韻釋詞之三）同上。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

知徹澄娘音值考 史語集刊第三本，第一分。

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 同上，第三本，第二分。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切韻閉口九韻之古讀及其演變 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  
論文集上冊。

釋內外轉（等韻釋詞之二） 史語集刊第四本，第二分。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

劉獻廷學述 齊魯大學季刊。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

中國方音研究小史 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七號。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 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四號。

讀辛應震詩經古韻考 天津益世報讀書週刊第四十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

舊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 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一號。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

音標派別及國際音標之來源 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新年特大號。

績溪方言述略 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

經典釋文及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

史語集刊第八本，第一分。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

從四聲說到九聲 東方雜誌第三十六卷，第八號。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

八思巴文和元代官語自序 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新第一卷，第

一期。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

誤讀字的分析 東方雜誌第三十七卷，第十八號。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

現代方音中的古音遺跡 文史雜誌第二期。

昆明話和國語的異同 文史雜誌第四期。

漢字標音方法之演進

伯希和對於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啓示

艾約瑟在中國音韻學上的貢獻

評武爾披齊利的中國音韻學

評商克的古漢語發音學

以上五篇均于抗日戰爭時，香港淪陷前，送登嶺南學報。

查爾默的漢語入聲聲尾說 東方雜誌第三十八卷，第二十二號。

介紹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 中央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

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之貢獻補 稿成未刊。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

從語言上論雲南民族的分類 邊政公論第七八期合刊。

評費茲哲拉爾德的‘五華樓’ (C. P. Fitzgerald, *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London, 1941) 旅行雜誌第十六卷，第十期。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

王蘭生與音韻闡微 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周秦古音之新問題及近人之貢獻 昆明西南聯大油印本

唐詩百首擬音 昆明西南聯大油印本。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

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 邊疆人文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

再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 邊政公論第三卷，第九期。

三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 邊疆人文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

茶山歌 邊疆人文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

Indian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Sino-Indian Studies*, I, pt. 3, March, 1945, Calcutta.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ung* Language of Kung-Shan, *H. J. A. S.*, VIII, No. 3 and 4, March, 1945, Boston.

The Genealogical Patronymic Name Linkage System of the Tibeto-Burman Speaking Tribes, *H. J. A. S.*, VIII, No. 3 and 4, March, 1945, Boston.

The Trai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ead before the College Club, June 19, 1945, Claremont, California.

A Bird's Eye 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ad before Claremont College Summer Session, July 17, 1945, Claremont California.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Read before Paul Pelliot Memorial Semin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July 25, 1946, Berkeley, California.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

Phonetic Substitution in Chinese Loanword from Indic, Read before the 157th Meeting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April 17, 1947, Washington D. C.

The Prefix *n-* in the Kachin Language, Read before Summer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Linguistic Society, August 2, 1947, Ann Arbor, Michigan.

Review to Yuen Ren Chao and Lien Sheng Yang, *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H. J. A. S.* X, No. 3 and 4, December, 1947, Boston.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

Evidence on Amending Bernhard Karlgren's Ancient Chinese *j*-to *ɣj*-, Read before the 158th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March 30, 1948. New York.

Further Remarks on the Genealogical Patronymic Name Linkage System of the Tibeto-Burman Speaking Tribes (to be published in *H. J. A. S.*)

Chinese Loanword from Indic, (Manuscript completed)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

Nouvelle Remarque sur le lien Gènealogique du Patronyme chez les Tribus de Langue Tibéto-Birmane, *Han Hsiue* (漢學); V. II, fasc. 4, Pékin.

勘 誤 表

頁	行	誤	正
XII	19	從稱屬	從親屬
	7	[sti:l]	[stɪ:l]
	8	<u>那窪和</u>	<u>那窪和</u>
	9	<u>阿他巴斯堪</u>	<u>阿他巴斯干</u>
	14 註7	也一個	也是一個
	24	<u>後漢書</u>	<u>後漢書</u>
	25	βουρϋς	βουρϋς
	25	<u>桃國而來</u>	<u>挑國而來</u>
	28	<u>阿刺伯</u>	<u>阿刺伯</u>
(下文凡作‘刺’或‘拉’的都改刺)			
	29	машйна	машина
	29	хлеб	хлеб
	29	лечь	печь
	30	ve uriya	ve uriya
	31	尼采	<u>尼采</u>
	32 註34	India	Indic
	34 註36	T. P.	T. P.
	35	<u>那珂通世</u>	<u>那珂通世</u>
	44 註64	Encyclopædia Britanica	<i>Encyclopædia Britanica</i>

語 言 與 文 化

45	9	歐洲	<u>歐洲</u>
46	2	(例如, 義語 cia)	(例如, 俄語 чай, 義語 cia)
48	註71,9行	chikens	chiknes
48	註71,9行	mary bones	marybones
48	註71,10行	poudre-marchant	poudré marchand
49	16	<u>的英國</u>	<u>的英國</u>
49	20	comm-	com-
49	21	ission	-mission
71	16	Vahan)	Vahan
76	6	弟詔以	詔以弟
77	12	<u>會</u>	<u>會</u>
77	13	<u>祖顯公</u>	<u>祖顯公</u>
79	7	<u>擺夷</u>	<u>擺夷</u>
86	13	us),	us)
87	1	<u>山頭的</u>	<u>山頭</u>
88	註6,2行	kinship	Kinship
91	6	(bloodkin-	(blood kin-
99	14	-d'á?	-d'á?
105	20	保保	<u>保保</u>
110	7	你	'你
111	22	有?	有?'
112	2	兒!	兒!'

語 言 與 文 化

117	9	代	代：
126	6	21 Buo-muo-buo	Buō-muo-buo
126	10	29 Jio-blung	Jiō-blung
127	4	15. Yieh	Yieh
127	10	17. Kuo-two-ji	Kuō-twō-ji
127	11	19 Nio-ch'i-la	Niō-ch'i-la
127	20	Ji-chiã	Yi-chia
132	註10	(應放在131頁之下)	
133	4	發現。	發現
134	4	<u>迤西</u>	<u>迤西</u>
136	3	印度	<u>印度</u>
136	21	女士	女士
137	未行	聰俊	聰俊
138	18	明代	明代
138	21	定，	<u>定，</u>
151	3	ngang <sup>1</sup>	nyang <sup>1</sup>
151	7	(s 應刪去)	
152	6	lay-ung	la- <sup>1</sup> yung <sup>1</sup>
153	11	ngeng <sup>1</sup> ngo <sup>1</sup>	myeng <sup>1</sup> ngi <sup>1</sup>
154	2	h a <sup>1</sup>	hga <sup>1</sup>
154	6,13	by-ap <sup>1</sup>	byap <sup>1</sup>
155	2	hkyaw <sup>1</sup> ...gawm <sup>1</sup>	k'yaw <sup>1</sup> ...yawm <sup>1</sup>
157	14	na <sup>1</sup>	ma <sup>1</sup>

語 言 與 文 化

162	4	(‘此外’以下,應另成一段。)	
163	3	<u>弘郡</u>	<u>弘農郡</u>
163	5	<u>祖郡</u>	<u>祖約</u>
164	6	<u>修江西通志</u>	<u>修江西通志</u>
164	9	<u>閭閻力役</u>	<u>閭閻力役</u> ;
164	23	<u>桂管</u>	<u>桂管</u>
165	3	<u>劉巨容</u>	<u>劉巨容</u>
166	3	(‘始興……’以下,應另成一段。)	
166	16	□□	有南
166	21	<u>潁川</u>	<u>潁川</u>
167	21	<u>乾裕</u>	<u>乾祐</u>
169	2	<u>黃坡</u>	<u>黃陂</u>
169	4	<u>石壁</u>	<u>石壁</u>
171	註8	頁九四	頁九四。
173	1	<u>雲南語的漢</u>	<u>雲南的漢語</u>
173	13	<u>羅常培</u>	<u>羅常培</u> ;
173	23	<u>董同龢</u>	<u>董同龢</u> ;
174	23	<u>徽江(代村)</u>	<u>徽江(代村)</u> ;
175	5	<u>永平(城)</u>	<u>永平(城)</u> ;
175	6	<u>墨江(碧溪鎮)</u>	<u>墨江(碧溪鎮)</u>
179	12	<u>張元昌</u>	<u>張元昌</u> ;
179	23	粗識文字	粗識文字的



代售者

來薰閣書店

北平琉璃廠一八〇號  
上海廣西路二八一號

沙灘北京大學  
紅樓售書處出售  
基價 11.60 元